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舊 小 說

(九)

吳曾祺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說 小 舊

(九)

編 祺 曾 吳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 舊小說

## 丙集目錄

于闐記 高居誨

陷北記 胡嶠

崑崙奴傳 馮延巳

耳目記 六則 劉氏名闕

鑒誠錄 六則 何光遠

金華子 五則 劉崇遠

錄異記 十三則 杜光庭

墉城集仙錄 三則 杜光庭

神仙感遇傳 十七則 杜光庭

釣磯立談 一則 史某

唐闕史 十二則 高彥休

唐摭言 二十三則 王定保

玉堂閒話 四十五則 范資

舊小說 九 丙集目錄

舊小說 九 丙集目錄

開元天寶遺事 二則 王仁裕

稽神錄 三十九則 徐鉉

續仙傳 七則 沈汾

中朝故事 六則 尉遲偓



# 舊小說

丙集 五代

于闐記

高居誨

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黨項界曰細腰沙神樹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帳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遂登沙嶺沙嶺黨項牙也其酋曰捻崖天子渡曰亭河至涼州涼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鶻牙也其南山百餘里漢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別族號鹿角山沙陀云朱邪氏之遺族也自甘州西始涉磧磧無水載水以行甘州人教晉使者作馬蹄木澀四竅馬蹄亦作四竅而綴之駝蹄則包以犛皮乃可行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經吐蕃男子冠中國帽婦人辮髮戴瑟瑟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馬西至瓜州沙州二州多中國人聞晉使者來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問使者天子起居瓜州南十里鳴沙山云冬夏般般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之所竄也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沙州西曰仲雲族其牙帳居胡盧磧漢明帝時征匈奴屯田於吾盧蓋其地也地無水而常寒多雪每天暖雪消乃得水匡鄴等西行入仲雲界至大屯城仲雲遣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晉使者匡鄴等以詔書慰諭之皆東向拜自仲雲界西始涉磧磧無水掘地得溼沙置之胸以止渴又復渡陷河伐檣置水中乃渡不然則陷又西至紺州紺州于闐所置也在沙州西南云去京師九千五百里矣又行二日至安軍州遂至于闐聖天衣冠如中國其殿皆東向日金

册殿有樓曰七鳳樓。以葡萄爲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釀。而味尤美。其食粳沃以蜜。粟沃以酪。其衣布帛有園圃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聖天居處。嘗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號同慶二十九年。其國東南曰銀州。盧州。涓州。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云漢張騫所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玉者。此也。

陷北記

胡嶠

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關路崖峽。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一峯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雞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雞鳴於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關北。此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嶺。嶺東西連。互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可一南望而爲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又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長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氣稍溫。又行二日。度湟水。又明日。度黑水。又二日。至湯城淀。地氣最溫。契丹苦大寒。則就溫於此。其水泉清冷。草輒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如掌。金色。燦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渡麝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候。其所向不知爲南北。又二日。至赤崖。蕭翰與世宗兀欲相擊。遂及述律后。戰於沙河。述律兵敗而北。兀欲追至獨樹渡。遂囚述律於樸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林。技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珍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

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東瓜而味甘。又行東至褒潭。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息雞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褒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蕪蕘。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兀欲時卓帳於此。會部人葬太宗。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而長松豐草。珍禽野卉。有屋室。碑石曰陵所。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拋蓋禮畢。問其禮。皆秘不肯言。嶠所目見。因述律葬太宗等事。與中國所記差異。已而翰得罪。被鎖。嶠與部曲東至福州。福州翰所治也。嶠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東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三十餘家。蓋契丹初虜中國衛州人。築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憐嶠。教其逃歸。嶠因得其諸國種類。近云距契丹國東至於海。有鐵甸。其族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而後可飲。又東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雨則張革爲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釀麋爲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又東南渤海。又東遼國。皆與契丹略同。其南海曲有魚鹽之利。又南奚與契丹略同。而人好殺戮。又南至於榆關矣。西南至儒州。皆故漢地。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嫺厥律。其人長大鬚頭。酋長全其髮。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其人最勇。鄰國不敢侵。又其西轄戛。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嫺厥律略同。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云契丹之先。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瓠。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徹底。常燒器消冰。乃得飲。東北至韃靼子。其人鬚首披布爲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國

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轆轤子，皆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室韋。其地多銅鐵金銀。其人工巧。銅鐵諸器皆精好。善織毛錦。地尤寒。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爲犬噪。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爲狗，女爲人。自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常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筭十餘隻，教其走十餘里。遣一筭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則銜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此。又曰：契丹常選百里馬二十匹，遣十人齎乾餼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牛蹄國以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爲屋。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川部族名號。其地氣遇平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城，得一人能鐵甸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干邪堰。云自此以北，龍蛇猛獸魍魎羣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此北荒之極也。契丹謂嶠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爲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

崑崙奴傳

馮延己

唐大歷中有崔生者，其父爲顯僚，與蓋天之勳臣一品者熟。生是時爲千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稟孤介，舉止安詳，發言清雅。一品命妓軸簾召生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忻然慕愛，命坐與語。時三妓人，豔皆絕代，居前以金甌貯緋桃而擘之，沃以甘酪而進。一品遂命衣紅綃妓者，擎一甌與生食。生少年赧妓輩，終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匙而進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辭而去。一品曰：郎君閒暇，必須一相訪。無閒老夫也。命紅綃送出院。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掌者三。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記取餘更無言。生歸，達一品意，返學院。神迷意奪，語減容沮，恍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詩曰：悞到蓬山頂。

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瓊芝雪豔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時家中有崑崙磨勒。顧瞻郎君曰。心中着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報老奴。生曰。汝輩何知。而問我襟懷間事。磨勒曰。但言當爲郎君釋解。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知。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自其隱語。勒曰。又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反掌三者。數十指。以應十五日之數。胸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君來耳。生大喜。不自勝。謂勒曰。何計而能達我鬱結耶。磨勒笑曰。後夜乃十五夜。請深青絹兩疋。爲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外。常人不得輒入。入必噬殺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卽曹孟海州之犬也。世間非老奴不能斃此犬耳。今夕當爲郎君搗殺之。遂宴犒以酒肉。至三更。攜鍊椎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訖固無障塞耳。是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內。止第三門。繡戶不扃。金釭微明。惟聞妓長嘆而坐。若有所伺。翠鬟初墜。紅臉纔舒。幽恨方深。殊愁轉結。但吟詩曰。深谷鶯啼恨院香。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侍衛皆寢。隣近闐然。生遂掀簾而入。姬默然良久。躍下榻。執生手曰。知郎君穎悟。必能默識。所以手語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謀。負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耳。遂召入。以金甌酌酒而飲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居朔方。主人擁旄。逼爲姬僕。不能自死。尙且偷生。臉雖鉛華。心頗鬱結。縱玉筋。舉饌金鑪。泛漿雲屏。而每近綺羅。繡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妨爲脫狴牢。所願旣伸。雖死不悔。請爲僕隸。願侍光容。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語。磨勒曰。娘子旣堅確。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請先爲姬負其囊橐妝奩。如此三復焉。然後曰。恐遲明。遂負生與姬而飛出。

峻垣十餘重。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者。遂歸學院而置之。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斃。一品大駭曰。我家門垣。從來邃密。扇鑄甚嚴。勢似飛躡。竅無形跡。此必是一大俠矣。無更聲聞。徒爲患禍耳。姬隱崔生家。二歲。因花時。駕小車而遊曲江。爲一品家人潛誌認。遂白一品。一品異之。召崔生而詰之。懼而不敢隱。遂細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負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罪過。但郎君驅使踰年。卽不能問。是非某須爲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嚴持兵仗。圍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七首。飛出高垣。警若翅翎。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不知所向。然崔家大驚愕。後一品悔懼。每夕多以家童持劍戟自衛。如此周歲方止。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容髮如舊耳。

耳目記

李甲

唐天祐初。有李甲。本常山人。逢歲饑饉。徙家邢臺西南山谷中。樵採鬻薪。以給朝夕。曾夜至大明山下。值風雨暴至。遂入神祠以避之。俄及中宵。雷雨方息。甲卽寢於廟宇之間。松柏之下。須臾有呵殿之音。自遠而至。見旌旗閃閃。車馬闐闐。或擐甲冑者。或執矛戟者。或威冠大履者。或朝衣端簡者。揖讓升階。列坐於堂上者。十數輩。方且命酒進食。歡語良久。其東榻之長。卽大明山神也。體貌魁梧。氣岸高邁。其西榻之首。卽黃澤之神也。其狀踈而瘦。其音清而朗。更其次者。云是漳河之伯。餘卽不知其名。坐談論商榷。幽明之事。其一曰。稟命玉皇。受符金闕。太行之面。清漳之涓。數百里間。幸爲人生。不敢逸豫怠惰也。不敢曲法而徇私也。不敢恃尊而害下也。兢兢惕惕。以承上帝。用治一方。故歲有豐登之報。民無札瘥之疾。我之所治。

劉氏名聞

今茲若是。其一曰。清冷之域。泱泱之區。西聚大巔。東漸巨浸。連陂湊澤。千里而遙。余奉帝符。宅茲民庶。雖雷電之作。由己也。風波之起。由己也。鼓怒馳驟。人罔能制。予亦非其詔命。不敢有爲也。非其時會。不敢沿泝也。正而御之。靜而守之。遂致草木茂焉。魚鼈蕃焉。鹹鹵磊塊。而滋殖。萑蒲鬱鬱。而發生。上天降鑒。亦幸無橫沴爾。又一曰。岑峯之地。岬嶸之都。分塊。其一隅。總飛馳之衆。類熊羆虎豹。烏鵲鷓鴣。動止咸若。罔敢害民。此故予之所職耳。何假乎備言。座上僉曰。唯唯。大明之神。忽揚目盱衡。咄嗟長歎。而謂衆賓曰。諸公鎮撫方隅。公理疆野。或水或陸。各有所長。然而天地運行之數。生靈厄會之期。巨盜將興。大難方作。雖羣公之善理。其奈之何。衆咸問言。何謂也。大明曰。余昨上朝。帝所竊聞衆聖諭將來之事。三十年間。兵戎大起。黃河之北。滄海之右。合屠害人民六十餘萬人。當是時也。若非積善累仁。忠孝純至者。莫能免焉。兼西北方有華胥遮毘二國。待茲人衆。用實彼土焉。豈此生民寡祐。當其殺戮乎。衆皆嘯蹙相視曰。非所知也。食既畢。天亦將曙。諸客各登車而去。大明之神。亦不知所在。及平旦。李甲神思恍然。有若夢中所遇。既歸。具以始末書而誌之。言於鄰里之賢者。自後三十餘載。莊皇與梁朝對壘河岸。戰陣相尋。及晉宋戎虜亂華。干戈不息。被其塗炭者。何啻乎六十萬焉。今詳李生所說。殆天意乎。非人事乎。

### 王中散

唐乾符之際。黃巢盜據南京。長安士大夫避地北遊者多矣。時有前翰林待詔王敬傲。長安人。能善碁琴。風骨清峻。初自蒲坂歷於并。并帥鄭從讜。以相國鎮汾晉。敬傲謁之。不見禮。後又之鄴。時羅紹威新立。方撫士卒。務在戰爭。敬傲在鄴中數歲。時李山甫文筆雄健。名著一方。適於道觀中。與敬傲相遇。又有李處

士亦善撫琴。山甫謂二客曰：幽蘭綠水，可得聞乎？敬傲卽應命而奏之，聲清韻古，感動人神。曲終，敬傲潛然返袂，云：憶在咸通，王庭秋夜，供奉至尊之際，不意流離於此也。李處士亦爲白鶴之操，山甫援毫抒思，以詩贈曰：幽蘭綠水耿清音，歎息先生枉用心。世上幾時曾好古，人前何必苦霑襟。餘句未成，山甫亦自黯然而悲，其未遇也。王生因別彈一曲，坐客彌加悚敬，非尋常之品調。山甫遂命酒停絃，各引滿數杯。俄而玉山俱倒，泊酒醒，山甫方從容問曰：向來所操者何曲，他處未之有也？王生曰：某家習正音，奕世傳受，自由德順以來，待詔金門之下，凡四世矣。其常所操弄，人衆共知，唯嵇中散所受伶倫之曲，人皆謂絕於洛陽東市，而不知有傳者。余得自先人名之曰廣陵散也。山甫早疑其音韻，殆似神工，又見王生之說，卽知古之廣陵散，或傳於世矣。遂成四韻，載於詩集。今山甫集中，只標李處士蓋寫錄之誤耳。山是李公常目待詔爲王中散也。王生後又遊常山，是時節帥王鎔，年在幼齡，初秉戎鉞，方延多士以廣令名。時有李魯郎中，莫又玄，祕書蕭瑀，員外張道古，並英儒才學之士，咸自四集於文華館，故待詔之琴，亦見禮於賓榻。歲時供給，莫不豐厚。王或命揮絃，動輒必大加錫遺焉。在常山十數年，甚承禮遇，敬傲每戴危冠，著高屐，優遊嘯詠而已。冬月亦葛巾單衣，體無綿纈，日醺酣於市，人咸怪異之。聞昭宗反正，辭歸帝里，後不知所終。敬傲又能衣袖中翦紙爲蜂蝶，舉袂令飛，滿於四座，或入人之襟袖，以手攬之，卽復於故所也。當時咸疑有神仙之術。張道古與相善，每欽其道藝，曾著王逸人傳，爲此也。道古名睨，博學善古文，讀書萬卷，而不好爲詩。曾在張楚夢座上，時久旱，忽大雨，衆賓皆喜而詠之。道古最後，方成絕句曰：亢暘今已久，喜雨自雲傾。一點不斜去，極多時下成。坐客重其文學之名，而哂其詩之拙也。



鍾傳

安陸郡有處士。姓馬。忘其名。自云江夏人。少遊湖湘。又客於鍾陵十數年。嘗說江西鍾傳。本豫章人。少儻。以勇毅聞於鄉里。不事農業。恆好射獵。熊鹿野獸。遇之者無不獲焉。一日有親屬酒食相會。傳素能飲。是日大醉。唯一小僕侍行。比暮方歸。去家二三里。谿谷深邃。有虎黑文青質。額毛圓白。眈眈然自中林而出。百步之外。顧望前來。僕夫見而股慄。謂傳曰。速登大樹。以逃生命。傳時酒力方盛。膽氣彌盈。卽以僕人所持白挺。山立而拒之。虎卽直搏傳。傳亦左右跳躍。揮杖擊之。虎又俯伏。傳亦蹲踞。須臾復相拏攫。如此者數四。虎之前足搭傳之肩。傳卽以兩手抱虎之項。良久。虎之勢無以用其爪牙。傳之勇無以展其心計。兩相擊據。而僕夫但號呼於其側。其家人怪日晏未歸。仗劍而迎之。及見相捍。卽揮刃前斫虎腰。旣折傳乃免焉。數歲後。江南擾亂。羣盜四集。傳以鬪虎之名。爲衆所服。推爲會長。竟登戎帥之任。節制鍾陵。鎮撫一方。澄清六郡。唐僖昭之代。名振江西。官至中書令。

墨君和

真定墨君和。幼名三旺。世代寒賤。以屠宰爲業。母懷妊之時。曾夢胡僧攜一孺子。面色光黑。授之曰。與爾爲子。他日必大得力。旣生。眉目稜岸。肌膚若鐵。年十五六。趙王鎔卽位。曾見之。悅而問曰。此中何得崑崙兒也。問其姓。與形質相應。卽呼爲墨崑崙。因以皂衣賜之。是時常山縣邑。屢爲并州中軍所侵掠。趙之將卒。疲於戰敵。告急於燕王李匡威。率師五萬來救之。并人攻陷數城。燕王聞之。躬領五萬騎。徑與晉師戰於元氏。晉師敗績。趙王感燕王之德。椎牛醢酒。大犒於臺城。輦金二十萬以謝之。燕王歸國。比及境上。

爲其弟匡儁所拒。趙人以其有德於我，遂營東圃以居之。燕主自以失國，又見趙主之方幼，乃圖之。遂從下矣。上伏甲俟趙王，旦至，即使擒之。趙王請曰：「某承先代基構，主此山河，每被鄰寇侵漁，困於守備，賴大王武略，累挫戎鋒，獲保宗祧，實資恩力，願惟幼懦，夙有卑誠，望不忽忽，可伸交讓。」願與大王同歸衙署，卽軍府，必不拒違。燕王以爲然，遂與趙王並轡而進。俄有大風，并黑雲起於城上，俄而大雨，雷電震擊，至東角門內，有勇夫袒臂旁來，拳毆燕之介士，卽挾負趙主，踰垣而走。遂得歸公府，王問其姓名，君和恐其難記，但言曰：「硯中之物，王心志之。」左右軍士既見主免難，遂逐燕王。燕王退走於東圃，趙人圍而殺之。明日，趙王素服哭於庭，兼令具以禮斂，仍使告於燕主。匡儁忿其兄之見殺，卽舉全師伐趙之東鄙，將釋其憤氣，而致十疑之書。趙王遣記室張澤以事實答之，其略曰：「營中將士，或可追呼，天上雷霆，何人計會，詞多不載。趙主旣免，燕主之難，召墨生以千金賞之，兼賜上第一區良田萬畝，仍恕其十死，奏授光祿大夫。終趙王之世，四十年間，享其富貴。當時閭里有生子，或顏貌黑醜者，多云：『無陋，安知他日不及墨崑崙耶？』」

## 五明道士

長慶之代，鄴中有五明道士者，不知何許人，善陰陽歷數，尤攻卜筮。成德軍節度田弘正，御下稍寬，而冒於財賄，誅求不息，民衆怨咨。時王庭湊爲部將，遣使於鄴，旣至，忽有微恙，數日求醫，未能愈，因詣五明，究平生否泰。道士卽爲卜之，卦成而三錢並舞，良久方定，而六位俱重。道士曰：「此卦純乾變爲坤，坤土也，地也。大夫將來乘旄不遠，兼有土地山河之分，事將集矣。宜速歸乎。」庭湊聞其言駭之，自掩其耳。是夜又夢白鬚翁，形容偉異，侍從十餘人，皆手持小玉斧，召王公而前，謂曰：「患難將及，不可久留。旣覺，庭湊疑懼，卽

辭魏帥而迴。比及還家。未踰旬。值軍民大變。弘正爲亂兵所害。士大夫將校共推庭湊。庭湊再三退讓。衆不聽。擁脇而立之。翌日。飛章上奏。朝廷聞之大駭。徵兵攻討。以裴度爲元帥。趙人拒命。二年。王師不能下。俄而敬宗卽世。文皇帝嗣位。詔曰。念彼生靈。久罹塗炭。雖元兇是罪。而赤子何辜。宜一切赦宥之。就加節制。仍詔庭湊子元逵入侍。因以壽春公主妻焉。庭湊旣立。甚有治聲。朝廷稱之。在位十三年卒。贈太師。子元逵繼立。官至太尉。二十六年薨。長子紹懿立。二年。荒淫暴亂。衆議廢而殺之。立其弟紹鼎。紹鼎立六年卒。子景崇立。十三年。官至中書令。爵常山王。卒。子鎔立。卽趙王也。後恣橫不道。爲下所殺。立四十一年。自庭湊至鎔。凡五世六主。一百餘年。滅。初庭湊之立也。遣人詣鄴。取五明置於府。爲營館舍。號五明先生院。公會從容問曰。某今已忝藩侯。將來祿壽。更爲推之。道人曰。三十年。願明公竭節勤王。愛民恤物。次則保神蓄氣。常以清儉爲心。必享殊壽。後裔兼有二王。皆公餘慶之所致也。春秋所謂五世其昌。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公曰。幸事已多。素無勳德。此言非所敢望。因以數百金爲壽。道士固辭不受。公亦固與之。載歸其室。數日。盡施之一無留焉。二王。景崇封常山王。鎔爲趙王也。

### 黃賀

唐昭宗時。有黃賀者。自云鞏洛人也。因避地來。涉河遊趙。家於常山。以下筮爲業。而言吉凶必效。時趙王鎔方在幼沖。而燕軍寇北鄙。王方選將拒之。有勇士陳立。劉幹。投刺於軍門。願以五百人嘗寇。必面縛戎首。王壯而許之。翌日。二夫率師而出。夜擊燕壘。大振捷音。燕人駭而奔退。立卒於鋒刃之下。幹卽凱唱而還。王悅。賜上廐馬數匹。金帛稱是。俄爲閹人所譖。曰。此皆陳立之功。非幹之效。王母何夫人聞之。曰。不必

身死爲君。未若全身爲國。卽賜錦衣銀帶。加錢二十萬。擢爲中堅尉。初。幹曾詣賀卜。卦成而謂幹曰。是卦也。火水未濟。終有立也。九二之動。曳輪貞吉。以正救難。往有功也。變而之晉。明出地中。奮發光揚。恩澤相接。子今行也。利用禦戎。大獲慶捷。王當有車馬之賜。其間小釁。不足憂之。行軍司馬路晏。曾夜適廁。有盜伏焉。晏忽心動。取燭照之。盜卽告言。請無驚懼。某稟命有自。察公正直。不忍傳刃。卽匣劍而去。晏由是晝夜警惕。以備不虞。召黃生筮之。卦成。賀曰。惕號暮夜有戎。勿恤。察象徵辭。人有害公之意。然難已過矣。但守其中正。請釋憂心。晏亦終無患也。又贊黃縣尉張師。曾臥病經年。日覺危殆。良醫不復進藥。請賀卜之。卦就。黃生告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請停理療。五日必大瘳也。師果應期而愈。又數十年。師夢白鳥飛翔。墜於雲際。旣覺。心神恍惚。召賀卜算之。賀卽決卦。慘然而問師曰。朝來寢息。不有夢乎。必若有夢。其飛禽之象乎。且雷震山上。鳥墮雲間。聲跡兩消。不可復見。願加保愛。樂天委命而已。張竟不起。時年七十一也。又有段誨者。任藁城鎮將。曾夜宿郵亭。馬斷韁而逸。數日不知所適。使人詣肆而筮之。賀曰。據卦睽也。初九動者。應有亡失之事。無乃喪馬乎。勿逐自復。必有繫而送之者也。迴未及舍。已有邊鄙惡少。牽而還之。賀所占卜。皆此類也。時人謂之易聖公。劉巖曾詣之。生謂曰。君他日必成偉器。然勿以春日爲恨。初不曉其意。及老悟。蓋遲之謂也。

鑒誠錄

鬼傳書

何光遠

西川高相公(駢)版築羅城。日遣諸指揮分擘地界。開掘古塚。取塹甃城。獨滄州守禦指揮使姜知古卓

旗占得西南肖波塊。其塊卽趙畚相公墳也。年代深遠。碑文磨滅。走脚損缺。肖字存焉。姜君號令將健。俟曉開之。是夜二更以來。忽聞墓上清嘯數聲。良久有人云。冥司趙相公遣使送書。姜君驚曰。既是聖者送書。容某穿靴祇候。鬼使曰。冥司小鬼何敢當之。姜君呼其僕使鋪排淨席。焚香於庭。匍匐拜迎。虔心祝曰。某負何罪。聖者降臨。鬼使出曰。雖顯晦有殊。奉命差遣。欲陳之懇。願面咨祈。乃持出一緘。展開數幅。並無文字。鬼使曰。但挑燈半滅。燈影看之。卽可見也。旣而細視之。果見文翰流美。徵古述今。詞旨感傷。書盡復有一篇。比諷悽惻。因召鬼使就席。談吐分明。自云姓名滅沒。黃衣束帶。骨瘦喙長。與姜君對飲數巡。對食數味。乃贈錢十千。退讓再三。曰。人間重錢。陰府何用。希阜錢一帖。卽敢俸當。姜君遣僕立買阜錢。仍修迴狀。鬼使倏然不見。酒食並已存焉。姜君至曉。持神鬼使所送到書并詩。面聞元戎。遽絕諸軍。開闢古塚。仍差大將往彼祭焉。其詩與慕容垂所吟事皆相似。王蜀韋文靖莊嘗與著作房鸚悲歎此詩。歷觀史書。未之聞也。其書曰。冥司趙畚謹以幽昧致書於守禦指揮靖公閣下。切以趙氏之冤。搏膺入夢。良夫之枉。披髮叫天。是以有怨必讐。無道則見。此則流於往史。載自前文。如畚者一介遊魂。九泉罔象。德不勝享。禱不勝人。無廟貌於世間。遂埋沈於泉壤。自蒙天譴。使掌冥司。雖叨正直之官。未達聰明之理。未嘗以威伏衆。唯知以禮依人。頃在本朝。叨爲上相。不無濫德。敢有害盈。今者伏審渤海高公。令君毀畚墳闕。況畚譎居幽府。天賜佳城。平生無戰伐之讐。邂逅起誅夷之釁。得不撫銘旌而憤志。託觚染以申懷。伏希端公俯念無依。迴垂有鑒。特於萬雉。免此一坏。儻全馬鬣之封。敢忘龍頭之庇。謹吟絕句。後幅上聞。不勝望德之至。謹白。其詩曰。我昔勝君昔。君今勝我今。人身一世事。何用苦相侵。

前定錄

梁太祖篡位之初。宰臣薛貽矩。自御史大夫。百日拜相。性懷忠正。臨蒞端明。公事之閒。每加寬憫。太祖忽因入閣。怪之曰。卿爲天子郎官。何得不親政事。薛奏曰。臣少年之時。曾任封丘主簿。在官之日。嘗與僧悟因相知。每日公暇之時。便到其院。此僧預知臣至。先在院門等臣。以是殷勤。直至三年考滿。替人將至。或一日。其僧不出院內。臣怒僧世情。以言責問。僧云。今日實不知簿公訪及。有闕迎門。臣因問。每日又何知之。僧曰。每日微僧齋後。略睡。便有神人報云。薛相公來。微僧狼忙驚起。披挂出院迎待。果是簿公臨門。今日神人不來相報。有誤迎接。非是世情。臣遂請僧結壇持念。乞其警戒。其僧果見神人相報云。薛主簿爲曲斷公事一件。取錢五緡。卻不得宰相也。若正其公事。却還其錢。即可牽復。不然者。無計矣。僧因報臣警戒。遂省其非。尋便還錢。改正公事。其神人果又報僧曰。薛公名字在宰相夾中。臣自後不敢欺公。每事審細。大凡公事。豈宜造次而行。太祖睿知通明。悅其所奏。賜金百兩。尋加吏部尙書。後扈從太祖鑾輿。自洛還汴。熒惑三犯上相。得疾而薨。是知悟因言亦前定矣。

餌長虹

孟蜀侯侍中（宏實）本蒲坂人也。幼而家貧。長爲軍外子弟。年方十三歲。困寐於屋簷下。是月炎蒸。天將大雨。有長虹自河飲水。俄貫於童兒之口。惟其母見。不敢驚之。欲窺其變異。侯母可謂賢也。良久。虹自天沒於童兒之口。不復出矣。母俟其睡覺。問其子曰。夢中有所覩否。對曰。適夢入河飲水。飽足而歸。母聞其言。知子必貴。後數月。有一行脚蜀僧。詣門求齋。侯母竭力供養。僧臨去。謂侯母曰。女弟子當九九。後福合

得兒子氣力。侯母呼其子出。請僧相之。僧視之曰。此兒龍也。卽非真龍。乃蛟螭之輩也。但離鄉別井。直近江海客官。方有顯榮。又曰。此子孽毒。當食血肉。爲生靈之患。倘敬信三寶。卽得令終。言訖而去。侯後果自行伍出身。至於將領。同光三年。從興聖太子魏王收蜀。及平蜀之後。不隨太子而還。無何。與陝府節度使康延孝。率河中同華等軍。爲叛。堅守廣漢城。是時孟高祖悉發守禦。指揮使韓德遇。本州都指揮使李仁罕等破之。活擒康延孝。表送駕前。侯亦面縛麾下。高祖赦罪。令主領親軍。軍令威嚴。頗有聲譽。及高祖南面。自眉州刺史。節制夔州。復自寧江遷於黔府。一州二鎮。皆近大江。果至官崇。酷信三寶。遍於禪院。開轉藏經。然於理務之間。孽毒之甚。廣興第宅。竟獲善終。是知蜀僧所言。其不謬矣。

### 鑒冤辱

梁朝彭城王劉中令（知俊）制置同州日。因築營牆。掘得一物。重八十餘斤。狀若油囊。召賓幕諸將問之。或曰。地囊。或曰。飛廉。或曰。金神七殺。獨劉參謀曰。此冤辱也。古者囹圄之地。卽有此焉。昔王充據守洛陽。修河南府獄。亦獲此物。而某遠祖記之。乃是冤枉囚人死魄入地。聚爲此物。凝結不消。縱鼓鑄不燃。浸沃不濕。刃之不入。擊之轉堅。經千百年間。而不腐爛。但於清夜。致之酒食。許以申冤。常有黑氣衝天。不異豐城之劍氣也。此非吉瑞之兆。實爲竄逐之徵。公一一試之。皆如其說。遂復深瘞。尋易營基。後有拔城背主。奔秦之兆。亦由見怪之驗也。

### 求冥婚

傳言鬼神所憑。有時而信。故黃能入夢。不爲無神。豕人立啼。顯彰有鬼。蜀有曹孝廉。第十九名晦。因遊彭

州導江縣灌口謁李冰相公廟。觀土塑三女儼然而豔。遂指第三者祝曰：願與小娘子爲冥婚。終身不媾。凡庶矣。遂呵卦子擲之。相交而立良久。巫者度語曰：相公請曹郎留著體衣一事。以爲言定。曹遂解汗衫留於女座。巫者復取女紅披衫與之。曰：望曹郎保惜此衣。後二紀當就姻好。曹亦深信。竟不婚。姻縱遇國色。視之如糞土也。果自天祐甲子。終於癸未二十年。曹稍覺氣微。又疑與神盟約數。乃自沐浴儼然衣冠。俟神之迎也。是日至。暝車馬甚盛。駢塞曹門。同街居人競來觀。燭至二更。隣人見曹升車而去。莫知其由。及曉視之。曹已奄然矣。議者以華岳靈姻咸疑謬說。苧蘿所遇亦恐妖稱。今曹公冥婚。目驗其異。於戲。自投鬼趣。不亦卑乎。

見世報

天祐中秦州劉自然。主押義軍案。因連帥李中令（繼榮）點鄉丁而西捍蜀師。有成紀縣百姓黃知感。詣劉求免。自然許之。自然之妻謂其夫曰：黃知感之妻美髮。儻得爲妾之髻。卽與免之。知感得劉指蹤。與妻平議。黃妻可謂賢也。語其夫曰：妾今幸以弱質得附於君。髮有再生。人死永矣。君若南征不返。妾有美髮何爲言訖。攪髮剪之。知感亦懷痛切。既迫於差點。遂獻於劉。劉亦貪殘。猶爲不足。春獲其免。秋復差行。軍須急難。莫敢申雪。於是沒於金沙之陣。劉亦是歲云亡。黃妻但有靈祠。陳狀呪詛。後黃家牝衛。忽生一駒。及堪乘騎。方覺左脇下有劉自然之字。多般辯驗。字益分明。邑人傳之。遂達廉問。蜀平秦之後。王太尉宗儔制置。元戎乃召其妻子。識認劉之長子曰。某父平生唯好酒肉。但能飲酒食肉。是某父也。驢遂飲酒數升。啖肉數盞。仍以頭揩泥其子。淚下如細。劉子請備百千贖之。黃妻竟爲不可。出入鞭打。以報夫讐。



劉子恥於姻親，鬱咽而卒。後累經喪亂，無復聞焉。故王梵志詩曰：欺誑得錢君莫羨，究竟還是輸他便。不信但看槽上驢，只是改頭不識面。又寶雞縣市令樊旭，初喫犬肉，臨老尾生，每因校料之時，取笑縣曹人吏。其妻偶因夫醉，以刀斷之，忽作狗號數聲，奄然而卒。又金州義軍將金景暉，能禁毒虺，兼好食之。其妻忽產大蛇，九頭一尾，又有室女忽生一子，身有蛇鱗，因此鄉親悉捨禁忌。

### 金華子

劉崇遠

### 崔雍

崔雍爲起居郎，出守和州，遇龐勛悖亂，賊兵攻和，雍棄城奔浙右，爲路巖所搆，竟坐此見害。雍與兄朗序、福、昆仲八人，皆升籍進士，列甲乙科，嘗號爲點頭崔家。始雍之擢第也，其伯父昆仲率賀會飲中堂，既醉而寢，忽夢遊歷於公署間，有綠衣者命坐於廳事中，設酒饌甚備，既而醉飽，不堪承命，其人堅請不已，雍乃請曰：願以此肉召從人盡之。綠衣曰：不可，須先輩自盡。既寤，甚惡之。及和州失律，投於連帥，裴公瓌奏之，鎖繫於思過院，雍憂恚甚悶，乃召獄直軍將話其事，不日勅至，果如夢焉。

### 王處士

王昭輔嘗話故鍾陵平江西時，見一王處士善筮，自云授易於至人，纖巨如見。鍾陵幕中有楊推官，常因休暇會同人小飲，時賓客未齊，間且於小廳奕棋握槊，以佇俱至。俄而主人忽南面瞪目，神色沮喪，遽歸堂前，使人傳語賓客，託以不安，且罷此會。於是賓客皆散，昭輔方舉進士，亦在坐中，使人獨命入，謂曰：聞秀才與王處士有宗盟分，今欲奉澆，持一金往請卜一卦，可乎？王遂函金往過之，既布卦，曰：卦甚異，可速

報之。冤家亟來索。七日當至。宜決行計。問宜禱禳乎。曰。至冤得請於天。詎可改乎。昭輔復命。時楊方危坐。以俟其返。既聞所筮。乃曰。斯人信名卜矣。問昭輔曰。向來覺辭色改常否。曰。衆皆覩之。楊乃自述十五年。前高燕公在淮南日。任江揚宰。有弟收拾一風聲婦人爲歌姬。在舍。一旦方治晨妝。爲諸女姊驕族來惱。其嫂甚怒。逼逐之出於中門。其旦某入府。遇放衙歸早。忽見不衣裙獨在中門外。疑忌其素非廉人。時弟又不在。大怒之。責其點污家風。遽索杖背笞之二十。家人急以藥物躡灌之。沈悶不甦。經中夕而死。爾後絕無影響。適來忽見躡履自南廊縱步而前。刻期曰。我上訴於天。已得伸雪。七日內當來取爾命矣。此固無可奈何。然驗王生之卜。於前事不誣。果七日而卒。

龜寶

龜直中紋。名曰千里。其近首橫紋之第一級左右。有斜理。皆接於千里者。龜王之紋也。今取常龜驗之。莫有也。徐太尉彥若之赴東南。將渡小海。元隨軍將息。忽於淺瀨中得一小琉璃瓶子。大如嬰兒之拳。其內有一小龜子。長可一寸。往來旋轉其間。略無暫已。瓶口極小。不知所入之由也。因取而藏之。其夕忽覺船一舷壓重。及曉視之。卽有衆龜層疊乘船而上。其人大懼。以將涉海。慮蹈不虞。因取所藏之瓶子。祝而投於海中。衆龜遂散。既而話於海船之胡人。胡人曰。此所謂龜寶也。希世之靈物。惜其遇而不能得。蓋薄福之人不勝也。苟或得而藏於家。何慮寶藏之不豐哉。胡人歎惋不已。

曹拈休

曹拈休。莫詳其州里。有妻孥。居扁舟中。往來宣池金陵。每於山中。兩錢買柴。赴江下。一錢價賣與人。自云

喫利不盡。善符。鄉野牛瘴。卽以片紙書云。曹拮休。揀殘牛。與牛主令歸。貼於牛羣之大者角上。無不立愈。性嗜鱸。持網者攜鱸以候。旣見。卽問其來意。漁人曰。業網於鬪山。每歲夏先得鱸一頭。獻於府主。例獲一。千文。今冀早獲。取賞。故來相投。受而許之。乃以符一道付之。適去未久。復有一人亦攜鱸來。告如前。沈吟久之。復授一符令去。旣而先得符者。果得鱸魚。遂奔赴府主。至廳門。忽遇賓客遲回。未將上。次其後得符。亦齋一頭來到。乃同將上。皆獲一縉焉。此人靈異甚多。已見於沈汾侍御所著續仙傳。遺落數件。故復敘之也。

### 膠東隱士

楊琢云。膠東屬郡。有隱士。莫詳其姓氏。鄉里布袍單衣。行乞於酒市。日希一大醉而已。旣醺酣。卽以手握衫袖。霞舉掉臂而行。曰。吉留馨。吉留馨。市中羣兒。隨繞噪擁。咸謂之吉留馨。秀才城西有古傳舍。郡非衝要。使命稀到。常寄宿於驛廊土榻之上。葦簾一重。每醉而歸。先以冷水連洗。令濕透。然後就枕。寒暑有變。茲固無改也。雖風霜如割。單衣之衣服。覆身人往候之。熱氣傍蒸於人。驛之門者。皆識其非常人。每酤酒數升。置於牀前。及常爲水沃簾。以候其人。見酒卽飲。罄而後寢。如是經歷累年。忽一旦往道齋大會中。白日上昇矣。

### 錄異記

### 神龜

杜光庭

唐明皇帝嘗有方士獻一小龜。徑寸。而金色可愛。云此龜神明而不食。可置之枕笥之中。辟巨蛇之毒。上

常貯巾箱中。有小黃門恩渥方深。而坐親累。將竄南徼。不欲屈法免之。密授此龜曰。南荒多巨蟒。常以龜置於側。可以無苦。闔者拜受之。及象郡之屬邑。里市館舍。悄然無一人。投宿於旅館。是夜月明如晝。而有風雨之聲。其勢漸近。因出此龜置於階上。良久。神龜伸頸吐氣。其火如綫。直上高三四尺。徐徐散去。已而龜遊息如常。向之風雨聲亦已絕矣。及明。驛吏稍稍而至。羅拜庭下曰。昨知天使將至。合備迎奉。適緣行旅誤殺一蛇。衆知報冤。蛇必此夕爲害。側近居人皆出三五十里外。避其毒氣。某等不敢遠出。止在近山巖穴之中。伏而待旦。今則天使無恙。乃神明所祐。非人力也。久之。行人漸至。云當道有巨蛇十數。皆已糜爛。自此無復報冤之物。人莫測其由。逾年黃門召歸長安。復以金龜進上。泣而謝曰。不獨臣之性命賴此生全。南方之人。永祛毒類。所全人命。不知紀極。實聖德所及。神龜之力也。

魁鬼

鱗魚狀如鱧。其文赤斑。長者尺餘。豫章界有之。多居污泥池中。或至數百。能爲魁了故反鬼。幻惑妖怪。亦能魅人。其汚池側近。所有田地。人不敢犯。或告而奠之。厚其租直。田卽倍豐。但匿已姓名。佃之三年。而後捨去。必免其害。其或爲人患者。能摸人面目。反人手足。祈謝之而後免。亦能夜間行於陸地。所經之處。有泥踪跡。所到之處。聞嗾嗾之聲。北部二十五部大將軍。有破泉魁。書符於磚石上。投其池中。或書板刺釘於池畔。而必因風雨雷霆以往。他所善此術者。方可行之。

許君

仙人許君居世之時。嘗因修觀。功用旣畢。欲刻石記之。因得古碑。文字刊缺。不可復識。因刻去舊文。刊勒

新記。自是恍惚不安。暇日徐步庭砌。聞空中言曰。許君許君。速詣水官求救。不然。卽日不測之覺。許愕然異之。又問其事。杳不復答。乃焚香虔祀。願示求救之由。良久復語曰。所刻碑舊文。雖已磨沒。而此時爲文之人。見詣水官相訟云。奪我之名。顯己之名。由此水官將有執對之命。速宜求之。許君訪得舊文。立石刊紀。一夕夢神人相謝。再顯名氏。無以相報。請作水陸大醮。普告山水萬靈。得三官舉名。可以證道。許君依教修之。遂成道果。自此水陸醮法。傳於人間。

### 李德裕

唐太尉衛公李德裕。嘗有老叟詣門。引五六輩昇巨桑木。請謁焉。闞者不能拒之。德裕異而出見。叟曰。此木某家寶之三世矣。某今年耄。感公之仁德。且好奇異。是以獻耳。木中有奇寶。若能者斷之。必有所得。洛邑有匠。計其年齒已老。或身已歿。子孫亦當得其旨。設非洛匠。無能有斷之者。公如其言。訪於洛下。匠已歿矣。子隨使而至。玩視良久。曰。可徐而斷之。因解爲二琵琶槽。自然有白鷓羽翼。嘴足巨細畢備。匠料之微失。厚薄不中。一鷓少其翼。公以形全者進之。自留其一。今猶在民間。水部員外盧延讓。見太尉之孫道其事。

### 李生

契貞先生李義範。住北邙山玄元觀。咸通末已數年矣。每入洛城。徹安門內。必改服歇轡焉。有李生者。不知何許人。年貌可五十餘。與先生敝宗。從之禮揖。詣其所居。有學童十數輩。生有一女一男。其居甚貧窶。日不暇給。自此先生往來。多止其學中。異常款洽。忽一夕詣邙山。與先生爲別。擁爐夜話。問其將何適也。

生曰。某此別辭世矣。非遠適也。某受命於冥曹。主給一城內戶口逐日所用之水。今月限既畢。不可久住。後三日死矣。五日妻男葬某於此山之下。所闕者願送終之人。比少一千錢。託道兒貸之。故此相囑。兼告別矣。因曰。人世用水。不過日用三五升。過此必有減福折算。切宜慎之。問其身後生計。生曰。妻聘執喪役。夫姓王。男後當爲僧。然其僧在江南。二年外方至。名行成。未至間。且寄食觀中也。先生曰。便令入道可乎。生曰。伊是僧材。不可爲道。非人力所能遣此。並陰隲品定言訖。及曉告去。自是累阻寒雪。不入洛城。且五日矣。初霽。李生之妻與數輩詣先生云。李生謝世。今早葬於山下。欠一千錢。云嘗託先生助之。故來取耳。仍將男寄先生院。後江南僧行成果至。宿於先生室。因以李生之男委之。行成欣然攜去。云既承有約。當教以事業。度之爲僧。二歲餘。行成復至。已爲僧矣。誦法華經。甚精熟焉。初先生以道經授之。經年不能記一紙。人之定分。信有之焉。

任三郎

鳳州賓祐王鄴員外。在相國滿存幕中。籌畫賓佐。最爲相善。有客任三郎者在焉。府中寮屬。咸與之相識。而獨親於王。居無何。忽謂王曰。或有小失意。卽吾子之福也。又旬月。王忽失主公意。因稱疾百餘日。主公致於度外。音問杳絕。任亦時來。一日謂王曰。此地將受災。官街大樹自枯。事將逼矣。葉墮之時。事行也。速求尋醫。以脫此禍。王以主公之怒未息。深以爲不可任。但三貢啓事。必有指揮。如其言。數日內。三貢啓乞於關隴。已來尋醫。果使人傳旨相勉。遽以出院。例錢匹段。相遺倍厚於常。王乃入謝。留宴。又遺綵纈錦繡之物。及其家不旬。卽促行北去。滿相於郊外宴餞。臨歧之際。僅二百餘人。五六日至吳山縣。僦居。又十

日至鳳州人言已軍變矣。滿公歸囊中同院皆死於難。王獨免其禍。又其年至長安。開化坊西北角酒肆中。復見任公。問其所舍。再往謁之。失其所在矣。

### 胡氏子

洪州胡氏子。亡其名。胡本家貧。有子五人。其最小者。氣狀殊偉。此子既生。家稍充給。農桑營贍。力漸豐足。鄉里咸異之。其家令此子主船載麥。泝流詣州市。未至間。江岸險絕。牽路不通。截江而渡。船勢抵岸。力不制。沙摧岸崩。穴中得錢數百萬。乃棄麥載錢而歸。由是其家益富。市置僕馬。營飾服裝。咸言此子有福。不欲久居村落。因令來往城市。稍親狎人事。行及中道。所乘之馬。跪地不進。顧謂其僕曰。船所抵處得錢。今馬跪地。亦恐有物。因令左右斲之。得金五百兩。齎之還家。他日復詣城市。因有商胡遇之。知其頭中有珠。使人誘而狎之。飲之以酒。取其珠而去。初額上有肉。隱起如毳子形。失珠之後。其肉遂陷。既還家。親友眷屬咸共嗟訝之。自是此子精神減耗。成疾而卒。其家生計亦漸亡落焉。

### 趙鸞奴

趙鸞奴者。合州后鏡人也。居大雲寺地中。初其母孕數月。產一虎。棄於江中。復孕數月。產一巨鼈。又棄之。又孕數月。產一夜叉。長尺餘。棄之。復孕數月。而產鸞奴。眉目耳鼻口一一皆具。自項已下。其身如斷瓠。亦有肩脾。兩手足各長數寸。無肘臂腕掌。於圓肉上各生六指。纔寸餘。爪甲亦具。其下布兩足。一、二寸。亦皆六指。既產。不忍棄之。及長。只長二尺餘。善入水。能乘舟。性甚狡慧。詞喙辯給。頗好殺戮。以捕魚宰豚爲業。每鬪船。驅雛及歌竹枝詞較勝。必爲首冠。市肆交易。必爲牙保。常髡髮緇衣。民間呼爲趙師。晚歲但禿頭。

白衫而已。或拜跪跳躍倒踣於地。形裸露。人多笑之。或乘驢遠適。只使人持之。橫臥鞍中。若衣囊焉。有二妻一女。衣食豐足。或擊室家。力不可制。乾德初年。僅六十。腰腹數圍。面目如常人無異。其女右手無名指長七八寸。亦異於人。

進士崔生

進士崔生。自關東赴舉。早行潼關外十餘里。夜方五鼓。路無人行。惟一僕一擔一驢而已。忽遇列炬呵殿。旗幟戈甲二百許人。若方鎮者。生映樹自匿。既過。行不三二里。前之導從復迴。乃徐行隨之。有健步押茶器。行甚遲。生因問爲誰。曰。嶽神迎天官崔侍御也。秀才方應舉。何不一謁。以卜身事。生謝以無由自達。健步許偵之。既及廟門。天猶未曙。健步約生伺之於門側。入良久。出曰。白侍御矣。遽引相見。甚喜。遂巡。嶽神至。立語。便邀崔侍御入廟中。陳設帳幄。筵席鼓樂極盛。頃之。張樂飲酒。崔臨赴宴。約敕侍者。祇待於生。供以湯茶所須。情旨敦厚。飲且移時。生倦。徐行周覽。不覺出門。忽見其表丈人。握手話舊。顏色憔悴。衣服縷縷。生曰。丈人久辭人間。何得至此。答曰。僕離人世十五年矣。未有所詣。近作敷水橋神。倦於送迎。而窘於衣食。窮困之狀。迨不可濟。知姪與天官侍御相善。又宗姪之分。必可相薦。故來投誠。若得南山翳神。祇即粗免饑窮。此後遷轉。得居天秩矣。生辭以乍相識。不知果可相薦否。然試爲道之。侍御尋亦罷宴而歸。謂曰。後年方及第。今年不就試。亦可。余少頃公事亦畢。即當歸去。程期甚迫。不可久留。生因以表丈人所求告之。侍御曰。翳神似人間選補。極是清資。敷水橋神卑雜。豈可便得。然試爲言之。嶽神必不相阻。即復詣嶽神迎奉。生潛近伺之。歷聞所託。嶽神果許之。即命出牒補署。俄爾受牒入謝。迎官將吏一二百人。侍從



甚整。生因出賀。鬻神泣曰：非吾姪之力，不可得此位也。後一轉，便入天司矣。今年渭水泛溢，姪莊當飄壞。一道所損，三五百家，已令爲姪護之。五六月必免此禍。更有五百縑相酬，須臾鬻神驅殿而去。侍御亦發。嶽神出送，生獨在廟中。欵如夢覺，出訪僕使，只在店中，一無所覩。於是不復入關，迴止別墅。其夏渭水泛溢，漂損甚多，惟崔生莊獨免。莊前泊一空船，水涸之後，船有絹五百疋，明年果擢第矣。

### 段文昌

唐丞相鄆平公段文昌，負才傲俗，落拓荆楚間。常半酣，鞞屐於江陵大街往來，雨霽泥甚，街側有大宅門，枕流渠，公乘醉於渠上，脫屐濯足，旁若無人。自言我作江陵節度使，必買此宅，聞者皆笑。其後果鎮荆南，遂買此宅。又嘗佐太尉南康王章皋爲成都館驛巡官，忽失意，皋逐之，使攝靈池尉，羸童劣馬，奔迫就縣，去靈池六七里，日已昏黑，路絕行人，忽有兩炬前引，更呼曰：太尉來。既及郭門，兩炬皆滅。先時爲皋奉使入長安，素與劉禹錫深交，禹錫時爲禮部員外，方與日者從容，文昌入謁，日者匿於箔下。既去，日者謂禹錫曰：員外若圖省轉，事勢殊遠，須待十年後，此客入相，方轉本曹正郎耳。是時禹錫失意，連授外官，後十餘年，文昌入相，方除禹錫禮部郎中。

### 李業

李業舉進士，因下第，過陝虢山路，值暴雷雨，投村舍避之。鄰里甚遠，村家只有一小童看舍，業牽驢拴於簷下。左軍李生與行官楊鎮亦投舍中，李有一馬，相與入止舍內，及稍霽，已暮矣。小童曰：阿翁卽欲歸，不喜見賓客，可去矣。業謂曰：此去人家極遠，日勢已晚，固不可前去也。須臾老翁歸，見客欣然，異禮延接，留

止宿。既曉，懇留欲備饌。業媿謝再三。因言曰：孫子云：阿翁不愛賓客。某又疑夜前去不得，甚憂怪及。不意過禮周旋，何以當此。翁曰：某家貧無以待賓，慚於接客，非不好客也。然三人皆節度使，某何敢不祇奉耶。業曰：三人之中，一人行官耳。言之過矣。翁曰：行官領節鉞，在兵馬使之前。秀才節制，在兵馬使之後。然秀才五節鉞，勉自愛也。既數年不第，業從戎幕矣。明年楊鎮爲仇士良開府，擢用累職，至軍使。除涇州節度使。李與鎮同時爲軍使，領邠州節度。業以黨項功，除振武。邠涇凡五鎮旄鉞，一如老翁之言。

僧化

天台僧乾符中自台山之東臨海縣界得洞穴，同志僧相將尋之。初一二十里，徑路低狹，率多泥塗。自外稍平闊，漸有山，山十許里，見市肆居人，與世無異。此僧素習嚙氣，不覺飢渴。其同行之僧飢甚，詣食市肆乞食。人或謂曰：若能忍飢渴，速還無苦。或飡啖此地之食，必難出矣。飢甚固求食焉。食畢，相與行十餘里，路漸隘小，得一穴而出，物淪之。僧立化爲石矣。天台僧出山，逢人問其所管，已在牟平海濱矣。

巴川崔令

合州巴川縣亂後，官舍殘毀，移居塞中，稍可自固。崔某爲令，嘗有健卒盜寨木，令擒送鎮將斬之。卒家先事壁山人，卒死，神乃與令家爲祟，或見形往來，或空中詬罵，擲火毀器，錢帛衣服無故遺失，箱篋鑰閉如初。其中衣服率皆剪碎，求方術禳解，都不能制。令罷官還千里，鬼亦隨之。又日夕飲食，與人無異。一家承事，不敢有怠，費用甚多。吏力將困，忽一旦舉家聞大鳥鼓翼之聲，止於屋。久之，空中大呼，自稱大王曰：汝比有災，值我雍溪兄弟非理，破除汝家活計，損失財物，作諸怪異，計汝必甚畏之。今已遣去矣。汝災盡福。

生。吾自來暫駐。亦將不久。且借天蓬龜子中居。此天蓬樣極好。借上天上傳寫一本。三五日即送來。數日後。置天蓬於舍簷上。自此日夕常在。恆與主人語。令小大誦詩賦作音樂。一一隨聲唱之。所誦文字。或有謬誤。必爲改正。其言多勸人爲善。亦令學氣術修道。或云尋常乘鶴往來天上。初邑中有羣鶴。現神云。數內只有兩隻真鶴。我所騎來。其餘皆常鳥矣。又自云姓張。每日飲食。與人無異。有女名錦繡娘。及妻妾食物。所費亦不少。凡見善人君子。即肯與言。稍強暴之人。即不與語。亦云上天去。忽有醉僧健卒三人來謁之。言詞無度。有所凌毀。因不語。僧去後。徐謂人曰。此僧食狗肉。兇暴無良。不欲共語。人之所行善惡災福。言無不中。至於小名第行。一一皆知。細問之。即以他語爲對。未知是何神也。

### 墉城集仙錄

杜光庭

### 徐仙姑

徐仙姑者。北齊僕射徐之才女也。不知其師。已數百歲。狀貌常如二十四五歲耳。善禁呪之術。獨遊海內名山勝境。無不周徧。多宿巖麓林窟之中。亦寓止僧院。忽爲豪僧十輩。微詞所嘲。姑罵之。羣僧激怒。欲以力制。詞色愈悖。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棄家雲水。不避蛟龍虎狼。豈懼汝鼠輩乎。即解衣而臥。遽徹其燭。僧喜以爲得志。遲明。姑理策出山。諸僧一夕皆僵立尸坐。若被拘縛。口噤不能言。姑去數里。僧乃如故。來往江表。吳人見之。四十餘年。顏色如舊。其行若飛。所至之處。人畏敬若神明矣。無敢戲侮者。咸通初。謂剡縣白鶴觀道士陶黃雲曰。我先君仕北齊。以方術聞名。陰功及物。今亦得道。故我爲福所及。亦延年長生耳。以此推之。卽之才女也。

緜仙姑

緜仙姑長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於魏夫人仙壇精修香火十餘年。子然無侶。壇側多虎。遊者須結隊執兵而入。姑隱其間。曾無怖畏。數年後有一青鳥。形如鳩。紅頂長尾。飛來所居。自語云。我南嶽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獨棲窮林。命我爲伴。他日又言西王母姓緜。乃姑之祖也。聞姑修道勤至。將有真官降而授道。但時未至耳。宜勉於修勵也。每有人遊山。必青鳥先言其姓字。又曰河南緜氏。乃王母修道之故山也。又一日青鳥飛來曰。今夕有暴客。無害。勿以爲怖也。其夕果有十餘僧來毀魏夫人仙壇。乃一大石。方可丈餘。其下空浮。寄他石之上。每一人推之。則搖動。人多則屹然而震。是夕羣僧持火挺刃。將害仙姑。入其室。姑在牀上。而僧不見。僧既出門。卽摧壞仙壇。轟然有聲。山震谷裂。謂已顛墜矣。而終不能動。僧相率奔走。及明有遠村至者云。十僧中九僧爲虎所食。其一不共推。故免。歲餘青鳥語姑遷居他所。因徙居湖南。鳥亦隨之而往。人未嘗會其語。鄭略自承旨學士左遷梧州。師事於姑。姑謂略曰。此後四海多難。人間不可久居。吾將隱九嶽矣。一旦遂去。

薛玄同

薛氏者。河中少尹馮徽妻也。自號玄同。適馮徽二十年。乃言素志。稱疾獨處。焚香誦黃庭經。日二三遍。又十三年。夜有青衣玉女二人降其室。將至。有光如月。照其庭廡。香風颯然。時秋初。殘暑方甚。而清涼虛爽。飄若洞中。二女告曰。紫虛元君主領南方。下校文籍。命諸真大仙於六合之內。名山大川。有志道者。必降而教之。玄同善功。地司累奏。簡在紫虛之府。况聞女子立志。君尤嘉之。卽日將親降於此。如此凡五夕。皆

焚香嚴盛以候元君。咸通十五年七月十四日。元君與侍女羣真二十七人降於其室。玄同拜迎於門。元君憩坐良久。示以黃庭澄神存修之旨。賜九華丹一粒。使八年後吞之。當遣玉女飄車迎汝於嵩嶽矣。言訖散去。玄同自是冥心靜神。往往不食。雖真仙除眚。光景燭空。靈風異香。雲璈鈞樂。奏於其室。馮徽亦不知也。常復毀笑。及黃巢犯闕。馮與玄同寓晉陵。中和元年十月。舟行至瀆口。欲抵別墅。忽見河濱有朱紫官吏及戈甲武士。立而序列。若迎候狀。時所在寇盜。舟人見之。驚愕不進。玄同曰。無懼也。卽移舟及之。官吏皆拜。玄同曰。未也。猶在春中。但去無速也。遂各散去。同舟者莫測之。明年二月。玄同沐浴。餌紫靈所賜之丹。二仙女亦密降其室。十四日。稱疾而卒。有仙鶴三十六隻。翔集庭宇。形質柔緩。狀若生人。額中有白光一點。良久化爲紫氣。沐浴之際。玄髮重生。立長數寸。十五日夜。雲彩滿空。忽爾雷電。棺蓋飛在庭中。失尸所在。空衣而已。異香羣鶴。浹旬不休。時僖宗在蜀。浙西節度使周寶表其事。詔付史官。

神仙感遇傳

杜光庭

釋玄照

釋玄照。修道於嵩山白鶴谷。操行精愨。冠於縑流。常願講法華經千遍。以利於人。旣講於山中。雖沍寒酷熱。山林險邃。而來者恆滿講席焉。時有三叟。眉鬚皓白。容狀瓌異。虔心諦聽。如此累日。玄照異之。忽一旦晨。謁玄照曰。弟子龍也。各有所任。亦頗勞苦。已歷數千百年矣。得聞法力。無以爲報。或長老指使。願效微力。玄照曰。今愆陽經時。國內荒饉。可致甘澤。以救生靈。卽貧道所願也。三叟曰。召雲致雨。固是細事。但雨禁絕重。不奉命擅行。誅責非細。身首爲憂也。試說一計。庶幾可矣。長老能行之乎。玄照曰。願聞其說。三叟

曰。少室山孫思邈處士。道高德重。必能脫弟子之禍。則兩可立致矣。玄照曰。貧道知孫處士之在山也。而不知其所行。又何若此邪。三叟曰。孫公之仁。不可診度。著千金翼方。惠利濟於萬代。名已籍於帝宮。誠爲貴真也。如一言救庇。當保無恙。但長老先與之約。如其許諾。即便奉依。卽以拯護之方。授於玄照。玄照詣思邈所居。懇誠祇謁。情禮甚謹。坐定久之。乃曰。處士以賢哲之度。濟拔爲心。今者亢陽。寸苗不植。嗷嗷百姓。焦枯若此。仁哲之用。固在於今。幸一開恩。以救危歎。思邈曰。僕之無堪。遁棄山野。以何功力。濟於人也。苟有可施。固無所慙。玄照曰。貧道昨遇三龍。令其致雨。皆云不奉上帝之命。擅行雨者。誅罪非輕。唯處士德尊功大。救之則免。特布腹心。仰希裁度。思邈曰。但可施設。僕無所惜。玄照曰。旣雨之後。三龍避罪。投處士後。沼中以隱。當有異人捕之。處士喻而遣之。必得釋罪矣。思邈許之。玄照歸。見三叟於道左。玄照以思邈之旨示之。三叟約一日一夜。千里雨足。於是如期。汛灑澤甚廣。被翌日。玄照來謁思邈。對語之際。有一人骨狀殊異。徑往後沼之畔。啗啞叱咤。斯須水結爲冰。俄有三獺。二蒼一白。自池而出。此人以赤索繫之。將欲挈去。思邈召而謂曰。三物之罪。死無以贖。然昨者擅命。是鄙夫之意也。幸望脫之。兼以此誠上達。恕其重責也。此人受教。登時便解而釋之。攜索而去。有頃。三叟致謝思邈。願有所酬。孫曰。吾山谷之中。無所用者。不須爲報。回詣玄照。願陳力致效。玄照曰。山中一食一衲。此外無闕。不須酬也。三叟再爲請。玄照因言前山當路。不便往來。卻之可否。三叟曰。固是小事耳。但勿以風雷爲責。卽可爲之。是夕雷震。震擊及曉。開霽。寺前豁然數里如掌。三叟復來告謝而去。思邈至道不求其報。尤爲奇特矣。

楊大夫者，宦官也。亡其名。年十八歲，爲冥官所攝，無疾而死。經日而蘇，云：「既到陰冥間，有麻署官屬，與世無異。陰官以案牘示之，見名字歷歷然。云：『年壽十八歲而已。』楊亦無言請託。旁有一人爲其請乞，願許再生。詞意極切，久之而冥官許，卽令卻還。其人亦送楊數百步，將別。楊媿謝之，不知卽今在生之恩，何以爲報。問其所欲，其人曰：『或遺鳴砂弓，卽相報也。』因以大銅錢一百餘與楊，俄然而覺，平復無苦。自是求訪鳴砂弓，亦莫能致。或作小宮闕屋宇，焚而報之。如是者數矣。楊頗留心鑑鼎志，在丹石，能製返魂丹，有疾疫暴病死者，研丹一粒，拗開其口，灌之，卽活。嘗救數人，有闕官夏候，得楊丹五粒，戒云：『有急卽吞一丸。』夏候一旦得疾，狀甚危篤，取一粒以服之。既而爲冥官追去，責問之。次白云：『某曾服楊大夫丹一粒耳。』冥官卽遣還。夏候得丹之效，既蘇，盡服四丸，歲餘，又見黃衣者追捕之，云：『非是冥曹，乃太山追之耳。』夏候隨去，至高山之下，有宮闕焉。及其門，見二道士，問其平生所履。一一對答。徐啓曰：『某曾服楊大夫丹五粒矣。』道士卻令卽迴。夏候拜謝曰：『某是得神丹之力，延續年命，願改名延可乎？』道士許之。復活，因改名延矣。楊自審丹之靈效，常以救人。其子暄，因自畿邑歸京，未明行二十餘里，歇於大莊之上，忽聞莊中有驚誼哭泣之聲，問其故。主人之子暴卒，暄解衣帶中取丹一粒，合研而灌之。良久亦活。楊物產贍足，早解所任，縱意閒放。唯以金石爲務，未嘗有疾。年九十七而終。晚年遇人攜一弓，問其名，云：『鳴砂弓也。』於角面之內中有走砂。楊買而焚之，以報見救之者。其返魂丹方云：『是救者授之，自密修製，故無能得其術者。』

### 郭子儀

郭子儀，華州人也。初從軍沙塞間，因入京，催軍食，迴至銀州，十數里日暮，忽風砂陡暗，行李不得，遂入道。

榜空屋中。籍地將宿。既夜。忽見左右皆有赤光。仰視空中。見輶輜車繡屋中。有一美女。坐牀垂足。自天而下。俯視子儀。拜祝云。今七月七日。必是織女降臨。願賜長壽富貴。女笑曰。大富貴亦壽考。言訖。冉冉昇天。猶正視子儀。良久而隱。子儀後立功貴盛。威望烜赫。大歷初。鎮河中。疾甚。三軍憂懼。子儀請御醫及幕賓王延昌。孫宿。趙惠。伯嚴。郢等曰。吾此疾。自知未到衰殞。因話所遇之事。衆稱賀忻悅。其後拜太尉。尙書令。尙父。年九十而薨。

維楊十友

維楊十友者。皆家產麤豐。守分知足。不干祿位。不貪貨財。慕玄知道者也。相約爲友。若兄弟焉。時海內大安。民人胥悅。遽以酒食爲娛。自樂其志。始於一家。周於十室。率以爲常。忽有一老叟。衣服滓弊。氣貌羸弱。似貧窶不足之士也。亦著麻衣。領十人來。以造其會。衆旣適情。亦皆憫之。不加斥逐。醉飽自去。莫知所之。一旦言於衆曰。余力困之士也。幸衆人許陪坐末。不以爲責。今十人置宴。皆得預之。席旣周畢。亦願力爲一會。以答厚恩。約以他日。願得同往。至期。十友如其言。相率以待。凌晨。貧叟果至。相引徐步詣東塘郊外。不覺爲遠。草莽中。茆屋兩三間。傾側欲摧。引入其下。有丐者數輩。在焉。皆是蓬髮鶉衣。形狀穢陋。叟至。丐者相顧而起。牆立以俟。其命。叟令掃除舍下。陳列。遷蔭。布以菅席。相邀環坐。日旣旰矣。咸有饑色。久之。各以醢鹽竹筍。置於客前。逡巡。數輩共舉一巨板如案。長四五尺。設於席中。以油靶幕之。十友相顧。謂必濟饑。甚以爲喜。旣撒油靶。氣燻燻然。尙未可辨。久而視之。乃是蒸一童兒。可十數歲。已糜爛矣。耳目手足。半已墮落。叟揖讓勸勉。使衆就食。衆深嫌之。多託以飢飽。亦有忿志。逃去。都無肯食者。叟縱意滄啖。似有盈



味食之不盡。卽命諸丐擊去。令盡食之。因謂諸人曰。此所食者。千歲人參也。頗甚難求。不可一遇。吾得此物。感諸公延遇之恩。聊欲相報。且食之者。白日昇天。身爲上仙。衆旣不食。其命也夫。衆驚異。悔謝未及。叟促問諸丐。令食訖卽來。俄而丐者化爲青童玉女。幡蓋導從。與叟一時昇天。十友刳心追求。更莫能見。

### 二十七仙

唐開元中。玄宗皇帝。晝景宴居。昏然思寐。夢二十七仙人云。我等二十八宿也。一人寓直在天不下。我等寄羅底間三年矣。與陛下鎮護國界。不令戎虜侵邊。衆仙每易形混迹遊處耳。旣寤。勅天下山川郡縣。有羅底字處。訪之。竟不能得。他夕又夢云。有音樂處是也。下詔訪焉。於寧州東南五里。有地名羅川。川上有縣。縣以川名。有羅州山。相傳有洞穴。而巒蒼不通。樵牧者聞音樂之聲。詔使尋之。久而不見。忽有白兔出於林中。逕入崖下。尋所入而得嵌竇焉。石室寬博。中有石像二十七真。得之以進。乃於內殿設位。晨夕焚香。躬自瞻謁。命夾紵工作二十七像。送於本洞。於其處置通聖觀。改縣爲真寧。以旌之。賜寶香及爐。爐今猶在。鄉里之人。言昔年有底老者。不知所來。龐眉皓髮。異於他叟。或出或處。鄉俗咸敬之。於山下賣酒。常有異人來飲。或藥童樵父。來往其家。一日衆異人謂底老曰。加其醞。更一飲。不復來矣。如其言。加釀以待焉。釀熟。羣仙果至。飲酣。居下者一人。與坐云。我請刻衆仙之形。以留於世。乃取石二十七片。刻成二十七人。俄頃之間。備得衆仙真容。置於洞中。依飲時列坐。皆志仙之名。氏於其背。安訖而散去。底老亦不復知所之。時人咸謂仙舉也。底老者。疑其氏宿耳。後著作郎東門誥。爲贊序以紀之。

### 眞白先生

眞白先生陶君諱弘景字通明。吳荊州牧濬七世孫。丹陽人也。母初娠。夢青龍出懷。并二天人降。手執香爐。覺語左右。言當孕男子。非凡人多恐。無後。及生。標異。幼而聰識。長而博達。因讀神仙傳。有乘雲馭龍之志。年十七。與江駿楮炫劉俊爲宋朝昇明四友。仕齊。歷諸王侍讀。年二十餘。稍服食。後就興世觀主孫先生。咨稟經法。精行道要。殆通幽洞。微傳奉朝請。乃拜表解職。答詔優歎。賜與甚厚。公卿祖之。於征虜亭。供帳甚盛。咸云宋齊已來。未有斯事。遂入茅山。又得楊許眞書。遂登巖告靜。自稱華陽隱居。書疏亦以此代姓名。至明年。時議欲迎往蔣山。懇辭得止。然勅命餉賚。恆爲繁極。乃造三層樓。棲止。身居其上。弟子居中。接賓於下。令一小豎傳度而已。潛光隱耀。內修秘密。深誠所詣。遠屬靈人。可謂感而遂通矣。身長七尺八寸。爲性圓通謙謹。心如明鏡。遇物便了。深慕張良之爲人。率性輕虛。飄飄然頗有雲間興。其所通者。皆得於心。非傍識所能及。長於詮正。謬僞地理曆算。文不空發。成卽爲體。造渾天儀。轉之與天相會。其撰眞誥。隱訣。注老子等書。二百餘卷。至永平三年。深藏向晦。及梁武帝革命。議國號未定。先生乃引諸識記。定梁應運之符。又擇郊禪日。靈驗昭著。勅使入山。宣旨酬謝。帝旣早與之交遊。自此後。動靜必報。先生旣得祕旨妙訣。以爲神丹可成。恆苦無藥。帝給之。及手勅咨迓。先生因畫二牛。一散放於水間。一著金籠。一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效曳尾龜。豈可致邪。其時每有大事。無不已。前陳奏。時人謂之山中宰相。以大同初。獻二刀。一名善勝。一名成勝。爲佳寶。梁武初未知道教。先生漸悟之。後詣張天師道裕。建立玄壇三百所。皆先生之資也。梁武帝金樓子云。予於隱士重陶眞白。士大夫重周弘正。其於義理。精傳無窮。亦一時名士也。先生嘗作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譚空。不信昭陽殿。化作單于宮。其時人皆談。

空理不習武事。侯景之難，亦如所言。先生以大同二年丙辰歲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告化。時年八十一。顏色不變，屈伸如常。室中香氣積日不散。以其月十四日窆於雷平山。同軒轅之葬衣冠如子喬之藏。劍鳥比於茲日可得符焉。詔追贈中散大夫，諡貞白先生。仍勅舍人監護，馬樞得道傳云：受蓬萊都水監弟子數百人。有先得道者，唯王遠知、陸逸、冲桓、清遠、嗣先生之德焉。唐天寶元年，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子保梁郡陵王蕭綸爲碑銘焉。

### 桓闔

桓闔者，不知何許人也。事華陽陶先生爲執役之士，辛勤十餘年，性常謹默沉靜，奉役之外，無所營爲。一旦有二青童白鶴自空而下，集隱居庭中。隱居欣然臨軒接之，青童曰：太上命求桓先生耳。隱居默然心計，門人無姓桓者，命求之，乃執役桓君耳。問其所修何道而致此，桓君曰：修默朝之道，積年親朝，天帝九年矣。乃有今日之召，將昇天。陶君欲師之，桓固執謙卑，不獲請。陶君曰：某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得非有過而淹延在世乎？願爲訪之。他日相告。於是桓君服天衣，駕白鶴，昇天而去。三日，密降陶君之室，言曰：君之陰功著矣，所修本草，以蠹蟲水蛭輩爲藥，功雖及人，而害於物命。以此一紀之後，常解形去世，署蓬萊都水監耳。言訖乃去。陶君復以草木之藥可代物命者，著別行本草三卷，以贖其過焉。後果解形得道。

### 文廣通

文廣通者，辰溪縣滕村人也。縣屬辰州，沂州一百里北岸，次有滕村。廣通居焉。本漢辰陵縣。武陵記云：廣通以宋元嘉二十六年，見有野豬食其稼，因舉弩射中之，流血而走，尋血蹤越十餘里，入一穴中，行三百

許步豁然明曉。忽見數百家居止。莫測其由來。視所射猪。已歸村人圈中。俄有一叟出門云。汝非射吾猪者乎。文曰。猪來犯僕。非僕犯猪。翁曰。牽牛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奪之牛者。罪又重矣。文因稽首謝過。翁云。過而知改。是無過矣。此猪前緣。應有其報。君無謝焉。翁呼文通至廳上。見十數書生。皆冠章甫之冠。服縫掖之衣。有博士獨一榻。而南談老子。又見西齋有十人相對彈一絃琴。而五聲自韻。有童子酌酒呼令設客。文飲半酣。四體怡然。因爾辭退。觀其墟陌人事。不異外間。覺其情虛獨遠。自是勝地。徊徘徊住。翁乃遣小兒送之。令堅關門。勿復令外人來也。文與小兒行。問其始末。答曰。彼諸賢避夏桀難來。此因學道得仙。獨榻座談老子者。昔河上公也。僕漢時山陽王輔嗣。至此請問老子滯義。僕自掃門已來。於茲十紀。始蒙召進。得預門人。猶未深受要訣。只令守門。至洞口分別慇懃。自言相見未期。文通自所入處。見所用弩。皆已朽斷。初謂少頃。已十二年矣。文通家已成喪。迄聞其歸。乃舉村驚疑。明日與村人尋其穴口。唯見巨石塞之。燒鑿不可爲攻焉。

章弁

章弁。字景照。開元中舉進士。下第遊蜀。時將春暮。勝景尙多。與其友尋花訪異。日爲遊宴。忽一旦有請者。曰。郡南十里許。有鄭氏林亭。花卉方茂。有出塵之勝。願偕遊焉。弁喜。遂與俱。果南十里。得鄭氏亭焉。端室巍巍。橫然四峙。山門花闌。曲徑烟蟲。眙而望之。不暇他視。真塵外景也。俄而延弁升巨亭之上。迴廊環構。飾以珠玉。殆非人世所有。卽引見仙子十數。左右侍衛。華裾靚粧。亦非常世所覩。中有一人與弁語。弁遍拜且詰之。美人曰。聞吾子西遊蜀都。歷訪佳景。春煦將盡。花卉芳妍。願聊奉一醉。無以延款爲疑也。旣坐。

卽張樂飲酒。其陳設餽膳。奇味珍果。旣非世之所嘗。金石絲竹。雅音清唱。又非世之所聞。弇乘間問曰。某自上國歷二京。至於帝宅尊嚴。侯家繁盛。莫不見之。今之所覩。固不可僭矣。然女郎何爲若此之貴耶。美人曰。余非人間人。此蓋玉清仙府也。適欲奉召。假以鄭氏之亭耳。余有新曲。名曰紫雲。今天子奉尙神仙之道。余以此樂授於吾子。而貢於聖唐之君。以此相託可乎。弇曰。某一儒生耳。在長安中。區區於九陌。以干一名。望天子門不可見。又非知音者。若將貢新曲。固不可爲也。美人曰。君旣不能。余當寓夢而授於天子。然子已至此。亦道分使然。願以三寶爲贈。子其售之。可畢世之富也。飲畢。命侍者出一杯。謂之碧瑤盃。光瑩洞徹。又出一枕。謂之紅蕤枕。似玉而粟。其文微紅。而光彩瑩朗。又出一紫玉函。似布。光彩甚於玉。俱授於弇。拜之謝之。卽別去。行未及一里。迴顧失向。亭臺但荒榛而已。遂挈寶入長安。明年復下第。東遊廣陵。胡商詣弇。以訪其寶。出而示之。胡人拜而言曰。此玉清真人之寶。千萬年人無見者。信天下之奇貨矣。以數十萬金易而求之。弇以大富。因築室江都。竟不求聞達。亦不知所終焉。後數年。玄宗夢神仙十餘人。持樂器集於庭。奏曲以授。請爲中原正始之音。曲名紫雲。旣晨興。卽以玉笛吹而習之。傳於樂府。此乃符弇之所遇。欲使弇上奏之曲也。

### 韓滉

唐宰相韓滉。廉問浙西。頗強悍自負。常有不軌之志。一旦有商客李順。泊船於京口堰下。夜深釘斷。漂船不知所止。及明泊一山下。風波稍定。上岸尋求。微有鳥徑。行五六里。見一人烏巾岸幘。古服與常有異。相引登山。詣一宮闕。臺閣華麗。迨非人間。入門數重。庭除甚廣。望殿遙拜。有人自簾中出。語之曰。欲寓金陵。

韓公一書無訝相勞也。則出書一函拜而受之。贊者引出門。送至舟所。因問贊者曰。此爲何處也。恐韓公詰問。又是何人致書。答曰。此東海廣桑山也。是魯國宣父仲尼得道爲真官。理於此山。韓公卽仲由也。性彊自恃。夫子恐其掇刑網。致書以諭之。言訖別去。李順卻還舟中。有一使者戒舟中人曰。安坐勿驚懼。不得顧船外。逡巡則達舊所。若違此戒。必致傾覆。舟中人皆如其言。不敢顧視。舟行如飛。頃之復在京口。堰下。不知所行幾千萬里也。旣而詣衙。投所得之書。韓公發函視之。古文九字。皆科斗之書。了不可識。詰問其由。深以爲異。拘繫李順以爲妖妄。欲加嚴刑。復博訪能篆籀之人數輩。皆不能辨。有一客疣眉古服。自詣賓位。言善識古文。韓公見以書示之。客捧書於頂。再拜賀曰。此孔宣父之書。乃夏禹科斗文也。文曰。告韓。況謹臣節。勿妄動。公異禮加敬。客出門。不知所止。韓慘然默坐良久。了然自憶廣桑之事。以爲非遠。厚禮遣謝李順。自是恭默謙謹。克保終始焉。

張鎬妻

張鎬。南陽人也。少爲業勤苦。隱王房山。未嘗釋卷。山下有酒家。鎬執卷詣之。飲二三盃而歸。一日見美婦人在酒家。揖之與語。命以同飲。欣然無拒色。詞旨明辯。容狀佳麗。旣晚告去。鎬深念之。通夕不寐。未明復往伺之。已在酒家矣。復召與飲。微詞調之。婦人曰。君非常人。願有所託。能終身卽所願也。鎬許諾。與之歸。山居十年。而鎬勤於墳典。意漸疎薄。時或忿恚。歸人曰。君情若此。我不可久住。但得鯉魚脂一斗。合藥卽足矣。鎬未測所用。力求以授之。婦以鯉魚脂投井中。身亦隨下。須臾乘一鯉。自井躍出。凌空欲去。謂鎬曰。吾比待子立功立事。同昇太清。今旣如斯。固子之薄福也。他日守位不終。悔亦何及。鎬拜謝。悔過。於是乘

魚昇天而去。鎬後出山。歷官位至宰輔。爲河南都統。常心念不終之言。每自咎責。後貶辰州司戶。復徵用。薨時年方六十。每話於賓友。終身爲恨矣。

### 薛逢

河東薛逢。咸通中爲綿州刺史。歲餘夢入洞府。殺饌甚多。而不覩人物。亦不敢饗之。乃出門。有人謂曰。此天倉也。及明。話於賓友。或曰。州界有昌明縣。有天倉洞。中自然飲食。往往遊雲水者。得而食之。卽使道士孫靈諷與親吏訪焉。入洞可十許里。猶須執炬。十里外漸明朗。又三五里。豁然與人世無異。崖室極廣。可容千人。其下平整。有石牀羅列。上飲食名品極多。皆若新熟。軟美甘香。靈諷拜而食之。又別開三五所。請以奉薛公爲信。及齋出洞門。形狀宛然。皆化爲石矣。洞中左右。散麵漉麵。堆鹽積鼓。不知紀極。又行一二里。溪水迅急。旣闊且深。隔溪見山川。居第歷歷。然不敢渡而止。近岸砂中有履跡。往來皆二三尺。纔知有人行處。薛公聞之。歎異靈勝。而莫窮其所以也。余按輿地志云。少室山有自然五穀。甘果神芝仙藥。周太子晉學道上仙。有九十年資糧。留於山中。少室在高山西十七里。從東南上四十里。爲下定思。又上十里。爲上定思。十里中有大石門。爲中定思。自中定思西出。至崖頭下。有石室中有水。多白石英。室內有自然經書。自然飲食。與此無異。又天台山東有洞。入十餘里。有居人市肆。多賣飲食。乾符中有遊僧入洞。經歷市中。饑甚。聞食香。買蒸啗之。同行一僧。服氣不食飯。行十餘里。出洞門。已在青州牟平縣。而食僧俄變爲石。以此言之。王烈石髓。張華龍膏。得食之者。亦須累積陰功。天挺仙骨。然可上登仙品。若常人啗之。必化而爲石矣。

費冠卿

費冠卿池州人也。進士擢第。將歸故鄉。別相國鄭公餘慶。公素與秋浦劉令友善。喜費之行。託以寓書焉。手札盈幅。緘以授費。戒之曰。劉令久在名場。所以不登甲乙之選者。以其褊率不拘於時。捨科甲而就卑宦。可善遇之也。費因請公略批行止書末。責其因所慰薦。稍垂青眼。公然之。發函批數行。復緘如初。費至秋浦。先投刺於劉。劉閱刺。委諸案上。略不顧盼。費悚立俟命。久而無報。疑其不可也。卽以相國書授闈者。劉發緘覽畢。慢罵曰。鄭某老漢。用此書何爲。劈而棄之。費愈懼。排闥而入。趨拜於前。劉忽閃然顧之。揖坐。與語。日暮矣。劉促令排店。費曰。日已昏黑。或得逆旅之舍。亦不及矣。乞於廳廡之下。席地一宵。明日徐詣店所。卽自解囊裝。舒氈席於地。劉卽拂衣而入。良久出曰。此非待賓之所。令入閣子中。旣而閉門鎖鑿甚嚴。費莫知所以。據榻而息。是夕月明於門竅中。窺其外。悄然無聲。見劉令自執箕畚。掃除堂之內外。庭廡陞壁。靡不周悉。費異其事。危坐屏息不寐。而伺焉。將及一更。忽有異香之氣。郁烈殊常。非人世所有。良久。劉執版恭立於庭。似有所候。香氣彌甚。卽見雲冠紫衣仙人。長八九尺。數十人擁從而至。劉再拜稽首。此仙人直詣堂中。劉立侍其側。俄有筵席羅列。殺饌奇果。香聞閣下。費聞之。已覺氣清神爽。須臾奏樂飲酒。令劉令布席於地。亦侍飲焉。樂之音調。亦非人間之曲。仙人忽問劉曰。得鄭某信否。對曰。得信甚安。頃之又問得鄭某書否。對曰。費冠卿先輩自長安來。得書笑曰。費冠卿且喜及第也。今在此邪。對曰。在。仙人曰。吾未合與之相見。且與一杯酒。但向道早修行。卽得相見矣。卽命劉酌酒一杯。送閣子中。費窺見。劉自呷酒半盃。卽以階上盆中水投杯中。疑而未飲。仙人忽下階。與徒從乘雲而去。劉拜辭嗚咽。仙人戒曰。爾見



鄭某。但令修行。卽當相見也。旣去。劉郎詣閣中。見酒猶在。驚曰。此酒萬劫不可一遇。何不飲也。引而飲之。費方爭得一兩呷。劉卽與冠卿爲修道之友。卜居九華山。以左拾遺徵。竟不起。鄭相國尋亦去世。劉費頗祕其事。不知所降是何真仙也。

### 李筌

李筌號達觀子。居少室山。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博探方術。至嵩山虎口巖。得黃帝陰符經本。絹素書。朱漆軸。緘以玉匣。題云。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謙之藏諸名山。用傳同好。其本糜爛。筌抄讀數千遍。竟不曉其義理。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鬢髻當頂。餘髮半垂。敝衣扶杖。神狀甚異。路傍見遺火燒樹。因自語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筌驚而問之曰。此黃帝陰符上文。母何得而言之。母曰。吾授此符已三元六周甲子矣。少年從何而得之。筌稽首載拜。具告所得。母曰。少年額骨貫於生門。命輪齊於日角。血脈未滅。心影不偏。性賢而好法。神勇而樂至真。是吾弟子也。然四十五當有大厄。因出丹書符一通。貫於杖端。令筌跪而吞之。曰。天地相保。於是坐於石上。與筌說陰符之義。曰。此符凡三百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術。一百言演法。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皆內出心機。外合人事。觀其精微。黃庭內景。不足以爲玄。鑿其至要。經傳子史。不足以爲文。孫吳韓白。不足以爲奇。非有道之士。不可使聞之。故至人用之。得其道。君子用之。得其術。常人用之。得其殃。職分不同也。如傳同好。必清齋而授之。有本者爲師。受書者爲弟子。不得以富貴爲重。貧賤爲輕。違者奪紀。二十本命日誦七遍。益心機。加年壽。每年七月七日寫一本。藏名山洞中。得加算久之。母曰。已晡時矣。吾有麥飯相與爲食。袖中

出一瓠。令筌谷中取水。水既滿矣。瓠忽重百餘斤。力不能制。而沉泉中。及還。已失老母。但留麥飯數升於石上而已。筌有將略。作太白陰符十卷。有相業。著中台志十卷。時爲李林甫所排。位不顯。竟入名山訪道。不知所終。

盧鈞

唐相國盧公鈞。進士射策。爲尙書郎。以疾出爲均州刺史。到郡。疾稍加。羸瘠不耐見人。常於郡後山齋。養性獨處。左右接待。亦皆遠去。非公呼召。莫敢前也。忽一人衣飾敵故。踰垣而入。云姓王。問其所自。云山中來。公笑而謂之曰。卽王山人也。此來何以相教。王曰。公之貴位極人臣。而壽不永。災運方深。由是有沉綿之疾。故相救耳。山齋無水。公欲召人取湯茶之屬。王止之。以腰巾蘸於井中。解丹一粒。捩腰巾之水以咽。丹與之約曰。此後五日。疾當愈矣。康愈倍常。後三年。當有大厄。勤立陰功。救人憫物。爲意此時。當再相遇。在夏之初也。自是盧公疾愈。旬日平復。明年解印還京。署鹽鐵判官。夏四月。於務本東門道左。忽見山人。尋至盧宅。喜而言曰。君今年第二限終。爲災極重也。以君爲郡。去年雪冤獄。活三人之命。災已息矣。今此月內三五日。小不康而已。固無憂也。翌日。山人使二僕持錢十千。於狗脊坡。分施貧病而已。自此復去。云二十三年五月五日午時。可令一道士於萬山頂相候。此時君節制漢土。當有月華相授。勿愆期也。自是公揚歷清切。便蕃貴盛。後出鎮漢南之明年。已二十三年矣。及期。命道士牛知微。五日午時登萬山之頂。山人在焉。以金丹二使知微吞之。謂曰。子有道氣。而寡陰功。未契道品。更宜勤修也。以金丹十粒。令授於公。曰。當享上壽。無忘修鍊。世限既畢。佇爲蓬宮耳。與知微揖別。忽不復見。其後知微年八十餘。狀貌常如

三十許。盧公年九十。耳目聰明。氣力不衰。既終之後。異香盈室矣。

### 阮基

阮基者。河內人也。以周武帝建德七年。因射熊入王屋山東北。見一道士坐松樹下。神狀奇異。基遂捨弓矢。稽首起居已。師命基曰。可暫往觀中眺望。巖間忽有一童子。引基到觀門。臺殿嚴麗。皆飾以金玉。土地清淨。皆紺碧琉璃。行樹端直。綠葉朱實。清風時起。鏘然有聲。基於門下觀覽。心神惶怖。載拜請退。卽至師所。師笑曰。汝不敢進邪。基曰。凡夫肉人。不識大道。忽於今日。得覩天堂。情誠喜悅。不能自勝。願師弘慈。濟基沈溺。師曰。汝積罪人也。先身微緣。今得遇我。汝命將盡。其奈之何。基聞不勝惶悚。叩頭千百。求乞生津。師遂令基捨惡從善。誓棄弓矢。乃授基智惠上品十戒。兼爲設蔬食。食訖令去。基載拜奉辭。師曰。汝命絕之時。吾將度汝。其年冬。基得暴病而卒。唯左手一指尙煖。家人不卽葬之。三日而活。久能言。言云。初見黃衣使者二人。執文書引基去。忽至一處。狀如臺府。至屏門。使者引入。見大廳上有官人。隱隱階前。小吏數十人。皆執簿書。或青或黑。有一吏執黑簿。謂基曰。汝積罪深厚。應入地獄。基聞倉卒惶怖。莫知何言。良久思之。忽憶聖師心中作念初別之時。言臨命絕時。必來度汝。今日危困。幸垂救濟。須臾。天西北瑞雲忽起。雲車冉冉。自空而下。直至階前。去地丈餘而止。乃見聖師在車中坐。冥官見之。皆稽首作禮。聖師曰。我有弟子在此。故來度之。乃取經一卷付基。基載拜跪受。題云。太上救苦經。令基讀之一遍。冥官皆稽首受命。聽訖。謂基曰。可去勿住。此深勤精進。後更與汝相見。言訖。失師所在。唯覺香氣氤氳。久之。乃見一黃衣使者。引基至家。唯聞家號泣之聲。基乃還活。凝坐良久。追憶夢中經。不遺一字。乃慎持念。遂抄錄傳於世。復

辭親友入王屋山莫知所在。

于濤

于濤者唐宰相琮之姪也。琮南遷。途經平望驛。維舟方食。有一叟自門而進。直抵廳側小閣子。以詣濤焉。叟之來也。驛吏疑從相國而行。不之問。相國疑是驛中人。又不之詰。既及濤所憩。濤問叟何人也。對曰。曹老兒。問其所來。對曰。郎君極有好官職。此行不用憂。濤方將遠涉。深抱憂慮。聞其言。欣然迎待。揖之。卽席。濤與表弟前祕書省薛校書俱。與之語。問其所能。云。老叟無解。但見郎君此後官職高顯。不可一一敍之。請濡毫執筆。隨語記錄之也。如是。濤隨叟所授數章。詞多隱密。迨若謠讖。亦敍相國牽復之事。因問薛校書如何。叟曰。千里之外。遇西則止。其有官職。雖非真刺史。亦作假郡守。濤又問某京中宅內事。可以知否。叟俛首良久。曰。京宅甚安。今日堂前有某夫人某尼。賓客名字。一一強識。某廊下有小童某。牽一銅龜子。馳戲。濤亦審其諦實。皆書於編上。荏苒所載。已是數幅。相顧笑語。卽將昏瞑。濤因指薛芸香姬者。謂叟曰。此人如何。對曰。極好。三千里外。亦得好官。濤初隨語書事。心志銳信。及聞此姬。亦有好官。訝其疎誕。意亦中怠矣。時濤表弟杜孺休給事。刺湖州。寄箸下酒一壺。可五斗。因問叟頗好酒否。叟忻然爲請。卽以銀盃授之。令自酌飲。頃之酒盡。已昏晦矣。遂以銀盃枕首而睡。時蚊蚋盛。無有近叟者。及旦。叟唯銀盃在焉。方驚。問訪求。莫知所止。人或云。此卽曹休博士也。曹休魏之宗室。仕晉爲史官。齊梁間。或處朝列。得神仙之道。多遊江湖間。往來賈販。常拯救人。以陰功及物。人多有見之。受其遺者。濤自後授泗州防禦使。歙州刺史。佐淮南吳王楊公行密。爲副使。相國尋亦北歸。薛校書佐江西賓幕。知袁州軍務。值用事之際。挈家

之閩。至一小邑。姬者俄以疾終。山中無求闕器之所。托一村翁。輟其壽棺而瘞。斯棺裝漆金彩。頗甚珍華。既瘞之後。方驗得好棺之言。及京宅。是日賓客小童。牽銅龜遊戲之事。無不驗者。

釣磯立談

史某

韓熙載

昌黎韓熙載。字叔言。慷慨有才學。嘗著書號格言。傳於世家。故富豪頗好侈怵。不爲烈祖所禮。元宗愛其詞章。且東宮舊僚也。故驟見任用。在朝挺挺諒直。不爲權勢所喜。至諶以縱酒黜爲和州司馬。其實熙載酒量涓滴而已。久之復入綸掖。誥令典雅。有元和風采。江表碑碣大手筆。咸出其手。初熙載自以羈旅。被遇。思展布支體。以報人主。內念報國之意。莫急於人材。於是大開門館。延納雋彥。凡占一伎一能之士。無不加意收采。唯恐不及。雖久病疲。亦不廢接對。至誠獎進。後輩乃其天性。每得一文筆。手自繕寫。展轉愛玩。至其紙生毛。猶不忍遽捨。後房蓄聲伎。皆天下妙絕。彈絲吹竹。清歌豔舞之觀。所以娛侑賓客者。皆曲臻其極。是以一時豪傑。如蕭儼。江文蔚。常夢錫。馮延巳。馮延魯。徐鉉。徐鍇。潘佑。舒雅。張洎之徒。舉集其門。熙載又長於劇談。與相反覆。論難多深切。當世之務。故熙載每有表疏論列。聞聽翕然。以爲當愜。後主卽位。適會朱元反叛。頗有疑此客之意。唯待熙載不衰。又熙載曾將命大朝。留不得遣。有詩題館中曰。我本江北人。去作江南客。還至江北時。舉目無相識。清風吹我寒。明月爲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時宰見而憫之。爲白天子遣還。以此之故。嫌疑不及。然熙載內亦不自安。因彌事荒讖。殆於廢日。俸祿之數。不得充其用。及身沒之日。後主痛惜曰。天奪吾良臣何速也。遂不爰立。顧左右曰。今將贈熙載以平章事。

前代嘗有此例否。或對曰：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卽其例也。後主卽日出手書詔，贈以平章事，追諡曰文靖，葬於梅嶺岡，謝安墓側。江南人臣恩禮，少有其比。

唐闕史

高彥休

李處士

李文公，自文昌宮出刺合淝郡。公性褊直方正，未嘗信巫覡之事。郡客李處士者，自云能通神人之言，言事頗中合郡肅敬。如事神明，公下車旬月，乃投刺候謁，禮容甚倨。公謂曰：仲尼大聖也，而云未知生焉，知死子能賢於宣文邪？生曰：不然，獨不見阮生著無鬼論，精辨宏贍，人不能屈。果至見鬼乎？且公骨肉間，且夕當有遺疾，沉困者，苟晏安酖毒，則已，或五常粗備，漬於七情，孰忍視溺而不援哉？公愈怒，立命械繫之。夫人背疽，明日內潰，果噦食昏瞑，頃刻不慘，遍召醫藥，曾無少瘳。愛女十人，旣笄未嫁，環牀呱呱而泣。自歸咎於文公之桎梏，李生也。公以鴛鴦義重，息裔情牽，不得已解縲綬而祈叩之，則曰：第手翰一狀，俟夜當祈之，宜留墨篆同焚，當可脫免。仍誠曰：慎勿箋易鉛槧，他無所須矣。公竟受教，卽自草祝語，潔手書之。公性褊，且疑數紙皆誤，不能爽約，則又再書炬炷，更深疲於毫硯，克意一幅，繕札稍嚴，而官位之中，竟箋一字，旣逾時刻，遂并符以焚。焚畢，呻呼頓減，合室相慶。黎明，李生候謁，公深德之。生曰：禍則見免，猶謂遲遲，誠公無得漏略，何爲復注一字？公曰：無之。生曰：祝詞在斯，因探懷以出示，則昨夕所燼之文也。公驚愕，慚報，避席而拜，酬之厚幣，竟無所取。旬日告別，不知所往，疾亦漸間。

俳優人

唐咸通中。俳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輩流。雖不能託誼諷諭。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論畢。次乃倡優爲戲。可及褒衣博帶。攝齊以昇座。自稱三教論衡。偶坐者問曰。旣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敷座而坐。或非婦人。何煩夫坐。然後兒坐也。上爲之啓齒。又問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諭。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儻非爲婦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悅。又問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向非婦人。待嫁奚爲。上意極歡。寵錫頗厚。

### 韋琛

昭義從事韋琛。幼年時尙在學院。冬節夜捧書以歸。及寢堂。絕無人。獨廚中有篝火烹油之所。因窺之。則鑊長數尺。而久復低。如是者三四。琛大恐。奔出於門。方見其家悉於外。寢營享奠之具。琛神色慘慄。且告之。故家人咸叱之。以爲稚子妄語也。俄頃廚中有主庖。青衣就鑊作食。仍暎小兒於懷抱間。兒躡身索哺。因誤墜鑊中。沸油湧溢。青衣大叫。火已及屋。長幼奔救。或沃以水。焰則轉熾。蓋膏水相激也。乃雜擲嬰盎茵毯之類。久之方滅。火滅兒已焦矣。闔室驚怖。爲之罷節。青衣亦以此發悸而死。

### 楊敬之

楊敬之之子。任江西觀察使。載江西應舉時。敬之年長。天性尤切。時已秋暮。忽夢新榜四十進士。歷歷可數。寓目及半。其子在焉。其鄰則姓濮陽。而名不可別。旣寤大喜。訪於詞場。則云有濮陽愿者。爲文甚高。且有聲譽。時搜訪草澤。方急。雅在選中。遂尋其居。則曰。閩人。未至京國。楊公誠其子。令聽之。俟其到京。與之

往來以應斯夢。一日楊公祖客灞上。客未至間。休於逆旅。有自遠來者。試命詢之。乃貢士也。偵所自。曰自閩。問其姓。曰濮陽。審其名。曰愿。楊公曰。吁。斯天啓也。安有既夢於彼。復遇於此哉。遂命相見。濮陽遂巡。不得讓。執所業以進。始閱其人。眉宇清朗。次與之語。詞氣安詳。終閱其文。體理精奧。問其所抵。則曰。今將僦居。楊公令盡驅所行。置於庠序。命其子與之朝夕同處。是後大稱濮陽。藝學於公卿間。人情翕然。昇第必矣。試期有日。而生一夕暴卒。楊公惋惜。嗟駭。搜囊甚貧。鄉路且遠。方爲營辦。歸骨閩間。仍謂其子曰。我夢無徵。汝之一名。亦不可保。明年其子及第。而同年無濮陽者。夏首將闕。送於吏部。時宰相有言。前輩重族望。輕官職。竹林七賢曰。陳留阮籍。沛國劉伶。河間向秀。得以言高士矣。是歲慈恩寺題名。咸以族望題畢。楊閑步塔下。仰視之。曰。弘農楊載。濮陽吳當。恍然如夢中所覩。

路羣盧弘正

中書舍人路羣與給事中盧弘正。性相異而相善。路清瘦古淡。未嘗言市朝。盧魁梧富貴。未嘗言山水。路日謀高臥。有制草則就宅視之。盧未嘗請告。有客族則就省謁之。雖所好不同。而相親至。一日都下大雪。路在假。盧將晏入。道過新昌第。路方於南垣茅亭。肆目山雪。鹿巾鶴氅。篝火命觴。以賞嘉致。聞盧至。大喜。曰。適我願兮。亟命迎入。盧金紫華煥。意氣軒昂。路道服而坐。情趣孤潔。路曰。盧六。盧六。曾莫願我。何也。盧曰。月限向滿。家食相仍。日詣相庭。以圖外任。路色慘曰。駕肩權門。何至於是。且有定分。徒勞爾形。家釀稍醇。能一醉否。盧曰。省有急事。俟吾決之路。又呼侍兒曰。盧六。欲去。持早來藥糜。分二器。我與盧六同食。盧振聲曰。不可。路曰。何也。盧曰。今日犯冷。且欲遐征。家僕已食炮炙矣。時人聞之。以爲路之高雅。盧之俊邁。



各盡其性。

韋氏子

京兆韋氏子舉進士。門閥甚盛。嘗納妓於洛。顏色明秀。尤善音律。韋曾令寫杜工部詩。得本甚舛。妓隨筆改正。文理曉然。是以韋頗惑之。年二十一而卒。韋悼痛之。甚爲羸瘠。棄事而寐。意其夢見。一日家僮有言。嵩山任處士者。得返魂之術。韋召而求其術。任命擇日齋戒。除一室。舒幃於室。焚香。仍須一經身衣。以導其魂。韋搜衣笥。盡施僧矣。惟餘一金縷裙。任曰。事濟矣。是夕。絕人屏事。且以暱近悲泣爲誡。燃蠟炬於香前。曰。覩燭燃寸。卽復去矣。韋潔服斂息。一稟其誨。是夜萬籟俱止。河漢澄明。任忽長歎。持裙而幃。而招如。是者三。忽聞吁歎之聲。俄頃。嘆幃微出。斜睇而立。幽芳怨態。若不自勝。韋驚起泣。任曰。無庸恐迫。以致倏迴。生忍淚揖之。無異平生。或與之言。頷首而已。逾刻。燭盡及期。歛欲逼之。紛然而滅。生乃捧幃長慟。旣絕而蘇。任生曰。某非獵食者。哀君情切。故來奉救。漚沫槿豔。不必眞懷。韋欲酬之。不顧而別。韋嘗賦詩曰。惆悵金泥簇蝶裙。春來猶見伴行雲。不教布施剛留得。渾似初逢李少君。悼亡甚多。不備錄。韋自此鬱鬱不懌。逾年而歿。

許道敏

許道敏。隨鄉薦之初。獲知於時相。是冬。主文者將蒞事於貢院。謁於相門。相大稱其卓苦藝學。宜在公選。主文受命而去。許潛知其旨。則磨礪以須。屈指試期。大掛人口。俄有張希復員外結婚於丞相。奇章公之門。親迎之夕。辟道敏爲僮。道敏乘其喜氣。縱酒飛章。搖珮高譚。極歡而罷。無何時。相敷奏。不稱旨。移秩他

郡人情恐異。主文不敢第於甲乙。自此晦昧墮坎。不復振舉。繼丁家故。乖二十載。至大中六年。崔璵知舉。方擢於上科。時有同年張讀。一舉成事。年十有九。乃道敏敗於垂成之冬。僮導張希復之子。牛夫人所生也。

### 王居士

有常樂王居士者。老年鶴髮。精彩不衰。常持珠誦佛。施藥里巷。家屬十餘口。豐儉適中。一日遊終南山之靈應臺。臺有觀音殿。基詢其僧。則曰。梁棟欂櫨。悉已具矣。屬山路險峻。輦負上下。大役工徒。非三百緡不可集事。居士許諾。期旬日。齋錫而至。入京。乃託於人曰。有富室危病。醫藥不救者。某能活之。得三百千。則成南山佛屋矣。果有延壽坊。鬻金銀珠玉者。女歲十五。遭病甚危。衆醫拱手不能措。願以其價療之。居士則設盟於牋。期之必效。且曰。滯工役已久。今留神丹。不足多慮。某先馳此錫。付所主僧。冀獲雙濟。鬻金者亦奉釋教。因許之。留丹於小壺中。齋緡而往。涉旬無耗。女則物化。其家始營哀具。居士杖策而迴。乃詬罵。因拘將送於邑。且曰。某苟大妄。安敢復來。請入戶視之。則殭絕久矣。乃命密一室。焚槐柳之潤者。湧煙於其間。人不可邇。中平一榻。藉屍其上。褫藥數粒。雜置於頂鼻中。又以銅器貯溫水。置於心上。則謹戶屏衆。伺之。及曉。煙盡。薰黔其室。居士染指於水曰。尙可救。亟命取乳碎丹數粒。滴於唇吻。俄頃流入口中。喜曰。無憂矣。則以纖纈蒙其鼻。復以溫水置於心。及夜。又執燭以俟。銅壺下漏數刻。鼻纈微噓。又數刻。心水微灑。則以前藥復滴於鼻。須臾。忽噓。黎明。胎息續矣。一家驚異。媿謝王生。生乃更留藥而去。或許再來。竟不復至。後移家他適。不知所從。女適人。育數子而卒。

秦中子

秦川富室少年。有能規利者。藏鏹巨萬。一日逮夜。有投書於其戶者。僕執以進。少年啓封。則蒲紙加蠟。味墨斜輸。爲其先考所遺者。曰。汝之獲利。吾之冥助也。今將有大禍。然吾已請於陰騭矣。汝及朔旦。宜齋躬潔服。出於春明門外。逆旅備縑帛。隨其年三十有五。俟夜分。往灞水橋。步及石岸。見黃衣者。卽置於前。禮祝而退。災當可免。或無所遇。卽挈縑以歸。急理家事。當爲竄計。禍不旋踵矣。少年捧書大恐。合室素服而泣。專誌朔旦。則捨棄他事。彈冠振衣。止於春明門外。矜嚴不寐。恭俟夜分。乃從一僕乘一馬。馳往灞橋。唯恐無所覩。至則果有一物。形質詭怪。蓬頭黃衣。交臂束膝。負柱而坐。俛首以寐。少年驚喜。捧縑於前。祈祝設拜。不敢卻顧。疾驅而回。返轅相慶。以爲幸免矣。獨有僕夫疑其不直。曾未逾旬。復有擲書者。僕夫立擒之。乃鄰宇之導青襟者。啓其緘札。蒲蠟味墨如初詞。曰。汝災甚大。曩之壽帛。禍源未塞。宜更以縑三十五。重置河梁。其家則狀始末。訴於官司。詰問具伏。遂寘於法。時李常侍叢爲萬年令。訟牒數年尙在。

鄭澣

鄭澣以儉素自居。尹河南日。有從父昆弟之孫。自覃懷來謁者。力農自贍。未嘗干謁。拜揖甚野。束帶亦古。澣之子弟僕御。皆笑其疎質。而澣獨憐之。問其所欲。則曰。某爲本邑。以民待之久矣。思得承乏一尉。乃錦游鄉里也。澣然之。而澣之清譽重德。爲時所歸。或書於郡守。猶臂之使指也。鄭孫將去前一日。召甥姪與之會食。有蒸餅。鄭孫去其皮而後食之。澣大嗟怒。謂曰。皮之與中。何以異也。僕嘗病澆態。詛俗驕侈。自奉思得以還淳反樸。敦厚風俗。是猶憐子力田。敝衣必能知艱於稼穡。奈何囂浮甚於五侯。家綺紈乳臭兒。

邪。因引手請所棄者。鄭孫錯愕失據。器而奉之。泔盡食之。遂揖歸賓闈。贈五縑而遣之。

趙和

咸通初。有天水趙和者。任江陰令。以片言折獄著聲。由是累宰劇邑。皆以雪冤獲優考。至於疑似晦偽之事。悉能以情理之。時有楚州淮陰農北莊。俱以豐歲而貨殖焉。其東鄰則拓腴田數百畝。資糧未滿。因以莊券質於西鄰。貸緡百萬。契書顯驗。且言來歲齋本利以贖。至期。果以腴田獲利甚博。備財贖契。先納八百緡。第檢置契書。期明日以殘資換券。所隔信宿。且恃通家。因不徵納緡之籍。明日齋餘糧至。遂爲西鄰不認。且以無保證。又乏簿籍。終爲所拒。東鄰冤訴於縣。縣爲追勘。無以證明。邑宰謂曰。誠疑爾冤。其如官中所賴者券。乏此以證。何術理之。復訴於州。州不能理。東鄰不勝其憤。遠哈江陰之善聽訟者。乃越江而南。訴於趙宰。趙宰謂曰。縣政地卑。且復逾境。何計奉雪。東鄰則冤泣曰。此地不得理。無由自滌也。趙曰。第止吾舍。試爲思之。經宿。召前曰。計就矣。爾果不安否。則又曰。安敢誣。趙曰。誠如是言。當爲寘法。乃召捕賊之幹者數輩。齋牒至淮壩曰。有嘯聚而寇江者。案劾已具。言有同惡相濟者。在某處。居名姓形狀。具以西鄰指之。請楛送至。此。先是鄰州條法。唯持刀截江。無得藏匿。追牒至彼。果擒以還。然自恃無跡。未甚知懼。至。則旅於庭下。趙厲聲謂曰。幸耕織自活。何爲寇江。因則朗叫。淚隨曰。稼穡之夫。未嘗舟楫。趙又曰。證詞甚具。姓氏無差。或言僞而堅。則血膚取實。因則大恐。叩頭見血。如不勝其冤者。趙又曰。所盜幸多金寶錦綵。非農家所實蓄者。汝宜籍舍之產以辯之。囚意稍解。遂詳開所貯者。且不虞東鄰之越訟也。乃言稻若干斛。莊客某甲等納到者。細絹若干疋。家機所出者。錢若干貫。東鄰贖契者。銀器若干件。匠司鍛成者。趙

宰大喜。卽再審其事。謂曰：「如果非寇江者，何謂諱東鄰所贖八百千，遂引訴鄰，令其偶證？於是慙懼失色，祈死廳前。」趙令楷往本土檢付契書，然後寘之於法。

### 崔碣

尙書博陵公崔碣，任河南尹，懲姦剪暴，爲天下吏師。先是有估客王可久者，膏腴之室，歲鬻茗於江湖間，常獲豐利而歸。是年又笈賄適楚，始返檝於彭門，值龐助作亂，寘於寇域，逾期不歸。有妻美少，且無伯仲，息裔之屬，妻常善價募人訪於賊境之四裔，竟無究其跡者。或曰：「已戕於盜，帑其貨矣。」洛城有楊乾夫者，善卜稱，妻晨持一縑，決疑於彼。楊生素熟其事，且利其財，思以計中之。乃爲端蓍虔祝，六位旣兆，則曰：「所憂豈非伉儷邪？是人絕氣久矣，象見墳墓矣。」遇刼殺，與身并矣。妻號咷將去，卽又勉之曰：「陽烏已晚，幸擇良辰，清旭更問，當爲再祝。」妻誠信之。他日復往，布算宛得前卦，乃曰：「神也，異也，無復望也。」仍言號慟，非所以成禮者。第擇日舉哀，繪佛飯僧，以資冥福。妻且悲且媿，以爲誠言，無巨細事，一以託之。楊生主辦，雅竭其志，則又謂曰：「婦人箠獨而衷財賄，寇盜方熾，身之災也，宜割愛以謀安適。」妻初不納。夕則飛礫以懼之，晝則聲寇以危之。次則役媒以餌之，妻多楊之義，遂許嫁焉。楊生旣遂志，乃籍所有，雄據厚產。又逾月，皆貨舊業，挈妻卜居樂渠之北。明年，徐州平，天下洗兵，詔大愨就擒，外脇從其間者，宥而不問。給篆爲信，縱歸田里。可久髡躲而返，瘠瘁疥穢，丐食於路。至則訪其廬舍，已易主矣。曲訊妻室，不知其所。展轉飢寒，循路哀叫，漸有人知者，因指其新居。見妻及楊肆目門首，欲爲揖認，則訶杖詬辱，僅以身免。妻愕眙以異，復制於楊，可久不堪其冤，訴於公府。及法司按劾，楊生賄賂已行，取證於妻，遂誣其妄。時屬尹正長厚，不能

辨姦以誣人之罪加之。痛繩其背。肩扶出疆。可久冤楚相縈。始將溘盡。命絲未絕。洛尹改更。則銜血齋冤。於新政亦不能辨。前所鞫吏。得以肆其毒於簧言。且曰。以獄訟舊政者。漢律在焉。則又裂臙配邑之遐者。隸執重役。可久雙眚流血。兩目枯焉。時博陵公伊人。燕居備聆始卒。天啓良便。再領三川。獄吏屏息。覆盆舉矣。攬轡觀風之三日。潛命就役所出。可久以至。乃敕吏掩乾夫一家。兼素鞫吏。同梏其頸。且命可久。暗籍家之服玩物。所存尙夥。而鞫吏賄賂醜跡昭焉。既捶其脇。復血其背。然後擢髮折足。同瘞一坎。收錄家產。手授可久。時離畢作冷。鸞雲復鬱。斷獄之日。陽輪洞開。通達相慶。有出涕者。沉冤積憤。大亨暘。於是曰。古之循吏孰能擬諸。

唐摭言

王定保

李回

大和初。李回任京兆府參軍主試。不送魏謩。謩深銜之。會昌中。回爲刑部侍郎。謩爲御史中丞。常與次對。官三數人。候對於閣門。謩曰。某頃歲府解。蒙明公不送。何事。今日同集於此。回應聲曰。經(音頸)如今也不送。謩爲之色變。益懷憤恚。後回謫刺建州。謩大拜。回有啓狀。謩悉不納。旣而回怒一銜官。決杖勒停。建州銜官能庇徭役。求隸籍者。所費不下數十萬。其人不恚於杖。止恨停廢耳。因亡命至京師。投時相訴冤。諸相皆不問。會亭午憩於槐陰。顏色憔悴。旁人察其有故。私詰之。其人具述本志。於是誨之曰。建陽相公素與中書相公有隙。子盍詣之。言訖。見魏導騎自中書而下。其人常懷文狀。卽如所誨。望塵而拜。導騎呵問。對曰。建州百姓訴冤。魏聞之。倒持塵尾。敲鞍子令止。及覽狀所論事。二十餘件。第一件取同姓子女入

宅於是爲魏極力鍛成大獄。時李已量移鄧州刺史。行次九江。遇御史鞠獄。卻回建陽。竟坐貶撫州司馬。終於貶所。

### 韓偓

韓偓。天復初入翰林。其年冬。車駕幸鳳翔。偓有扈從之功。返正初。帝面許用偓爲相。偓奏云。陛下運契中興。當須用重德鎮風俗。臣座主右僕射趙崇。可以副陛下是選。乞回臣之命授崇。天下幸甚。帝甚嘉歎。翼日。制用崇暨兵部侍郎王贊爲相。時梁太祖在京。素聞崇輕佻。贊又有嫌釁。乃馳入請見於帝前。具言二公長短。帝白。趙崇乃韓偓薦。時偓在側。梁王叱之。偓奏。臣不敢與大臣爭。帝曰。韓偓出。尋謫官入閩。故偓詩曰。手風慵展八行書。眼病休看九局棋。窗裏日光飛野馬。案前筠管長蒲盧。謀身拙爲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滿世可能無默識。未知誰擬試齊竽。

### 王勃

王勃字子安。六歲能屬文。清才澆發。構思無滯。年十三。省其父。至江西。會府帥宴於滕王閣。時帥府有壻。善爲文章。帥欲誇之賓友。乃宿構滕王閣序。俟賓合而出之。爲若卽席而就者。既會。帥果授牋諸客。諸客辭。次至勃。勃輒受。帥旣拂其意。怒其不讓。乃使人俟其下筆。初報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帥曰。此亦老身常談耳。次曰。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帥沈吟移晷。又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帥曰。斯不朽矣。

### 宣慈寺門子

宣慈寺門子。不記姓氏。酌其人。義俠徒也。唐乾符二年。韋昭範登宏詞科。昭範乃度支使楊巖懿親。及宴

席。帑幕器皿之類。假於計司。嚴復遣以使庫供借。其年三月。宴於曲江亭子。供帳之盛。罕有倫擬。時進士同日有宴。都人觀者甚衆。飲興方酣。俄覩一少年跨驢而至。驕悖之狀。傍若無人。於是俯逼筵席。張目引頸及肩。復以巨箠振築。佐酒。謔浪之詞。所不能聽。諸子駭愕之際。忽有於衆中批其頰者。隨手而墮。於是連加毆擊。又奪所執箠。箠之百餘。衆皆致怒。瓦礫亂下。殆將斃矣。當此之際。紫雲樓門。軋然而開。有紫衣從人數輩。馳告曰。莫打。傳呼之聲相續。又一中貴。驅殿甚盛。馳馬來救。復操箠迎擊。中者無不面仆於地。敕使亦爲所箠。既而奔馬而反。左右從而俱入門。門亦隨閉而已。坐內甚忻愧。然不測其來。又慮事連宮禁。禍不旋踵。乃以緡錢束素。召行毆者。訊之曰。爾何人。與諸郎君阿誰有素。而能相爲如此。對曰。某是宣慈寺門子。亦與諸郎君無素。第不平其下人無禮耳。衆皆嘉歎。悉以錢帛遺之。復相謂曰。此人必須亡去。不然當爲擒矣。後旬朔。坐中賓客。多有假途宣慈寺門者。門子皆能識之。靡不加敬。竟不聞有追問之者。

## 牛僧孺

牛僧孺始舉進士。致琴書於灞滄間。先以所業謁韓愈。皇甫湜。時首造愈。值愈他適。留卷而已。無何愈訪湜時。僧孺亦及門。二賢覽刺。忻然同契。延接詢及所止。對曰。某方以薄伎小醜。呈於宗匠。進退惟命。一囊猶實於國門之外。二公披卷。卷首有說樂一章。未閱其詞。遽曰。斯高文。且以拍板爲何等。對曰。謂之樂句。二公相顧大喜曰。斯高文必矣。僧孺因謀所居。二公沈然良久。乃曰。可於客戶稅一廟院。僧孺如所教。造門致謝。二公又誨之曰。某日可遊青龍寺。薄暮而歸。二公聯鑣至彼。因大署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訪。幾官不遇。翌日輦轂名士咸觀焉。奇章之名。由是赫然矣。僧孺既及第。過堂。宰相謂曰。掃廳奉候。僧孺獨出。



曰不敢衆聳異之。

李敬

李敬者本夏侯孜之傭也。孜久厄塞名場。敬寒苦備歷。或爲其類所引。曰當今北面官人入則內貴。出則使臣。到所在打風打雨。爾何不從之。而孜孜事一箇窮措大。有何長進耳。縱其不然。堂頭官人。此輩謂堂吏爲官人。豐衣足食。所往無不尅。敬矍然曰。我使頭及第。還擬作西川留後官。衆皆非笑。時孜於壁後聞其言。凡十餘歲。孜自中書出鎮成都。臨行。有以邸吏託者。一無所諾。至鎮。用敬知進奏。而鞅掌極矣。向之笑者。率多伏敬。初孜未遇。俗傳風塵。所跨蹇驢。無故墜井。及朝士之門。或逆旅舍。常多齟齬。時人號曰不利市秀才。竟登將相。

李固言

李固言生於鳳翔莊墅。性質厚。未熟造謁。始應進士舉。舍於親表柳氏京第。諸柳昆仲。率多謔戲。以固言不閑人事。俾信趨揖之儀。候其聲折。密於頭巾上帖文字云。此處有居僦賃。固言不覺。及出。朝士見而笑之。許孟容爲右常侍。於時朝中薄此官。號曰貂脚。頗不能爲後進延譽。固言始以所業求見。謀於諸柳。諸柳與導行卷去處。先令投許常侍。固言果詣之。孟容謝曰。某官緒閑冷。不足發君子聲彩。雖然。亦藏之於心。又睹頭巾上文字。知其樸質。無何來年許知禮闈。乃以固言爲狀頭。

李主簿

唐方干恣態山野。且又免缺。然性好凌侮人。有龍邱李主簿者。不知何許人也。偶於知聞處。見干而與之。

傳杯龍邱目有翳。干改令以譏之曰。干改令謂人象令云。措大吃酒。點監軍將。吃酒點將。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龍邱答曰。措大吃酒。點監下人。吃酒點鮓。(干嗜鮓)只見半臂著欄。未見口脣開跨。一座大笑。

姚涓

唐裴廷裕字庸餘。乾寧中在內庭。文書敏捷。號爲下水船。梁太祖受禪。姚涓爲學士。嘗從容上問及廷裕行止。涓對曰。頃歲左遷。今聞旅寄衡永。上曰。頗聞其人才思甚捷。涓對曰。向在翰林。號爲下水船。太祖應聲謂涓曰。卿便是上水船也。涓微笑。深有慚色。議者以涓爲急灘頭上水船也。

裴度

唐中書令晉國公裴度。質狀眇小。相不入貴。屢屈名場。頗亦自惑。會有相工在洛中。大爲縉紳所神。公特造之。問命。相工曰。郎君形神稍異於人。不入相。若不至貴。卽當餓死。今則殊未見貴處。可別日垂訪。爲君細看。公然之。他日出遊香山寺。徘徊於廊廡間。忽見一素衣婦人。致緹褶於僧伽欄楯之上。祈祝良久。瞻拜而去。少頃。度方見緹褶在舊處。知其遺忘也。又料追付不及。遂收取以待婦人。再至。日暮竟不至。度挈歸逆旅。詰旦復攜往。寺門始闢。覩昨日婦人疾趨而至。慚聲惋歎。若有非橫。度從而問之。婦人曰。阿父無罪被繫。昨貴人假得玉帶二。犀帶一。直千餘緡。以賂津要。不幸失去於此。今老父不測之禍。無所逃矣。度憮然復細詰其物色。因而授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度笑而遣之。尋詣昔相者。相者審度聲色。頓異。驚歎曰。此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度因以前事告之。度果位極人臣。

李賀

李賀字長吉。唐諸王孫也。父璿肅。邊上從事。賀年七歲。以長短之歌。名動京師。時韓愈與皇甫湜賢賀所業。奇之。而未知其人。因相謂曰。若是古人。吾曹不知者。若是今人。豈有不知之理。會有以璿肅行止言者。二公因連騎造門。請其子。既而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因面試一篇。賀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無人。仍目曰高軒過。曰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蹄隱隱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胸。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元精耿耿貫當中。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負天鴻。他日不羞蛇作龍。二公大驚。遂以所乘馬。命聯鑣而還。所居親爲束髮。年未弱冠。丁內艱。他日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文公時著辨諱一篇。不幸未壯室而終。

姚巖傑

姚巖傑。梁公元崇之裔孫也。童弗聰悟絕倫。弱冠博通墳典。慕班固司馬遷爲文。時稱大儒。常以詩酒放逸。江左尤肆。凌忽前達。旁若無人。唐乾符中。顏標典鄱陽郡。鞠場公宇初構。請巖傑紀其事。文成燦然。千餘言。標欲刊去一兩字。巖傑大怒。標不能容。時已勒石。遂命覆碑於地。磨去其文。巖傑以一篇紀之曰。爲報顏公識我麼。我心唯祇與天和。眼前俗物關情少。醉後青山入夢多。馮子莫嫌彈缺恨。寧生休唱飯牛歌。聖朝若爲蒼生計。也合公車到薛蘿。盧肇牧歙州。巖傑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知其使酒。以手書褒美。贈以束帛。辭云。兵火之後。郡中凋敝。無以奉迎。大賢巖傑。復以長牋激之。肇不得已。迓至郡齋。待如公卿禮。既而日肆傲睨。輕視於肇。肇常以篇詠誇於巖傑。曰。明月照巴天。巖傑大笑曰。明月照一天。奈何獨

言巴天耶肇慚不得意。無何會於江亭。時蒯希逸在席。盧請目前取一事爲酒令。尾有樂器之名。肇令曰。遠望漁舟。不闊尺八。巖傑遽飲酒一器。憑欄嘔噦。須臾。卽席還令曰。憑欄一吐。已覺空喉。其侮慢倨傲如此。

盧鈞

盧相國鈞。初及第。頗窘於牽費。俄有一僕。願爲月傭。服飾鮮潔。謹幹不與常等。覩鈞之乏。往往有所資。時俯及開宴。鈞未辦醪。率撓形於色。於是僕輒請罪。鈞具以實告。對曰。極細事耳。幾郎可以處分。最先合勾。當何事。鈞初疑其妄。旣而將覘之。紿而命之曰。爾若有技。吾當主宴。第一要一大第。爲備宴之地。次卽徐圖。其僕唯然而去。頃刻乃迴。白鈞曰。已稅得宅矣。請幾郎檢校。翌日。鈞彊爲觀之。旣而及門。甲第擬於宮禁。鈞不覺忻然。又曰。會宴處卽大如法。此尤不易。張陳對曰。第請選日。啓聞侍郎。張陳某請專掌。鈞始慮其爲非。反覆詰問。但微笑不對。或意其非常人。亦不固於猜疑。暨宴除之日。鈞出。於是俄觀幕帟茵毯。華煥無比。此外松竹花卉。皆稱是。鈞之醪率畢。至。由是公卿間靡不誇詫。詰朝。其僕請假。給還諸色假借什物。因之一去不反。始去旬日。鈞異其事。馳往舊遊訪之。則向之花竹一無所有。但頽垣壞棟而已。議者以鈞之仁感通神明。故爲曲贊一春之盛。而成終身之美也。

令狐絢門僧

令狐趙公絢在相位。馬舉爲澤潞小將。因奏事到宅。會公有一門僧善聲色。偶窺之。謂公曰。適有一軍將參見相公。是何人。公以舉名語之。僧曰。竊視此人。他日當與相公爲方鎮交代。公曰。此邊方小將。縱有軍

功不過塞垣一鎮。奈何與老夫交代。僧曰。相公第更召與語。貧道爲細看。公然之。既去。僧曰。今日看更親切。并恐是揚汴。公於是稍接之矣。咸通九年。公鎮維揚。舉破龐勛有功。先是懿宗面許功成。與卿揚州。既而難於爽信。却除舉淮南行軍司馬。公聞之。卽處分所司。排比迎新使。羣下皆曰。此一行軍耳。公乃以其事白之。果如所言。

### 進士讌集

曲江亭子。安史未亂前。諸司皆有列於岸。幸蜀之後。皆燼於兵火矣。唯尙書省亭子存焉。進士開讌。常寄其間。旣撤饌。則移樂泛舟。都爲恆例。宴前數日。行市駢闐於江顏。其日公卿家。傾城縱觀於此。有若東榻之選者。十八九。鈿車珠幕。櫛比而至。或曰。乾符中。薛能爲大京兆尹。楊知至將攜家遊。致書於能。假舫子。已爲新人所假。能答書曰。已爲四十子之鳩居。知至得書。怒曰。昨日郎吏。敢此無禮。能自吏部郎中。拜京兆少尹。權知大尹。開成五年。李景讓中榜。於時上在諒闇。乃放新人遊宴。率常雅飲。詩人趙嘏以詩寄之。曰。天上高高月桂叢。分明三十一枝風。滿懷春色向人動。遮路亂花迎馬紅。鶴馭迴飄雲雨外。蘭亭不在管絃中。居然自是前賢事。何必青樓倚翠空。寶歷楊嗣復具慶下。繼放兩榜。時於陵自東洛入覲。嗣復率生徒。迎於潼關。旣而大宴於新昌里第。於陵與所執坐於正寢。公領諸生。翊坐於兩序。時元白俱在。皆賦詩於席上。唯刑部侍郎楊汝士詩後成。元白覽之。失色。詩曰。隔坐應須賜御屏。盡將仙翰入高冥。文章舊價留鴛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再歲生徒陳賀宴。一時良史盡傳馨。當時疏傅雖云盛。詎有茲筵醉醖醺。汝士其日大醉。歸來謂子弟曰。我今日壓倒元白。

盧求

楊嗣復第二榜盧求者。李翱之子壻。先是翱典合肥郡。有一道人詣翱言事甚異。翱後任楚州。或曰桂州。其人復至。其年嗣復知舉。求落第。嗣復翱之妹壻。由是頗以爲嫌。因訪於道人。言曰。細事亦可爲奏。章一通。索几硯紙筆。復置醇酎數斟於側。其人以巨杯引滿而飲。寢少頃而覺。覺而復飲。酒盡。卽整衣冠。北望而拜。遽對案手疏二緘。遲明授翱曰。今秋有主司。且開小卷。明年見榜。開大卷。翱如所教。尋報至。嗣復依前主文。卽開小卷。詞云。裴頭黃尾。三求六李。翱奇之。遂寄嗣復。已有所貯。彼疑漏泄。及放榜。開大卷。乃一榜煥然。不差一字。其年裴求爲狀元。黃駕居榜末。次則盧求耳。餘皆契合。後翱領襄陽。其人又至。翱愈敬異之。謂翱曰。鄙人再來。蓋仰公之政也。因命出諸子熟視。皆曰。不繼翱之所得。遂遣諸女出拜之。乃曰。尚書他日外孫三人。皆位至宰輔。後求子攜鄭亞子。畋杜審權子讓能。皆爲將相。

張曙

張曙。崔昭緯中和初西川同舉。相與詣日者問命。時曙自恃才名籍甚。人皆目爲將來狀元。崔亦分居其下。無何日者殊不顧曙。第目崔曰。將來萬全高第。曙有慍色。日者曰。郎君亦及第。然須待崔家郎君拜相。當此時過堂。旣而曙果以慘恤不終場。昭緯其年首冠。曙以篇什刺之曰。千里江西陪驥尾。五更風小失龍鱗。昨夜浣花溪上雨。綠楊芳草爲何人。崔甚不平。會夜飲。崔以巨觥飲張。張推辭再三。崔曰。但喫却待我作宰相。與郎君取狀頭。張拂衣而去。因之大不叶。後七年。崔自內廷大拜。張後於裴贄下及第。果於崔下過堂。

進士歸禮部

俊秀等科。此皆考功主之。開元二十四年。員外郎李昂。性不容物。乃集貢士與之約曰。文之美惡。悉之矣。考校取檢。存乎至公。如有請託於人。當悉落之。昂外舅常與進士李權。鄰居相善。遂言之於昂。昂果怒。集貢士數權之過。權謝曰。人或猥知竊聞於左右。非求之也。昂因曰。觀衆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云。瑜不掩瑕。忠也。其詞或不典雅。與衆詳之。若何。皆曰。唯權出謂衆曰。向之言其意屬我也。昂意在此。吾落必矣。又何籍焉。乃陰求昂瑕。他日。昂果摘權章句小疵。榜於通衢。以辱之。權拱而前。謂昂曰。禮尚往來。鄙文之不臧。既得而聞矣。而執事昔以雅什。嘗聞於道路。愚將切磋。可乎。昂怒而應曰。有何不可。權曰。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閑豈執事之詞乎。昂曰。然。權曰。昔唐堯老耄。厭倦天下。將禪許由。由惡聞。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讓於足下。而洗耳何哉。昂聞惶駭。訴於執政。謂權狂不遜。遂下權吏。初昂強復不受。囑請及有勢位求者。莫不允從。由是廷議以省郎位輕。不足以伏多士。奉命禮部侍郎。專知焉。

顏標

鄭侍郎薰。主文舉。人中有顏標者。薰誤謂是魯公之後。時徐方未寧。志在激勸忠烈。卽以標爲狀元。及謝恩日。從容問及廟院。標曰。標寒賤也。未嘗有廟院。薰始大悟。塞默而已。尋爲無名子所嘲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

李程

李程貞元中。試日五色賦。先榜落矣。初出試。楊於陵省宿歸第。遇程於省門。詢之所試。程探靴鞞中。得賦。

藁示之。其破題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於陵覽之，謂程曰：公今須作狀元，翌日雜文無名。於陵深不平，乃於故册子末繕寫，而斥其名氏，攜之以詣主文。從容給之曰：侍郎今者新賦試，奈何用舊題。主文辭以非也。於陵曰：不止題目，向有人賦此韻脚，亦同。主文大驚於陵，乃出程賦示之。主文歎賞不已。於陵曰：當今場中若有此賦，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無則已有，卽非狀元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遺賢矣。此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納而對，不差一字。主文因面致謝，謀之於陵。於是擢爲狀元，前榜不復收矣。或云：出榜重收。程後出鎮大梁，聞浩虛舟應宏詞，復賦此題，頗慮浩愈於己，專馳一介，取原本，旣至，將啓緘，尙有髮色。及覩浩破題曰：麗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裏。

五老榜

天復元年，杜德祥榜放。曹松、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顏等及第。時上新平內難，聞放新進士，喜甚。詔選中有孤貧屈人，宜令以名聞，特敕授官。故德祥以松等塞詔，各授校正制略。曰：念爾登科之際，當予反正之年，宜降異恩，各膺寵命。松，舒州人；學賈司倉爲詩，此外無他能。時號松啓事爲送羊脚狀。希羽，歙州人，詞藝優博。松、希羽、甲子皆七十餘，象、京兆人，崇、希顏，閩人，皆以詩卷及第。年亦俱逾耳順矣。時謂五老榜。

溫定

乾符四年，新進士曲江春醺，甲於常年。有溫定者，久困場籍，坦率自恣，尤憤時之浮薄。因設奇以侮之。至其日，蒙衣肩輿，金翠之飾，夙出於衆。侍婢皆稱是，徘徊於柳陰之下。俄頃，諸公自露棚移樂登鷓首，旣而謂是豪貴，其中姝麗必矣。因遣促舟而進，莫不注視於此。或肆調謔不已。羣興方酣，定乃於簾間垂足，定



膝脛極偉而長。毳裘忽視之，皆掩袂，亟命迴舟避之。或曰：此必溫定也。

### 王播

唐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照寺木蘭院，隨僧齋食。後厭怠，乃齋罷而後擊鍾。後二紀，播自重位出鎮是邦，因訪舊遊，向之題名，皆以碧紗罩其詩。播繼以二絕句曰：三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如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未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鍾三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 玉堂閒話

范資

### 馮宿

馮宿，文宗朝揚歷中外，甚有美譽。垂入相者數矣，又能曲事北司權貴，咸得其懽心焉。一日晚際，中尉封一合送與之，開之有結巾二頂，暨甲煎面藥之屬。時班行結中貴者，將大拜，則必先遺此以爲信。馮大喜，遂以先呈相國楊嗣復，蓋常佐其幕也。馮又性好華楚，鮮潔自夕，達曙重衣數襲，選駿足數疋，鞍韉照地，無與比。馮以既有的信，卽不宜序班，欲窮極稱愜之事，遂修容易服而入。至幕次，吏報有按，則僞爲不知。比就果有按，謁者捧麻，必相也。將宣，則謁者向殿執敕，磬折朗呼，所除拜大僚之姓名，旣而大呼曰：蕭傲。馮乃驚仆於地，扶而歸第，得疾而卒。蓋其夕擬狀，將付學士院之時，文宗謂近臣曰：馮宿之爲人，似非沉靜。蕭傲方判鹽鐵，朕察之，頗得大臣之體，遂以易之。

### 薛昌緒

岐王李茂貞，霸秦隴也。涇州書記薛昌緒，爲人迂僻，稟自天性，飛文染翰，卽不可得之矣。與妻相見，亦有

時必有禮容。先命女僕通轉。往來數四。可之。然後秉燭造室。至於高談虛論。茶果而退。或欲詣韓房。其禮亦然。嘗曰。某以繼嗣事重。輒欲卜其嘉會。必候請而可之。及從涇帥統衆於天水。與蜀人相拒於青泥嶺。岐衆迫於輦運。又聞梁人入境。遂潛師宵遁。頗懼蜀人之掩襲。涇帥臨行。攀鞍忽記曰。傳語書記。速請上馬。連促之。薛在草菴下藏身。曰。傳語太師。但請先行。今晨是某不樂日。戎帥怒。使人提上鞍轡。捶其馬而逐之。尚以物蒙其面云。忌日禮不見客。此蓋人妖也。秦隴人皆知之。

振武角抵人

太啓年中。左神策軍四軍軍師王卞。出鎮振武。置宴樂戲。既畢。乃命角抵。有一夫甚魁岸。自鄰州來。此較力軍中十數輩。軀貌膂力。悉不能敵。主帥亦壯之。遂選三人相次而敵之。魁岸者俱勝。帥及座客稱善。久之。時有一秀才。坐於席上。忽起告主帥曰。某撲得此人。主帥頗駭其言。所請既堅。遂許之。秀才降階。先入廚。少頃而出。遂掩縮衣服。握左拳而前。魁岸者微笑曰。此一指必倒矣。及漸相逼。急展左手示之。魁岸者憚然而倒。合座大笑。秀才徐步而出。盥手而登席焉。主帥詰之何術也。對曰。頃年客遊。曾於道店逢此人。纔近食案。踉蹌而倒。有同伴曰。怕醬。見之輒倒。某聞而志之。適詣設廚。求得少醬。握在手中。此人見之。果自倒。聊助宴設之歡笑耳。有邊岫判官。目覩其事。

徐坦

清泰末。有徐坦。應進士舉。下第。南遊渚宮。因之峽州。尋訪故舊。旅次富堆山下。有古店。是夜憩。琴書訖。忽見一樵夫。形貌枯瘠。似有哀慘之容。坦遂詰其由。樵夫濡腴而答曰。某比是此山居人。姓李名孤竹。有妻

先遭沈疴。歷年不愈。昨因入山採木。經再宿未返。其妻身形忽變。恐人驚悸。謂鄰母曰。我之身已變矣。請爲報夫知之。及歸。語曰。我已弗堪也。唯尸在焉。請君託鄰人舁我置在山口爲幸。如其言遷。至於彼。逡巡忽聞如大風雨聲。衆人皆懼之。又言曰。至時速迴。慎勿返顧。遂敍訣別之恨。俄見羣山中有大蛇無數。競湊其妻。妻遂下牀。伸而復屈。化爲一蟒。與羣蛇相接而去。仍於大石上摔其首。迸碎在地。至今有蛇種李氏在焉。

### 南州

王蜀有劉隱者。善於篇章。嘗說少年賈益都監軍使書案於黔巫之南。謂之南州。州多山險。路細不通。乘騎貴賤皆策杖而行。其囊橐悉皆差夫背負。夫役不到處。便遣縣令主簿自荷而行。將至南州。州牧差人致書迓之。至則有一二人背籠而前。將隱入籠內。掉手而行。凡登山入谷。皆絕高絕深者。日至百所。皆用指爪攀緣。寸寸而進。在於籠中。必與負荷者相背而坐。此卽彼中車馬也。泊至近州。州牧亦坐籠而迓於郊。其郡在桑林之間。茅屋數間而已。牧守皆華人。甚有心義。翌日。牧曰。須略謁諸大將乎。遂差人引之。衙院衙各相去十餘里。亦在林木之下。一茅齋。大校三五人逢迎極至。於是烹一犢兒。乃先取犢兒結腸中細糞。置在盤筵。以筍和調。在醢中。方餐犢肉。彼人謂細糞爲聖齋。若無此一味者。卽不成局筵矣。諸味將半。然後下麻蟲。裹蒸。裹蒸乃取麻蕨蔓上蟲。如今之刺猯者是也。以荷葉裹而蒸之。隱勉強餐之。明日所遺甚多。

### 新羅

六軍使西門思恭常銜命使於新羅。風水不便，累月漂泛於滄溟，罔知邊際。忽南抵一岸，亦有田疇物景，遂登陸四望。俄有一大人，身長五六丈，衣裾差異，聲如震雷。下顧西門，有如驚歎。於時以五指撮而提行百餘里，入一巖洞間。見其長幼羣聚，遞相呼集，競來看玩。言語莫能辨，皆有歡喜之容。如獲異物，遂掘一坑而寘之。亦來看守之。信宿之後，遂攀緣躍出其坑。巡尋舊路而竄，纔跳入船。大人已逐而及之矣。便以巨手攀其船舷，於是揮劍斷下三指。指粗於今槌帛棒。大人失指而退，遂解纜，舟中水盡糧竭。經月無食，以身上衣服嚼而啗之。後得達北岸，遂進其三指，漆而藏於內庫。泊拜主軍，寧以金玉遺人，平生不以飲饌食客爲省。其絕糧之難也。

選仙場

南中有選仙場，在峭崖之下。其絕頂有洞穴，相傳爲神仙之窟宅也。每年中元日，拔一人上昇。學道者築壇於下。至時則遠近冠帔咸萃於斯，備科儀設齋醮，焚香祝數七日而後。衆推一人道德最高者，嚴潔至誠，端簡立於壇上。餘人皆摻袂別而退。遙頂禮願望之。於時有五色祥雲，徐自洞門而下。至於壇場，其道高者冠衣不動，合雙掌躡五雲而上。昇觀者靡不涕泗健羨，望洞門而作禮。如是者年一兩人。次年有道高者合選，忽有中表間一比丘，自武都山往與訣別。比丘懷雄黃一斤許，贈之曰：道中唯重此藥，請密寘於腰腹之間，慎勿遺失之。道高者甚喜，遂懷而昇壇。至時果躡雲而上。後旬餘，大覺山巖臭穢，數日後有獵人自巖旁攀緣造其洞，見有大蟒蛇腐爛其間。前後上昇者骸骨山積於巨穴之間，蓋五色雲者，蟒之毒氣常呼吸此無知道士充其腹哀哉。

崔稅

晉太常卿崔稅遊學時。往至姑家。夜與諸表昆季宿於學院。來晨姑家方會客。夜夢十九人皆衣青綠。羅拜具告求生。詞旨哀切。崔曰。某方閑居。非有公府之事也。何以相告。咸曰。公但許諾。某輩獲全矣。崔曰。苟有階緣。固不惜奉救也。咸喜躍再拜而退。既寤。盥櫛束帶。至堂省姑。見缶中有水而泛鼈焉。數之。大小凡十九計。其衣色亦略同也。遂告於姑。具述所夢。再拜請之。姑亦不阻。卽命僕夫寘於器中。躬詣水次放之。

宜春郡民

宜春郡民章乙。其家以孝義聞。數世不分異。居從同爨。所居別墅。有亭屋水竹。諸弟子皆好善積書。往來方士高僧。儒生賓客。至者皆延納之。忽一日晚際。有一婦人。年少端麗。被服靚粧。與一小青衣詣門求寄宿。章氏諸婦。忻然近接。設酒饌。至夜深而罷。有一小子弟。以文自業。年少而敏俊。見此婦人有色。遂囑其乳媪。別灑掃一室。令其宿止。至深夜。章生潛身入室內。略不聞聲息。遂升榻就之。其婦人身體如冰。生大驚。命燭照之。乃是銀人兩頭。可重千百斤。一家驚喜。然恐其變化。卽以炬炭燃之。乃真白金也。其家至今巨富。羣從子弟婦女。共五百餘口。每三日就食。聲鼓而升堂。江西郡內。富盛無比。

陳癩子

唐營邱有豪民姓陳。藏鏹鉅萬。染大風疾。衆目之爲陳癩子。自奉之道。則不薄矣。然切諱癩字。家人妻孥。或誤言者。則必遭怒。或至笞箠。賓客或言所苦減退。則酒食延待。優豐甚至。言增添。則白眼相顧耳。有遊客心利所需。而不能禁其口。遂謁之。初謂曰。足下之疾。近日尤減。陳亦欣然。命酒饌延接。乃費五緡。客將

起。又問之曰。某疾果退否。客曰。此亦添減病。曰。何謂也。客曰。添者面上添肉。泐瀁子。減者減却鼻孔。長揖而去。數日不懌。又每年五月值生辰。頗有破費。召僧道。啓齋筵。伶倫百戲畢備。齋罷。伶倫贈錢數萬。時有顛者何岸高不敏。見既去。復入謂曰。蒙君厚惠。感荷奚言。然某偶憶短李相公詩。落句一聯。深叶主人盛德也。陳曰。試誦之。時陳君處於中堂。坐碧紗幃中。左右侍立。執輕篋白箒者數輩。伶倫曰。詩曰。三十年來陳癩子。如今始得碧紗幃。遭大詬而去。

齊州民

齊州有一富家翁。郡人呼曰劉十郎。以鬻醋油爲業。自云壯年時窮賤至極。與妻傭舂以自給。忽一宵舂未竟。其杵砉然有聲。視之。已中折矣。夫婦相顧。愁歎久之。方寐。凌旦既寤。一新杵在白旁。不知自何而至。夫婦前視。且驚且喜。自是因穿地。頗得隱伏之貨。以確杵爲神鬼所賜。乃寶而藏之。遂棄舂業。漸習商估。數年之內。其息百倍。家累千金。夫婦神其杵。卽被以文繡。置於匱匣中。四時致祭焉。自後夫婦富且老。及其死也。物力漸衰。今則兒孫貧乏矣。

大安寺

唐懿宗用文理天下。海內晏清。多變服私遊寺觀。民間有好猾者。聞大安國寺有江淮進奏官寄綾千匹在院。於是暗集其羣。就內選一人肖上之狀者。衣上私行之服。多以龍腦諸香薰裊。引二一小僕潛入寄綾之院。其皆有丐者一二人至。假服者遣之而去。逡巡諸色丐求之人。接跡而至。給之不暇。假服者謂院僧曰。院中有何物可借之。僧未諾間。小僕擲眼向僧。僧驚駭曰。櫃內有人寄綾千匹。唯命是聽。於是啓

櫃罄而給之。小僕謂僧曰：來日早於朝門相覓，可奉引入內，所耐不輕。假服者遂跨衛而去。僧自是經日訪於內門，杳無所見。方知羣丐並是奸人之黨焉。

### 竹實

唐天復甲子歲，自隴而西，迨於褒梁之境，數千里內亢陽，民多流散。自冬經春，飢民啖食草木，至有骨肉相食者甚多。是年忽山中竹無巨細，皆放花結子，飢民採之，舂米而食，珍於粳糯。其子粗，顏色紅纖，與今紅粳不殊。其味尤更馨香。數州之民，皆挈累入山就食之。至於溪山之內，居人如市。人力及者，競置圍廩而貯之。家有羨糧者，不少者。又取與葷茹血肉而同食者，嘔噦如中毒，十死其九。其竹自此千蹊萬谷，並皆立枯。十年之後，復產此君，可謂百萬圓顛，活之於貞筠之下。

### 胡令

奉先縣有令，姓胡，忘其名。瀆貨靳食，僻好博弈。邑寄張巡官，好尚既同，往來頗洽。每會棋，必自旦及暮，品格既停，略無厭倦。然宰君時入中門，少頃又來對棋。如是日日，早入晚歸，未嘗設食於張，不勝饑凍。潛知之，時入蓋自食而復出。及暮辭宰曰：且去也。極是叨鐵。胡唯唯而已。張去，胡忽思之曰：此人相別云極是叨鐵，出何文譚？急令追之。既至，問明公適云：極是叨鐵，其意安在？張復款坐，謂曰：長官豈不知有叨鐵耶？曰：不知。曰：還見冶爐家置一鐵攢長杖乎？只此是爐中猛火，炎熾鐵汁或未銷融，使此杖時時於爐中撞猛火了，却出來。移時又撞猛火了，却出來。只此是叨鐵也。言訖而去。胡入室話於妻子，再三思之，方知諷其每日自入撞猛火了，却出來棋也。凡靳食倦客之士，時人多以此諷之。

灌園嬰女

頃有一秀才。年及弱冠。切於婚娶。經數十處。託媒氏求問。竟未諧偶。乃詣善易者以決之。卜人曰。伉儷之道。亦繫宿緣。君之室。始生二歲矣。又問當在何州縣。是何姓氏。卜人曰。在滑州郭之南。其姓某氏。父母見灌園爲業。只生一女。當爲君嘉偶。其秀才自以門第才望。方求華族。聞卜人之言。懷抱鬱快。然未深信也。遂詣滑質其事。至則於滑郭之南尋訪。果有一蔬圃。問老圃姓氏。與卜人同。又問有息否。則曰。生一女。始二歲矣。秀才愈不樂。一日伺其女嬰。父母出外。遂就其家。誘引女嬰使前。卽以細針內於頤中而去。尋離滑臺。謂其女嬰已死矣。是時女嬰雖遇其酷。竟至無恙。生五六歲。父母俱喪。本鄉縣以孤女無主。申報廉使。廉使卽養育之。一二年間。廉使憐其黠慧。育爲己女。恩愛備至。廉使移鎮他州。女亦成長。其問卜秀才。已登科第。兼歷簿官。與廉使素不相接。因行李經由。投刺謁廉使。一見慕其風采。甚加禮遇。問及婚娶。答以未婚。廉使知其衣冠子弟。且慕其爲人。乃以幼女妻之。潛令道達其意。秀才欣然許之。未幾成婚。廉使資送甚厚。其女亦有殊色。秀才深過所望。且憶卜者之言。頗有責其謬妄耳。其後每因天氣陰晦。其妻輒患頭痛。數年不止。爲訪名醫。醫者曰。病在頂腦間。卽以藥封腦上。自頂內潰出一針。其疾遂愈。因潛訪廉使之親舊。問女子之所出。方知圃者之女。信卜人之不給也。襄州從事陸憲嘗話此事。

無足婦人

晉少主之代。有婦人。儀狀端嚴。衣服鉛粉。不下美人。而無腿足。繇帶已下。如截而齊。餘皆具備。其父載之於獨車。自鄴南遊浚都。乞丐於市。日聚千人。至於深坊曲巷。華屋朱門。無所不至。時人嗟異。皆擲而施之。



後京城獲北戎間諜。官司案之。乃此婦爲奸人之領袖。所聽察甚多。遂戮之。

### 王暉

西蜀將王暉。嘗任集州刺史。集州城中無水泉。民皆汲於野外。值岐兵急攻州城。且絕其水路。城內焦渴。旬日之間。頗有死者。王公乃中夜有所祈請。哀告神祇。及寐。夢一老父告曰。州獄之下。當有美泉。言訖而去。王亦驚寤。遲明。且命舂鍤於所指之處。掘數丈。乃有泉流。居人飲之。蒙活甚衆。岐兵比知城中無水。意將坐俟其斃。王公命汲泉水數十罌於城上。揚而示之。其寇乃去。是日神泉亦竭。豈王公精誠之所感耶。疎勒拜井之事。固不虛耳。王後致仕。家於雍州。嘗言之。故記耳。

### 不調子

有不調子。恆以滑稽爲事。輩流間有慧黠過人。性識機警者。皆被誘而翫之。嘗與一秀士同舟。泛江湖中。將欲登路。同船客有驢。瘦劣尾仍偏。不調子堅勸秀士市之。秀士鄙其瘦劣。勉之曰。此驢有異相。不同常等。不得已。高價市之。旣捨。攬登途。果羸弱不堪。乘跨而苦。尤之不調曰。勿悔。此不同他等。其夕忽值雪。不調曰。得之矣。請貰酒三五盃。然後奉爲話。其故事。秀士又僂俛貰而飲之。及舉爵。言之曰。君不聞杜荀鶴詩云。就船買得鱸。偏美踏雪沾來酒。倍香乎。請君買鱸沾酒者。蓋爲杜詩有之。非無證據。秀士被買而翫之。殊不知覺。至是方悟焉。

### 趙聖人

僞蜀有趙溫圭。善袁許術。占人災祥。無不神中。蜀謂之趙聖人。武將王暉事蜀先主。累有軍功。爲性凶悍。

至後主時爲一二貴人擠抑。久沈下位。王深銜之。嘗一日於朝門逢趙公。見之驚愕。乃屏人告之曰。今日見君面有殺氣。懷兵刃。欲行陰謀。但君將來當爲三任郡守。一任節制。自是晚達。不宜害人。以取殃禍。王大駭。乃於懷中探一匕首。擲於地。泣而言曰。今日比欲刺殺此子。便自引決。不期逢君爲開釋。請從此而止。勤勤拜謝而退。王尋爲郡遷秦州節度。蜀亡。老於咸陽。宰相范質親聞話其事。

房知溫

故青帥房公知溫。少年與外弟徐某爲盜於兗鄆之境。晝則匿於古冢。一夕遇雨未出。二鬼至。一鬼曰。此有節度上主。宜緩之。與外弟俱聞之。二人相問曰。適聞外面語否。徐曰。然。房曰。吾與汝未知孰是。來宵汝當宿於他所。吾獨在此以驗之。迨夕。二鬼又至。一鬼復曰。昨夜貴人尙在矣。房聞之喜。後果節制數鎮。官至太師。中書令。東平王。則知晉書說魏陽元聞鬼。以三公呼之。爲不謬矣。

劉崇龜

劉崇龜鎮南海之歲。有富商子。少年而白皙。稍殊於稗販之伍。泊船於江岸。上有門樓。中見一姬。年二十餘。豔態妖容。非常所覩。亦不避人。得以縱其目逆。乘便復言某黃昏當詣宅矣。無難色。頷之微哂而已。既昏。果啓扇伺之。比子未及赴約。有盜者徑入行竊。見一房無燭。卽突入之。姬卽欣然而就之。盜乃謂其見擒。以庖刀刺之。遺刀而逸。其家亦未之覺。商客之子旋至。方入其戶。卽踐其血。怯而仆地。初謂其水。以手捫之。聞鮮血之氣。未已。又捫着有人臥。遂走出。徑登船。一夜解維。比明。已行百餘里。其家跡其血至江岸。遂陳狀之。主者訟窮。詰岸上居人云。其日夜有某客船。一夜徑發。卽差人追及。械於圍室。拷掠備至。具

實吐之。唯不招殺人。其家以庖刀納於府主矣。府主乃下令曰。某日大設。合境庖丁。宜集於毬場。以候宰殺。屠者既集。乃傳令曰。今日既已。可翌日而至。乃各留刀於廚而去。府主乃命取諸人刀。以殺人之刀。換下一口。來早各令詣衙請刀。諸人皆認本刀而去。唯一屠者在後。不肯持刀去。府主乃詰之。對曰。此非某刀。又詰以何人刀。卽曰。此合是某乙者。乃問其住止之處。卽命擒之。則已竄矣。於是乃以他囚之合處死者。以代商人之子。侵夜斃之於市。竄者之家。旦夕潛令人伺之。既斃。其假囚不一兩夕。果歸家。卽擒之。具首殺人之咎。遂置於法。商人之子。夜入人家。以姦罪杖背而已。彭城公之察獄。可謂明矣。

### 仲小小

臨洮之境。有山民曰仲小小。衆號仲野牛。平生以採獵爲務。臨洮已西。至於疊宕嶓岷之境。數郡良田。自祿山以來。陷爲荒徼。其間多產竹牛（一名野牛）。其色純黑。其一可敵六七駱駝。肉重千萬斤者。其角二。壯夫可勝其一。每飲齧之處。則拱木叢竹。踐之成塵。獵人先縱犬逐之。俟其奔迸。則毒其矢。向便射之。洎中。鏃則挈鍋釜。負糧糗。躡其踪。緩逐之。矢毒既發。卽斃。踏之如山。積肉如阜。一牛致肉數千金。新鮮者甚美。縷如紅絲線。乾寧中小小之獵。遇牛羣於石家山。嗾犬逐之。其牛驚擾。奔一深谷。谷盡。南抵一懸崖。犬逐既急。牛相排蹙。居其首者。失脚墮崖。居次者。不知其偶墮。累累接跡而進。三十六頭。皆斃於崖下。積肉不知紀極。秦成階三州士民。荷擔之不盡。

### 殺妻者

聞諸耆舊云。昔有人因他適。回見其妻。爲姦盜所殺。但不見其首。支體具在。旣悲且懼。遂告於妻族。妻族

聞之。遂執壻而入官丞。行加誣云。爾殺吾愛女。獄吏嚴其鞭捶。莫得自明。泊不任其苦。乃自誣殺人。甘其一死。款案既成。皆以爲不謬。郡主委諸從事。從事疑而不斷。謂使君曰。某濫塵幕席。誠宜竭節奉理。人命一死。不可再生。苟或誤舉典刑。豈能追悔也。必請緩而窮之。且爲夫之道。孰忍殺妻。況義在齊眉。曷能斷頸。縱有隙而害之。盍作脫禍之計也。或推病殞。或託暴亡。必存屍而棄首。其理甚明。使君許其讞義。從事乃別開其第。權作狴牢。慎擇司存。移此繫者。細而劾之。仍給以酒食湯沐。以平人待之。鍵戶棘垣。不使繫於外。然後遍勘在城伍作行人。令各供通近來應與人家安厝墳墓多少。去處文狀。旣而一面詰之曰。汝等與人家舉事。還有可疑者乎。有一人曰。某於一豪家舉事。共言殺却一奶子。於牆上昇過。凶器中甚似無物。見在某坊。發之。果得一女首級。遂將首對屍。令訴者驗認。云非也。遂收豪家鞫之。豪家伏辜而具款。乃是殺一奶子。函首而葬之。以屍易此良家之婦。私室蓄之。豪士乃全家棄市。吁。伍辭察獄。得無愼乎。

廬山漁者

廬山中有一深潭。名落星潭。多漁釣者。後唐長興中有釣者得一物。頗覺難引。迤邐至岸。見一物如人狀。戴鐵冠。積歲莓苔裹之。意其木則太重。意其石則太輕。漁者置之潭側。後數日。其物上有泥滓莓苔。爲風日所剝落。又經雨淋洗。忽見兩目俱開。則人也。欻然而起。就潭水盥手。澣面。衆漁者驚異。共觀之。其人卽語是漁者。本處土地山川之名。及朝代年月甚詳。審問訖。却入水中。寂無聲迹。然竟無一人問彼所從來者。南中吏民神異之。爲建祠壇於潭上。

杜悰未達時。游江湖間。值一程稍遙。昏暝方達一戍。有傳舍。居者多不安。或怖懼而卒。驛將見悰骨氣非凡。內思之。此或貴人。若宿而無恙。必將相也。遂請悰舍於內。供待極厚。至夜分。開東序隙舍。洵洵如千萬人聲。悰取紙大署己之名。繫於瓦石。擲之。喧聒之處。其聲卽絕。又聞西序復喧。卽如前擲之。尋亦寂然。遂安寢。遲明。驛吏問安。公具述之。乃知必貴。以束素餞之。及大拜。卽訪吏擢用。

### 歐陽璨

歐陽璨住徐州南五十里。有故到城。薄晚方迴。不一二里。已昏暝矣。是夕陰晦。約行三十里。則夏雨大澍。雷電震發。路之半有山林。夾道密林。邃谷而多鷲獸。生怖懼不已。旣達山路。雨勢彌盛。俄見巨物出於面前。裁十餘步。長丈餘。色正白。亦不辨首足之狀。但導前而行。生恐悸尤極。口常諷大悲神咒。欲朗諷之。口已噤矣。遂心存念之三數遍。則能言矣。誦之不輟。俄失其妖。去家漸近。雨亦稍止。自爾昏暝。則不敢出庭戶之間矣。

### 歌者婦

南中有大帥。世襲爵位。然頗恣橫。有善歌者。與其夫自北而至。頗有容色。帥聞而召之。每入輒與其夫偕。至更唱迭和。曲有餘態。帥欲私之。婦拒而不許。帥密遣人害其夫。而置婦於別室。多其珠翠。以悅其意。逾年往詣之。婦亦欣然接待。情甚婉變。及就榻。婦忽出白刃於袖中。擒帥而欲刺之。帥掣肘而逸。婦逐之。適有二奴居前。闔其扉。由是獲免。旋遣人執之。已自斷其頸矣。

### 目老叟爲小兒

長安完盛之時。有一道術人。稱得丹砂之妙。顏如弱冠。自言三百餘歲。京都人甚慕之。至於輸貨求丹。橫經請益者。門如市肆。時有朝士數人。造其第。飲啜方酣。有闖者報曰。郎君從莊上來。欲參覲。道士作色叱之。坐客聞之。或曰。賢郎遠來。何妨一見。道士顰蹙移時。乃曰。但令入來。俄見一老叟。鬢髮如銀。昏耄傴僂。趨前而拜。拜訖。叱入中門。徐謂坐客曰。小兒愚騷。不肯服食丹砂。以至於此。都未及百歲。枯槁如斯。常已斥於村墅間耳。坐客愈更神之。後有人私詰道者。親知乃云。傴僂者。卽其父也。好道術者。受其誑惑。如斯嬰孩矣。

賀氏

兗州有民家婦。姓賀氏。里人謂之織女。父母以農爲業。其丈夫則負擔販賣。往來於郡。賀初爲婦。未浹旬。其夫出外。每出數年方至。至則數日復出。其所獲利。蓄別婦於他所。不以一錢濟家。賀知之。每夫還。欣然奉事。未嘗形於顏色。夫慙愧不自得。更非理毆罵之。婦亦不之酬對。其姑已老且病。凍餒切骨。婦傭織以資之。所得傭直。盡歸其姑。已則寒餒。姑又不慈。日有陵虐。婦益加恭敬。下氣怡聲。以悅其意。終無怨歎。夫嘗挈所愛至家。賀以女弟呼之。略無慍色。賀爲婦二十餘年。其夫無半年在家。而能勤力奉養。始終無怨。可謂賢孝矣。

崔鍊師

晉州女道士崔鍊師。忘其名。莫知所造何道。置輜車一乘。傭而自給。或立小小陰功。人亦不覺。一日車於路輾殺一小兒。其父母訴官。追攝駕車之夫。械之。欲以其牛車償死兒之家。其人曰。此物是崔鍊師處租。

來官司召鍊師并繫之。太守夔元福夜夢冥司崔判官謂曰：崔鍊師我之姪女，何罪而繫之？夢覺，召鍊師以夢中之言告之。鍊師對曰：某雖姓崔，莫知是何長行，俄而死，兒復活，周高祖聞而異之，召崔鍊師入京，仍釋道士往晉州紫極宮修齋焉。

### 葛氏婦

竟之東鈔里泗水上有亭，亭下有天齊王祠，中有三郎君祠，神者巫云：天齊王之愛子，其神甚靈異，相傳岱宗之下樵童牧豎，或有逢羽獵者，騎從華麗，有如侯王，卽此神也。魯人畏敬過於天齊，朱梁時葛周鎮竟部署，嘗舉家婦女遊於泗亭，遂至神祠，周有子十二郎者，其婦美容止，拜於三郎君前，熟視而退，俄而病心痛，踏地悶絕久之，舉族大悸，卽禱神，有頃乃瘳，自是神情失常，夢寐恍惚，嘗與神遇，其家懼，送婦往東京以避之，未幾其神亦至，謂婦曰：吾尋汝久矣，今復相遇，其後信宿輒來，每神將至，婦則先伸欠呵噓，謂侍者曰：彼已至矣，卽起入帷中，侍者屬耳伺之，則聞私竊語笑，遂巡方去，率以爲常，其夫畏神，竟不敢與婦同宿，久之婦卒。

### 白項鴉

契丹犯闕之初，所在羣盜蜂起，戎人患之，陳州有一婦人，爲賊帥，號曰白項鴉，年可四十許，形質粗短，髮黃體黑，來詣戎王，襲男子姓名，衣巾拜跪，皆爲男子狀，戎王召見，賜錦袍銀帶鞍馬，署爲懷化將軍，委之召輯山東諸盜，賜與甚厚，僞燕王趙延壽召問之，婦人自云：能左右馳射，被雙鞵，日可行二百里，盤矛擊劍，皆所善也，其屬數千男子，皆服役之人，問有夫否，云前後有夫數十人，少不如意，皆手刃之矣，聞者無

不嗟憤。旬日在都下乘馬出入。又有一男子亦乘馬從之。此人妖也。北戎亂中夏。婦人稱雄。皆陰盛之應。婦人後爲兗州節度使符彥卿戮之。

村婦

昭宗爲梁主劫遷之後。峻奉諸州。各蓄甲兵甚衆。恣其劫掠以自給。成州之僻遠村墅。巨有積貨。主將遣二十餘騎夜掠之。旣倉猝至。罔敢支吾。其丈夫並囚縛之。罄搜其貨囊而貯之。然後烹豕犬。遣其婦女羞饌。恣其飲噉。其家嘗收菘蓰子。其婦女多取之熬搗。一如辣末。置於食味中。然後飲以濁醪。於時藥作。竟於腰下拔劍掘地。曰：馬入地下也。或欲入火投淵。顛而後仆。於是婦女解去良人執縛。徐取騎士劍。一斷其頸而瘞之。其馬使人逐官路。箠而遣之。罔有知者。後地土敗易。方洩其事。

真陽觀

新浙縣有真陽觀者。卽許真君弟子曾真人得道之所。其常住有莊田。頗爲邑民侵據。唐僖宗朝。南平王鍾傳據江西八州之地。時觀內因修元齋。忽有一香爐自天而下。其爐高三尺。下有一盤。盤內出蓮花一枝。花有十二葉。葉間隱出一物。卽十二屬也。爐頂上有一仙人戴遠遊之冠。著雲霞之衣。相儀端妙。左手搯頤。右手垂膝。坐一小磐石。石上有花竹流水松檜之狀。雕刊奇怪。非人工所及也。其初降時。凡有邑民侵據本觀莊田。卽蜚於田所。放大光明。邑民驚懼。卽以其田還觀。莫敢逗留。南平王聞其靈異。遣使取爐。至江西供養。忽一夕失爐。尋之。却至舊觀。道俗目之爲瑞爐。故丞相樂安公孫偓南遷。路經此觀。留題。末句云：好是步虛明月夜。瑞爐蜚下醮壇前。其瑞爐比如金色。輕重不定。尋常舉之。只可及六七斤。曾有一



盜者竊之。雖數人亦不能舉。至今猶在本觀而不能復蜚矣。

### 許生

汴州都押衙朱仁忠家。有門客許生。暴卒。隨使者入冥。經歷之處。皆如郡城。忽見地堆粟千石。中值一牌。曰。金吾將軍朱仁忠食祿。生極訝之。洎至公署。使者引入一曹司。主吏按其簿曰。此人乃誤追之矣。謂生曰。汝可止此。吾將白於陰君。然慎勿窺吾簿。吏既出。生潛目架上有簽牌曰。人間食料簿。生潛憶主人朱仁忠不食醬。可知其由。遂披簿求之。多不曉其文。遂巡主吏大怒。已知其不慎。瞋目責之。生恐懼謝過。告吏曰。某乙平生受朱仁忠恩。知其人性不食醬。是敢竊食簿驗之。願恕其罪。吏怒稍解。自取食簿於仁忠名下。註大豆三合。吏遂遣前使者引出放還。其徑路微細。隨使者而行。忽見一婦女形容顛頓。衣服縿縷。抱一孩子拜於道傍。謂生曰。妾是朱仁忠亡妻。頃年因產而死。竟未得受生。飢寒尤甚。希君濟以資緡數千貫。生以無錢辭之。婦曰。所求者楮貨也。君還魂後。可致而焚之。兼望仁忠與寫金光明經一部。懺之。可指生路也。既而先行。直抵相國寺。將踰其闕。爲使者所推。踣地而寤。仁忠既悲喜。問其冥間之事。生曰。君非久必任金吾將軍。言其牌粟之事。又話見君亡妻。言其形實無差。後與仁忠同食。乃言自君亡後。忽覺醬香。今嗜之頗甚。乃是註大豆三合之驗也。自爾朱寫經畢。許生燔紙數千。其婦於寐中辭謝而去。朱果爲金吾將軍。顯晦之事。不差毫釐矣。

### 鄒僕妻

梁末龍德壬午歲。襄州都軍務鄒景溫移職於徐。亦綰都軍之務。有勁僕（失其姓名）自恃拳勇。獨與妻

築驢以行。路至宋州東芒碭澤。素多賊盜。行旅或孤。則鮮有獲免者。其日與妻偕憩於陂之半。雙柳樹下。大咤曰。聞此素多豪客。豈無一人與吾曹決勝負乎。言初畢。有五六盜自叢薄間躍出一。夫自後。雙手交抱。搏而仆之。其徒遽扼其喉。抽短刃以斷之。斯僕隨身兵刃。略無所施。蓋掩其不備也。唯妻在側。殊無惶駭。但矯而大呼曰。快哉。今日方雪吾之恥也。吾比良家之子。遭其俘掠。以致於此。孰謂無神明也。賊謂誠至。而不殺。與行李并二驢驅以南邁。近五六十里。至亳之北界。達孤莊南而息焉。莊之門有器甲。蓋近戍巡警之卒也。其婦遂徑入村人之中堂。盜亦謂其謀食不疑也。乃泣拜其總首。且告其夫適遭屠戮之狀。總首聞之。潛召其徒。俱時執縛。唯一盜得逸。械送亳城。咸棄於市。其婦則返襄陽。還削爲尼。誓終焉之志。

東柯院

隴城縣有東柯僧院。甚有幽致。高檻可以眺遠。虛窗可以來風。游人如市。忽一日有妖異起。空中擲下瓦礫。扇揚灰塵。人莫敢正立。居僧晚夕不安。衣裝道具。有時失之。復得有道士者聞之。曰。妖精安敢如是。余能去之。院僧甚喜。促召至。道士入門。於殿上禹步誦天蓬咒。其聲甚厲。良久失其冠。人見其空中擲過垣牆矣。復取之。結纓而冠。誦咒不已。逡巡衣褌帶解。袴並失。隨身有小襖貯符書法要。頃時又失之。道士遂狼狽而竄。累日後鄰村有人於藩籬之下掘土。獲其襖。縣令杜延範。正直之人也。自往觀之。曰。安有此事。至則箕踞而坐。妖於空中拋小書帖。紛紛然不知其數。多成絕句。凌謔杜令。記其一。二曰。雖共蒿蘭伍。南朝有宗祖。莫打綠袍人。空中且歌舞。又曰。堪憐木邊土。非兒不似女。瘦馬上高山。登臨何自苦。延範覺之。亦遽還。其不記者。絕句甚多。又有巡官王昭緯。恃其血氣方剛。往而詬詈。至則爲大石中腰而迴。

葛周

梁葛侍中周鎮竟之日。嘗遊從北亭。公有廳頭甲者。年壯未墜。有神彩。善騎射。膽力出人。偶因白事。葛公召入。時諸姬妾並侍左右。內有一愛姬。乃國色也。專寵得意。常在公側。甲窺見愛姬。目之不已。葛公有所顧問。至於再三。甲方流眄於殊色。竟忘其對答。公但俛首而已。既罷。公微哂之。或有告甲者。甲方懼。但云神思迷惑。亦不記憶。公所處分事。數日之間。慮有不測之罪。公知其憂甚。以溫顏接之。未幾有詔。命公出征。拒唐師於河上。時與敵決戰。交鋒數日。敵軍堅陣不動。日暮軍士飢渴。殆無人色。公乃召甲謂之曰。汝能陷此陣否。甲曰。諾。卽攬轡超乘。與數十騎。馳赴敵軍。斬首數十級。大軍繼之。唐師大敗。及葛公凱旋。乃謂愛姬曰。大立戰功。宜有酬賞。以汝妻之。愛姬泣涕辭命。公勉之曰。爲人之妻。可不愈於爲人之妾耶。令具飾資粧。其直數千緡。召甲告之曰。汝立功於河上。吾知汝未婚。今以某妻兼署列職。此女卽所目也。甲固稱死罪。不敢承命。公堅與之。乃受。噫。古有絕纓盜馬之臣。豈逾於此。葛公爲梁名將。威名著於敵中。河北諺曰。山東一條葛。無事莫撩撥云。

鄭昌圖

廣明年中。鳳翔副使鄭侍郎昌圖。未及第前。嘗自任以廣度弘襟。不拘小節。出入遊處。悉恣情焉。泊至輿論喧然。且欲罷舉。其時同里有親表家僕。自宋亳莊上至。告其主人云。昨過洛京。於穀水店邊。逢見二黃衣。使人西來。某遂與同行。至華嶽廟前。二黃衣使與某告別。相揖於店後面。謂某曰。君家郎君。應進士舉元。僕曰。我郎主官已高。諸郎君見修學次。又問曰。莫親戚家兒郎。應無曰。有使人曰。吾二人乃是今年送

榜之使也。自泰山來到金天處，抑署其榜。子幸相遇，僕遂請竊窺其榜。使者曰：不可。汝但記之。遂畫其地曰：此年狀頭姓偏，傍有卅名兩字。下一字在口中。榜尾之人姓偏，傍亦有此卅名兩字。下一字亦在口中。記之。記之。遂去。鄭公親表頗異其事，遂訪岐副具話之。且勉以就試。昌圖其年狀頭及第，榜尾鄒希回也。姓名畫點皆同。

高輦

禮部貢院凡有榜出，書以淡墨，或曰名第者，陰註陽受，淡墨書者，若鬼神之跡耳。此名鬼書也。范質云：未見故實，塗說之言，未敢爲是。嘗記未應舉日，有登第者相告，舉子將策名，必有異夢。今聊記憶三數夢，載之於此。高輦應舉，夢雷電晦冥，有一小龍子在前，吐出一石子，輦得之。占者曰：雷電晦冥，變化之象，一石十科也。將來科第其十數矣。及將放榜，有一吏持主文帖子至，問小吏姓名，則曰：姓龍，詢其名第高卑，則曰：第十人。又郭俊應舉時，夢見一老僧著屐，於臥榻上躡蹠而行，旣寤，甚惡之。占者曰：老僧上座也，著屐於臥榻上行，屐高也。君其巍峨矣。及見榜，乃狀元也。王汀應舉時，至滑州旅店，夢射王慎徽一箭而中，及將放榜，或告曰：君名第甚卑。汀答曰：苟成名，當爲第六人。及見榜，果如所言。或者問之，則告以夢。王慎徽則前年第六人及第，今射而中之，故知亦此科第也。質於癸巳年應舉，考試畢，場自以孤平初舉，不敢決望成名，然憂悶如醉，晝寢於逆旅，忽有所夢，寐未吡間，有九經蔣之才相訪，卽驚起而坐，且告以夢。夢被人以朱筆於頭上亂點已，牽一胡孫如驢許大，蔣卽以夢占之，曰：君將來必捷，兼是第三人矣。因問其說，卽曰：亂點頭者，再三得也。朱者是分明也。胡孫大者爲猿，算法圓三徑一，故知三數也。及放榜，卽第十三

人也。

### 陳琬

陳琬鴻之子也。鴻與白傅傳長恨詞。文格極高。蓋良史也。咸通中佐廉使郭常侍銓之幕。于徐性尤耿介。非其人不與之交。同院有小計姓武。亦元衡相國之後。蓋汾陽之坦牀也。乃心不平之。遂挈家居於茅山。與妻子隔山而居。短褐束縵。焚香習禪而已。或一年半載。與妻子略相面焉。在職之時。唯流溝寺長老與之款接。亦具短褐相見。自述檀經三卷。今在藏中。臨行留一章。與其僧云。行若獨輪車。常畏大道覆。止若圓底器。常恐他物觸。行止既如此。安得不離俗。乾符中弟璉復佐薛能幕于徐。自丹陽棹小舟至於彭門。與弟相見。薛公重其爲人。延請入城。遂堅拒之曰。某已有誓。不踐公門矣。薛乃攜舟造之。話道永日。不宿而去。其志尙之介僻也如此。

### 高駢

江淮州郡火令最嚴。犯者無赦。蓋多竹屋。或不慎之。動則千百間。立成煨燼。高駢鎮維揚之歲。有術士之家。延火燒數千戶。主者錄之。卽付於法。臨刃。謂監刑者曰。某之愆尤。一死何以塞責。然某有薄技。可以傳授一人。俾其救濟後人。死無所恨矣。時駢延待方術之士。恆如飢渴。監刑者卽緩之。馳白於駢。駢召入親問之。曰。某無他術。唯善醫大風。駢曰。可以覈之。對曰。但於福田院選一最劇者。可以試之。遂如言。乃置患者於隙室中。飲以乳香酒數升。則懵然無知。以利刀開其腦縫。挑出蟲可盈掬。長僅二寸。然以膏藥封其瘡。別與藥服之。而更節其飲食。動息之候。旬餘瘡盡愈。纔一月。眉鬚已生。肌肉光淨。如不患者。駢禮術士。

爲上客。

田令孜

長安完盛日。有一家於西市賣飲子。用尋常之藥。不過數味。亦不爛方脈。無問是何疾苦。百文售一服。千種之疾。入口而愈。常於寬宅中。置大鍋鑊。日夜剉斫煎煮。給之不暇。人無遠近。皆來取之。門市駢羅。喧闐京國。至有齋金守門。五七日間。未獲給付者。獲利甚極。時田令孜有疾。海內醫工召遍。至於國師待詔。了無其徵。忽見親知白田曰。西市飲子。何妨試之。令孜曰。可。遂遣僕人馳乘往取之。僕人得藥。鞭馬而迴。將及近坊。馬蹶而覆之。僕既懼其嚴難。不復取去。遂詣一染坊。丐得池脚一餅子。以給其主。既服之。其病立愈。田亦只知病愈。不知藥之所來。遂償藥家甚厚。飲子之家。聲價轉高。此蓋福醫也。近年鄴都有張福醫者亦然。積貨甚廣。以此有名。爲蕃王挈歸塞外矣。

玄宗聖容

玄宗皇帝御容。夾紵作本。在盩厔縣。貞觀中。忽有僧如狂。負之置於武功潛龍宮。宮卽神堯故第也。今爲佛宇。御容唯衣絳紗衣。幅巾而已。寺僧云。莊宗入汴。明宗入洛。泊清泰東。赴依漣之歲。額上皆有汗流。學士張沆嘗聞之。而未之信。及經武功。乃細視之。果如其說。又意其雨漏所致。而幅巾之上。則無自天福之後。其汗遂絕。高陵縣又有神堯先世莊田。今亦爲宮觀矣。有栢樹焉。相傳云。高祖在襁褓之時。母卽置放栢樹之陰。而往餉田。比餉迴。日斜而樹影不移。則今栢樹是也。史傳不載。而故老言之。

江陵書生

江陵南門之外。雍門之內。東垣下有瓦堂室一所。高尺許。具體而微。詢其州人曰。此息壤也。鞠其由曰。數百年前。此州忽爲洪濤所漫。未沒者二三版。州帥惶懼。不知所爲。忽有人白之曰。州之郊墅間。有一書生。博讀甚廣。才智出人。請召詢之。及召問之。此是息壤之地。在於南門。僕嘗讀息壤記云。禹湮洪水。茲有海眼。泛之無恆。禹乃鑄石造龍之宮室。寘於穴中。以塞其水脈。後聞版築此城。毀其舊制。是以有此懷襄之患。請掘而求之。果於東垣之下。掘數尺。得石宮室。皆已毀損。荆帥於是重葺。以厚壤培之。其洪水乃絕。今於其上。又起屋宇。誌其處所。旋以息壤記驗之不謬。

開元天寶遺事

王仁裕

鸚鵡告事

長安城中有豪民楊崇義者。家富數世。服玩之屬。僭於王公。崇義妻劉氏。有國色。與隣舍兒李弇私通。情甚於夫。遂有意欲害崇義。忽一日醉歸。寢於室中。劉氏與李弇同謀而害之。埋於枯井中。其時僕妾輩。並無所覺。惟有鸚鵡一隻。在堂前架上。泊殺崇義之後。其妻却令童僕四散。尋覓其夫。遂經府陳詞。言其夫不歸。竊慮爲人所害。府縣官吏。日夜捕賊。涉疑之人。及童僕輩。經拷捶者百數人。莫究其弊。後來縣官等。再詣崇義家檢校。其架上鸚鵡。忽然聲屈。縣官遂取於臂上。因問其故。鸚鵡曰。殺家主者。劉氏李弇也。官遂執縛劉氏。及捕李弇下獄。備招情款。府尹具事案奏聞。明皇歎訝久之。其劉氏李弇。依刑處死。封鸚鵡爲綠衣使者。付後宮養餵。張說後爲綠衣使者傳。好事者傳之。

傳書鸞

長安豪士郭行先。有女子紹蘭。適商人任宗。爲買於湘中。數年不歸。復音書不達。紹蘭目覩堂中。有雙鷺戲於梁間。蘭長吁而語於鷺曰。我聞鷺子自海東來。往復必徑由於湘中。我婿離家不歸。數歲蔑有音耗。生死存亡。弗可知也。欲憑爾付書。投於我婿。言訖。淚下。鷺子飛鳴上下。似有所諾。蘭復問曰。爾若相允。當泊我懷中。鷺遂飛於膝上。蘭遂吟詩一首云。我婿去重湖。臨窗泣血書。慙慙憑鷺翼。寄與薄情夫。蘭遂小書其字。繫於足上。鷺遂飛鳴而去。任宗時在荊州。忽視一鷺飛鳴於頭上。宗訝視之。鷺遂泊於肩上。見有一小封書。繫在足上。宗解而視之。乃妻所寄之詩。宗感而泣下。鷺復飛鳴而去。宗次年歸。首出詩示蘭。後文士張說傳其事。而好事者寫之。

稽神錄

徐鉉

食黃精

臨川有土人。遭遇其所使婢。婢不堪其毒。乃逃入山中。久之糧盡。餓甚。坐水邊。見野草枝葉可愛。卽拔取濯水中。連根食之。甚美。自是恆食。久之遂不餓。而更輕健。夜息大樹下。聞草中獸走。以爲虎。而懼。因念得上樹杪乃佳也。正爾念之。而身已在樹杪矣。及曉。又念當下平地。又歛然而下。自是意有所之。身卽飄然而去。或自一峯之一峯頂。若飛鳥焉。數歲。其家人伐薪見之。以告其主。使捕之。不得。一日遇其在絕壁下。卽以細繩三面圍之。俄騰上山頂。其主益駭異。必欲致之。或曰。此婢也。安有仙骨。不過得靈藥餌之爾。試以盛饌多其五味。令甚香美。值其往來之路。觀其食之否。如其言。果來就食。食訖。不復能遠去。遂爲所擒。具述其故。問其所食草之形。卽黃精也。復使之。遂不能得。其婢數年亦卒。



淮南統軍陳璋。加平章事。拜命於朝。李昇時執政。謂璋曰。吾將詣公賀。且求一女壻於公家。公其先歸。吾將至。璋馳一赤馬而去。中路馬蹶而墜。頃之。昇至。璋扶疾而出。昇至少選。卽去。璋召馬數之曰。吾以今日拜官。又議親事。爾乃以是而墜我。畜生不忍卽殺。使牽去。勿與芻秣。餓殺之。是夕。圜人竊具芻粟。馬視之而已。遂旦不食。如是累日。圜人以告。張復召語之曰。爾旣知罪。吾赦爾。馬跳躍而去。是夕。乃飲齧如故。璋後出鎮宣城。罷歸而薨。旬月。馬亦悲鳴而死。

## 青州客

朱梁時。青州有賈客。泛海遇風。飄至一處。遠望有山川城郭。海師曰。自頃遭風者。未嘗至此。吾聞鬼國在是。得非此邪。頃之。舟至岸。因登岸向城而去。其廬舍田畝。不殊中國。見人皆揖之。而人皆不見己。至城。有守門者。揖之。亦不應。入城。屋室人物。甚殷。遂至王宮。正值大宴羣臣。侍宴者數十。其衣冠器用。絲竹陳設之類。多類中國。客因升殿。俯逼王坐。以窺之。俄而王有疾。左右扶還。亟召巫者視之。巫曰。有陽地人至此。陽氣逼人。故王病。其人偶來爾。無心爲祟。以飲食車馬謝遣之可矣。卽具酒食設座於別室。巫及其羣臣。皆來祀祝。客據案而食。俄有僕夫馭馬而至。客亦乘馬而歸。至岸登舟。國人竟不見己。復遇便風得歸。時賀德儉爲青州節度。與魏博節度楊師厚有親。因遣此客使魏。具爲師厚言之。魏人范宣古親聞其事。爲余言。

## 婺源軍人妻

丁酉歲。婺源建威軍人妻死更娶。其後妻虐遇前妻之子過甚。夫不能制。一日忽見亡妻自門而入。大怒。後妻曰。人誰無死。孰無母子之情。乃虐我兒女如是耶。吾比訴於地下所司。今與我假十日。使我誨汝。汝遂不改。必能殺君。夫妻皆恐懼。再拜。卽爲具酒食。徧召親黨鄰里。問訊敘話如常。他人但聞其聲。唯夫見之。及夜爲設榻別室。夫欲從之。宿不可滿十日。將去。復責勵其後妻。言甚切至。舉家親族共送至墓。去墓百餘步。曰。諸人可止矣。復殷勤辭訣而去。將及栢林中。諸人皆見之。衣服容色如平生。及暮乃沒。建威軍使汪延昌言如是。

張謹

道士張謹者。好符法。學雖苦而無成。嘗客遊至華陰市。見賣瓜者。買而食之。旁有老父。謹覺其飢色。取以遺之。累食百餘。謹知其異。奉之愈敬。將去。謂謹曰。吾上地之神也。感子之意。有以相報。因出一編書曰。此禁狐魅之術也。宜勤行之。謹受之。父亦不見。爾日宿近縣村中。聞其家有女子啼呼。狀若狂者。以問主人。對曰。家有女。近得狂疾。每日晨輒靚粧盛服。云召胡郎來。非不療理。無如之何也。謹卽爲書符施簷戶間。是日晚間。簷間哭泣。且罵曰。何物道士。預他人家事。宜急去之。謹怒呵之。良久大言曰。吾且爲奴矣。遂寂然。謹復書數符。病卽都差。主人遺絹數十疋以謝之。謹嘗獨行。既有重齋。須得僱力。停數日。忽有二奴請謹。自稱曰。德兒歸寶。嘗事崔氏。崔出官。因見捨棄。今無歸矣。願侍左右。謹納之。二奴皆謹愿黠利。尤可憑信。謹東行。凡書囊符法行李衣服。皆付歸寶負之。將及關。歸寶忽大罵曰。以我爲奴。如役汝父。因絕走。謹駭怒逐之。其行如風。倏忽不見。旣而德兒亦不見。所齋之物。皆失之矣。時秦隴用兵。關禁嚴急。客行無驗。

皆見刑戮。既不敢東度，復還主人，具以告之。主人怒曰：寧有是事，是無厭，復將撓我耳。因止於田夫之家，絕不供給。遂爲耕夫，邀於同伴，晝耕夜息，疲苦備至。因憇大樹下，仰見二兒曰：吾德兒歸寶也。汝之爲奴苦否？又曰：此符法我之書也，失之已久。今喜再獲，吾豈無情於汝乎？因擲行李還之曰：速歸，鄉人待爾書符也。卽大笑而去。謹得行李，復詣主人，方異之，更遺絹數疋，乃得去。自爾遂絕書符矣。

### 潯陽縣吏

庚寅歲，江西節度使徐知諫，以錢百萬施廬山使者廟。潯陽令遣一吏典其事。此吏嘗入城，召一畫工俱往。畫工負荷丹彩雜物從之。始出城，吏昏然若醉，自解腰帶投地。畫工以爲醉而隨之，須臾復脫衣棄帽。比至山中，殆至裸身。近廟澗水中，有一卒，青衣白韋蔽膝。吏至，乃執之。畫工救之曰：此醉人也。卒怒曰：交加加，誰能得會，竟擒之，坐於水中。工知其非人也，走往廟中，告人競往視之。卒已不見，其吏猶坐水中，已死矣。乃閱其出給之籍，則已乾沒過半。進士謝岳親見之。

### 朱元吉

烏江縣令朱元吉，言其所知。泛舟至采石，遇風，同行者數舟皆沒。某旣溺，不復見水，道路如人間。其人驅之東行，可在東岸山下，有大府署，門外堆壞船板木如丘陵。復有人運諸溺者財物入庫中，甚衆。入門，堂上有官人，徧召溺者，閱籍審之。至某，獨曰：此人不合來，可令送出。吏卽引去。復至舟所，舟中財物亦皆還之。恍然不自知出水，已在西岸沙上矣。舉船儼然，亦無濡濕。

### 沽酒王氏

建康江寧縣廨之後。有沽酒王氏。以平直稱。癸卯歲二月。旣望夜。店人將閉外戶。忽有朱衣數人。僕馬甚盛。奄至戶前。叱曰。開門。吾將暫憩於此。店人奔走告其主。其主曰。出迎。則已入坐矣。主人因設酒食甚備。又犒諸從者。客甚謝焉。頃之。有僕夫執網繩百千丈。又一人執橛杙數百枚。前白請布圍。紫衣可之。卽出。以杙釘地。繫繩其上。園坊曲人家。使徧良久。白事訖。紫衣起。至戶外。從者白此店亦在園中矣。紫衣相謂曰。主人相待甚厚。免此一店可乎。皆曰。一家爾。何爲不可。卽命移杙。出店於園外。顧主人曰。以此相報。遂去。倏忽不見。顧視繩杙已亡矣。俄而巡使歐陽進。巡夜至店前。問何故深夜開門。又不滅燈燭。何也。主人具告所見。進不信。執之下獄。將以妖言罪之。居二日。建康大火。自朱雀橋西至鳳凰山。居人焚之殆盡。此店四鄰。皆爲煨燼。而王氏獨免。

江南李令

江南有李令者。累任大邑。假秩至評事。世亂年老。無復宦情。築室於廣陵法雲寺之西。爲終焉之計。嘗夢東草加首。口銜一刀。兩手各持一刀。入水而行。意甚異之。俄而孫儒陷廣陵。儒部將李瓊屯兵於法雲寺。恆止李令家。父事令。及儒死。宣城裨將馬殷劉建封輩率衆南走。瓊因彊令俱行。及殷據湖南。瓊爲桂管觀察使。用令爲荔浦令。則前夢之驗也。

袁州老父

袁州村中有老父。性謹厚。爲鄉里所推。家亦甚富。一日有紫衣少年。車僕甚盛。詣其家求食。老父卽延入。設食甚。至徧及從者。老父侍食於前。因思長吏朝使行縣。當有頓地。此何人哉。意色甚疑。少年覺之。謂曰。

君疑我。我不能復爲君隱。我仰山神也。父悚然再拜曰。仰山日厭於祭祀。奈何求食乎。神曰。凡人之祀我。皆從我求福。我有力不能致者。或非其人不當受福者。我皆不敢享之。以君長者。故從君求食爾。食訖辭讓而去。遂不見。

### 徐善

江南僞中書舍人徐善。幼孤。家於豫章。楊吳之尅豫章。善之妹爲一軍校所虜。既定。軍校得善。請以禮聘之。善自以舊族。不當與戎士爲婚。固不許。乃強納幣焉。悉擲棄之。臨以白刃。亦不懼。然竟虜之而去。善卽詣楊都。求見吳楊渥。而訴之。時渥初嗣藩服。府庭甚嚴。僭擬王者。布衣游士。旬歲不得一見。而善始至。白沙渥夜夢人來言曰。江西有秀才徐善。將來見公。今在白沙逆旅矣。其人良士也。且有情事。公可厚遇之。且卽遣騎迎之。旣至。禮遇甚厚。且問所欲言。善具白其妹事。卽命贖歸於徐氏。時歙州刺史陶雅聞而異之。因辟爲從事。

### 吳延瑨

廣陵豆倉官吳延瑨者。其弟旣冠。將爲求婦。鄰有媒。嫗素受吳氏之命。一日有人詣門云。張司空家使召。隨之而去。在政勝寺之東南。宅甚雄壯。嫗云。初不聞有張公在是。其人云。公沒於臨安之戰。故少人知者。及其家。陳設炳煥。如王公家。見一老姥。云是縣君。坐頃之。其女亦出。姥謂嫗曰。聞君爲吳家求婚。吾欲以此女事之。嫗曰。吳氏小吏貧家。豈當與貴人爲婚邪。女因自言曰。兒以母老無兄弟。家業旣大。事託善人。聞吳氏子孝謹可事。豈求高門邪。嫗曰。諾。將問之。歸以告延瑨。異之。未敢言。數日。忽有車輿數乘。詣鄰

嫗之室。乃張氏女與二老婢俱至。使召延璫之妻。卽席具酒食甚豐。皆張氏所備也。其女自議婚事。璫妻內思之。此女雖極端麗。然年可三十餘。其小郎年節少。未必歡也。其女卽言曰。夫妻皆繫前定。義如有合。豈老少邪。璫妻聳然不敢復言。女卽出紅白羅二疋。曰。以此爲禮。其他贈遺甚多。至暮。邀鄰嫗俱歸其家。留數宿。謂嫗曰。吾家至富人不知耳。他日皆吳郎所有也。室中三大廚。其高至屋。因開示之一廚。實以金。二廚實以銀。又指地曰。此中皆錢也。卽命掘之。深尺餘。卽見錢充積。又至外廳。庭中繫朱鬣白馬。傍有一豕。曰。此皆禮物也。廳之西。復有廣廈。百工製作畢備。曰。此亦造禮物也。至夜就寢。聞豕有如驚呼。諸婢曰。此豕不宜在外。是必爲蛇所啣也。嫗曰。蛇豈食豬者邪。女曰。此中常有之。卽相與秉燭視之。果見大赤蛇自地出。縈繞其豕。復入地去。救之得免。明日方與嫗別。忽召二青衣夾侍左右。謂嫗曰。吾有故近出。少選當還。卽與青衣凌虛而去。嫗大驚。其母曰。吾女暫之天上會計。但坐無苦也。食頃。乃見自外而入。微有酒氣。曰。諸仙留飲。吾以媒嫗在此。固辭得還。嫗婦益駭異。而不敢言。又月餘。復召嫗去。縣君疾亟。及往。其母已卒。因嫗至營葬。葬於楊子縣北徐氏村中。盡室往會。徐氏有女可十餘歲。張女撫之曰。此女有相。當爲淮北一武將之妻。善視之。旣葬。復厚贈嫗。舉家南去。莫知所至。婚後亦竟不成。嫗歸訪其故居。但里舍數間。問其里中。云住此已久。相傳云。張司空之居。竟不得其實。後十年。廣陵亂。吳氏之弟歸於建業。亦竟無恙。

## 司馬正彝

司馬正彝者。始爲小吏。行溧水道中。去前店尙遠。而饑渴甚。意頗憂之。俄而遇一新草店數間。獨一婦人。

迎客爲設飲食甚豐潔。正彝謝之。婦人云：至都有好粉臙脂，宜以爲惠。正彝許諾。至建業，遇其所知往溧水，因市粉脂遺之，具告其處。旣至，不復見店，但一神女廟，因置所遺而去。正彝後爲溧水令，相傳云：往往有遇之者，未知其審。

### 劉宣

戊寅歲，吳師征越，敗於臨安，裨將劉宣傷重，臥於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數人持簿書至，徧閱死者。至宣，乃扶起視之，曰：此漢非是，引出十餘步，置路左而去。明日賊退，宣乃得歸。宣肥白如瓠，初伏於地，越人割其尻肉，宣不敢動，後瘡愈，肉不復生，臀竟小偏，十餘年乃卒。

### 黃魯

徐三誨爲撫州錄事參軍，其下幹力黃魯者，郡之裏人，年少頗白皙，有父母在鄉中，數月一告歸，歸旬日復來，一旦歸，月餘不至。三誨遣吏至其家，召至，家人云：久不歸矣，於是散尋之。又月餘，乃見在深山中，黃衣屣履，挾彈而游，與他少年數人，皆衣服相類，捕之不獲。魯家富，乃多募人，伏草間以伺之。數日，果擒之。而諸少年皆走，旣歸，問其故，曰：山中有石氏者，其家如玉公，納我爲壻，他無所言，留數日，復失去。又於山中求得之，如是者三。後一日竟去，遂不復見。尋石氏之居，亦不能得。此山乃臨川人採石之所，蓋石之神也。

### 陸洎

江南陸洎爲常州刺史，不克之任，爲淮南副使。性和雅重厚，時輩推仰之。副使李承嗣尤與之善。乙丑歲

九月承嗣與諸客訪之。泊從容曰：某明年此月當與諸客別矣。承嗣問其故。答曰：吾向夢人以一騎召去。止大明寺西可數里。至一大府。署曰陽明府。入門。西序復有東向大門。下馬入一室。久之。吏引立塔下。門中有二綠衣吏。捧一案。案上有書。有一紫衣乘笏取書。宣云：泊三世爲人。皆行慈孝。功成業就。宜授此官。可封陽明府侍郎。判九州都監事。來年九月十七日。本府上事。復以騎送歸。奄然遂寤。靈命已定。不可改矣。諸客皆嘻然。至明年九月。日使候其起居。及十六日。承嗣復與向候之客詣之。謂曰：君明日當上事。今何無恙也。泊曰：府中已辦。明當行也。承嗣曰：吾常以長者重君。今無乃近妖乎。泊曰：唯君與我有緣。他日必當卜鄰。承嗣默然而去。明日遂卒。葬於茱萸灣。承嗣後爲楚州刺史。卒葬於泊墓之北云。

何致雍

何致雍者。賈人之子也。幼而爽俊。好學。嘗從其叔父泊舟皖口。其叔夜夢一人若官吏。乘馬從數僕。來往岸側。徧閱舟船人物之數。復一人自後呼曰：何僕射在此。勿驚之。對曰：諾。不敢驚。旣寤。徧訪鄰舟之人。皆無姓何者。乃移舟入深浦中。翌日大風濤。所泊之舟皆沒。唯何氏存。叔父乃謂致雍曰：我家世貧賤。吾復老矣。何僕射必汝也。善自愛。致雍後從知於湖南。爲節度判官。會楚王殷自稱尊號。以致雍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致雍自謂當作相。而居師長之任。後楚王希範嗣立。復去帝號。以致雍爲節度判官。檢校僕射。竟卒於任。

徐彥成

軍吏徐彥成。恆業市木。丁亥歲。往信州。汭口場。無木可市。泊舟久之。一日晚。有少年從二僕。往來岸側。狀



若訪人而不遇者。彥成因延入舟中。爲設酒食。賓敬之。少年甚媿焉。將去。謝曰。吾家近此數里。別業中。君且日能辱顧乎。彥成許諾。明日乃往。行里餘。有僕馬來迎。奄至一大宅。門館甚盛。少年出延客。酒膳豐備。從容久之。彥成因言住此久。無木可市。少年曰。吾有木在。山中。明當令出也。居一二日。果有材木大至。良而價廉。市易旣畢。往辭少年。少年復出大杉板四枚。曰。向之木。吾所賣。今以此贈君。至吳當獲善提。彥成週始至秦淮。會吳帥殂。納杉板爲棺。以爲材之尤異者。獲錢數十萬。彥成大市珍玩。復往汭口。以酬少年。少年復與交市。如是三往。頗獲其利。間一歲。復詣之。村落如故。了無所見。訪其里中。竟無能知者。

### 桃林

閩王審知初爲泉州刺史。州北數十里。地名桃林。光啓初。一夕村中地震。有聲如鳴。數百面鼓。及明視之。禾稼方茂。了無一莖。試掘地求之。則皆倒懸在土下。其年。審知尅晉安。盡有歐閩之地。傳國六十年。至於延義立。桃林地中復有鼓聲。時禾已收。惟餘梗在田。及明視之。亦無一莖。掘地求之。則亦倒懸土下。其年延義爲左右所殺。王氏遂滅。

### 宋氏

江西軍吏宋氏。嘗市木至星子。見水濱人物喧集。乃漁人得一大鼃。鼃見宋屢顧。宋卽以錢一千贖之。放於江中。後數年。泊船龍沙。忽有一僕夫至云。元長史奉召。宋恍然不知何長史也。旣往。歛至一府。官出迎。與坐。曰。君尙相識耶。宋思之。實未嘗識。又曰。君亦記星子江中放鼃耶。曰。然。曰。身卽鼃也。頃嘗有罪。帝命謫爲水族。見囚於漁人。微君之惠。已骨朽矣。今已得爲九江長。相召者。有以奉報。君兒某者。命當溺死。名

籍在是。後數日。鳴山神將朝廬山使者。行必以疾風雨。君兒當以此時死。今有一人名姓正同。亦當溺死。但先期歲月間耳。吾取以代之。君兒宜速登岸避匿。不然不免。宋陳謝而出。不覺已在舟次矣。數日。果有風濤之害。死甚衆。宋氏之子竟免。

貝禧

義興人貝禧。爲邑之鄉胥。乾寧甲寅歲十月。宿於菱瀆別業。夜分。忽聞扣門者。人馬之聲甚衆。出視之。見一人綠衣乘簡。西面而立。從者百餘。禧攝衣出迎。自通曰。隆姓周。弟十八。卽延入坐。問以來意。曰。身爲地府南曹判官。奉王命召君爲北朝判官。爾禧初甚驚懼。隆曰。此乃陰府要職。何易及此。君無辭也。俄有從者持牀榻。食案帷幙。陳設畢。滿置酒食。對飲良久。一吏趨入。白殷判官至。復有一綠衣乘簡。二從者捧簡隨之。箱中亦綠衣。殷揖禧曰。命賜君兼同奉召。卽以綠裳爲禧衣之。就坐共飲。可至五更。曰。王命不可留矣。卽相與同行。禧曰。此去家不遠。暫歸告別。可乎。皆曰。君今已死。縱歸可復與家人相接耶。乃出門。與周殷各乘一馬。其疾如風。涉水不溺。至暮宿一村店。店中具酒食。而無居人。雖設燈燭。如隔帷幔。云已行二千餘里矣。向曉復行。久之。至一城門。衛嚴峻。周殷先入。復出召禧。凡經三門。左右吏卒皆趨拜。復入一門。正北大殿。垂簾。禧趨走參謁。一同人間。旣出。周謂禧曰。北曹闕官多年。第宅曹署。皆須整緝。君可暫止吾家也。卽自殿門東行。可一里。有大宅。止禧於東廳。頃之。有同官可三十餘人。皆來造請慶賀。遂置讌。讌罷。醉臥。至曉。徧詣諸官。曹報謝。復有朱衣吏以王命至。錢帛車馬。饗餼甚豐。備翌日。周謂禧曰。可視事矣。又相與向王殿之東北。有大宅。陳設甚嚴。止禧於中。有典吏可八十餘人。參請給使廳之南。大屋數十間。卽

曹局簿書充積其內廳之北別室兩間。有几案及數書廚。皆雜寶飾之。周以金鑰授禧曰：此廚簿書最爲祕要。管鑰恆常自掌。勿輕委人也。周旣去。禧開視之。書冊積疊。皆方尺餘。首取一冊。金題其上。陝州字。其中字甚細密。諦視之。乃可見。皆世人之名簿也。禧欲知其家事。復開一廚。乃得常州簿。閱其家籍。見身及家人世代名字甚悉。其已死者。以黑鈎之。至晚。周判官復至。曰：王以君世壽未盡。遣暫還。壽盡當復居此職。禧卽以金鑰還授於周。禧始閱簿時。盡記其家人。及己禍福壽夭之事。至是昏然盡忘矣。頃之。官吏俱至告別。周殷二人送之歸。翌日夜。乃至菱瀆村中入室。見己臥於牀上。周殷與禧各就寢。俄而驚寤。日正午時。問其左右。云：死始半日。而地府已四日矣。禧旣愈。一如常人。亦無小異。又四十餘年。乃卒。

### 王延政

王延政爲建州節度。延平村人。夜夢人告之曰：與汝富。旦入山求之。明日入山。終無所得。爾夕復夢如前。村人曰：且已入山。無所得也。其人曰：但求之。何故不得。於是明日復入。向暮息大樹下。見方丈之地。獨明淨。試掘之。得赤土如丹。旣無他物。則負之歸。以飾牆壁。煥然可愛。人聞者競以善價從此人求。市延政聞之。取以飾其宮室。署其人以牙門之職。數年建州亦敗。

### 張懷武

南平王鍾傳鎮江西。遣道士沈太虛禱廬山九天使者廟。太虛醮罷。夜坐廊廡間。恍然若夢。見壁畫一人。前揖太虛曰：身張懷武也。常爲軍將。上帝以微有陰功及物。今配此廟爲靈官。旣寤。起視壁畫。署曰五百靈官。太虛歸。以語進士沈彬。彬後二十年游醴陵縣。令陸生客之。方食。有軍吏許生後至。語及張懷武。彬

因問之。許曰：懷武者，蔡之裨將。某之長史也。頃甲辰年大饑，聞豫章獨稔，卽與一他將各帥其屬奔豫章。旣卽路，兩軍稍不相能。比至五昌，嫌隙大構。尅日將決戰，禁之不可。懷武乃攜劍上戍樓，去其梯，謂其徒曰：吾與汝今日之行，非有他圖，直救性命耳。奈何不忍小忿而相攻戰？夫戰必彊者傷而弱者亡。如是則何爲去父母之國而死於道路耶？凡兩軍所以致爭者，以有懷武故也。今爲汝等死，兩軍爲一無構難矣。遂自刎。於是兩軍之士皆伏樓下慟哭，遂相與和親。比及豫章，無一人逃亡者。許但懷其舊恩，亦不知靈官之事。彬因述記以申明之。豈天意將感發死義之士，故以旰蠻告人乎？

李玫

天祐初，舒州有倉官李玫，自言少時因病遂見鬼，爲人言禍福多中。淮南大將張顥專廢立之權，威振中外。玫時宿於灤山司命真君廟，翌日與道士崔繹然數人將入城去廟數里，忽止同行於道側，自映大樹以窺之。良久乃行，繹然曰：復見鬼耶？曰：向見一人桎梏甚嚴，吏卒數十人衛之向廟而去，是必爲真君考召也。雖意氣尙在，已不自免矣。或問爲誰，久之乃肯言曰：張顥也。聞者皆懼，共祕之。不旬日而聞顥誅。李宗造開元寺成，大會文武僧道於寺中，旣罷，玫復謂繹然曰：向坐中有客爲二吏固揖之而去，是不久矣。言其衣服容貌，則團練巡官陳絳也。不數日，絳暴疾卒。道士邵修默，崔之弟子，親見之。

趙瑜

明經趙瑜，魯人，累舉不第，困厄甚。因游太山，祈死於嶽廟，將出門，忽有小吏自後至，曰：判官召，隨之而去。奄至一廳事，簾中有人云：人所重者生，君何爲祈死？對曰：瑜應鄉薦，累舉不第，退無歸耕之資，湮厄貧病。

無復生意。故祈死耳。良久。聞簾中檢閱簿書。既而言曰。君命至薄。名第祿仕皆無分。既此見告。當有以奉濟。今以一藥方授君。君以此足給衣食。然不可置家。置家則貧矣。瑜拜謝而出。至門外。空中飄大桐葉。至瑜前。視之。乃書巴豆丸方於其上。亦與人間之方正同。瑜遂自稱前長水令。賣藥於夷門市。餌其藥者。病無不愈。獲利甚多。道士李德陽親見其桐葉。已十餘年。尚如新。

### 華陰店嫗

楊彥伯。廬陵新淦人也。童子及第。天復辛酉歲。赴選。至華陰。舍於逆旅。時京國多難。朝無親識。選事不能如期。意甚憂悶。會豫章邸吏姓楊。鄉里舊知。同宿於是。因教已云。凡旅行至此。未嘗不禱金天。必獲夢寐之報。縱無夢。則此店之嫗。亦能知方來事。苟獲一言。亦可矣。彥伯因留一日。精意以祠之。爾夕竟無夢。既曙。店嫗方迎送他客。又無所言。彥伯愈怏怏。將行。復失其所著鞋。詰責童僕。甚喧。既卽路。嫗乃從而呼之。曰。少年何其喧耶。彥伯因具道其事。嫗曰。嘻。此卽神告也。夫將行而失其鞋。是事皆不諧矣。非徒如此而已也。京國將有亂。當不可復振。君當百艱備歷。然無憂也。子之爵祿。皆在江淮。官當至門下侍郎。彥伯因思之。江淮安得有門下侍郎。遂行至長安。適會大駕西幸。隨至岐隴。梁寇圍城三年。彥伯辛苦備至。駕既出城。彥伯逃還。吉州刺史彭珍厚遇之。累攝縣邑。僞吳平。江西復見選用。登朝至戶部侍郎。會臨軒策命。齊王彥伯攝門下侍郎行事。既受命。思店嫗之言。大不悅。數月遂卒。

### 劉處士

張易在洛陽。遇處士劉某。頗有奇術。易恆與之遊。劉嘗賣銀與市中。人欠其直。劉從易往索之。市人既不

酬直且大罵劉。劉歸謂易曰：彼愚人，不識理。於是吾當小懲之，不爾，必將爲土地神靈之所重譴也。既夜，滅燭就寢。劉牀前熾炭燒藥，易寐未熟，暗中見一人就爐吹火，火光中識其面，乃向之市人也。迨曙不復見，易後求之，問市人云：一夕夢人召去，逼使吹火，氣殆不續。既寤，唇腫氣乏，旬日乃愈。劉恆爲河南尹，張全義所禮，會與梁太祖食，思魚鱠。全義曰：吾有客能立致之。卽召劉，劉使掘小坎，汲水滿之，垂釣良久，卽獲魚數頭。梁祖大怒曰：妖妄之甚者也。卽杖背二十，械繫於獄，翌日將殺之。其夕亡去。劉友人爲登封令，其日至縣，謂令曰：吾有難，從此逝矣，遂去，不知所之。

### 陳寨

陳寨者，泉州晉江巫也，善禁祝之術，爲人治疾，多愈者。有漳州逆旅蘇猛，其子病狂，人莫能療，乃往請陳。陳至，蘇氏子見之，戟手大罵。寨曰：此疾入心矣，乃立壇於堂中，戒人無得竊視。至夜，乃取蘇氏子劈爲兩片，懸堂之東壁，其心懸北簷下。寨方在堂中作法，所懸之心，遂爲犬食。寨求之不得，驚懼，乃持刀宛轉於地，出門而去。主人弗知，謂其作法耳。食頃，乃持心而入，內於病者之腹，被髮連叱，其腹遂合。蘇氏子既悟，但連呼遞鋪遞鋪，家人莫之測。乃其日去家數里，有驛吏手持官文書，死於道傍。初，南中驛路二十里，置一遞鋪，驛吏持符牒以次傳授，欲近前鋪，輒連呼以警之。乃寨取驛吏之心而活蘇氏，蘇遂愈如故。

### 建安村人

建安有村人，乘小舟往來見谿中，賣薪爲業。嘗泊舟登岸，將伐薪，忽見山上有數錢流下，稍上尋之，累獲數十，可及山半，有大樹下有甕，高五六尺，錢滿其中，而甕小欹，故錢流出。於是推而正之，以石堵之，以

衣襟貯五百餘而歸。盡率家人復往。將盡取。既至。得舊路。見大樹而亡其甕。村人徘徊數日。不能去。夜夢人告之曰。此錢有主。向爲甕歆。以五百顧爾。正之餘。不可妄想也。

### 雞井

江夏有林主簿。虐而好賭。甚愛一女。好食雞。里胥日供雙雞。一日將殺雞。雞走。其女自逐之。雞入舍北枯井中。女亦入井。遂不見。林自往。亦入井。不出。俄井中黑氣騰上如炊。其家但臨井而哭。無敢入者。有屠者請入視之。但見大釜湯沸火熾。有人拒其足曰。事不干汝。不得入。而出。久之。氣稍稍而息。井中唯雞骨一具。人骨二具。此數聞故老言之。不知其何年也。

### 袁弘禦

後唐袁弘禦爲雲中從事。尤精算術。同府令算庭下桐樹葉數。卽自起量樹。去地七尺圍之。取圍徑之數。布算良久。曰。若干葉。衆不能覆。命撼去二十二葉。復使算曰。已少向者二十一葉矣。審視之。兩葉差小。止當一葉耳。節度使張敬達有二玉椀。弘禦量其廣深算之。曰。此椀明年五月十六日巳時當破。敬達聞之。曰。吾敬藏之。能破否。卽命貯大籠。籍以衣絮。鑊之庫中。至期庫屋梁折。正壓其籠。二椀俱碎。太僕少卿薛文美同府親見。

### 廣陵士人

廣陵有士人。常張燈獨寢。一夕中夜而寤。忽有雙髻青衣女子。資質甚麗。熟寐於其足。某知其妖物也。懼不敢近。復寢如故。向曉乃失。門戶猶故。扃閉自是。夜夜恆至。有術士爲書符施髻中。其夜伴寢以伺之。果

見自門而入徑詣髻中解取符燈下視之微笑訖復入置髻中升牀而寢甚懼後聞玉笥山有道士符禁神妙乃往訪之既登舟遂不至塗次豫章暑夜乘月行舟時甚熱乃盡開船窗而寢中夜忽復見寐於牀後某即潛起急捉其手足投之江中紈然有聲因爾遂絕。

王誦妻

王誦者南安縣大盈村人也妻林氏忽病有鬼憑之言我陳九娘也以香花祀我當有益於主人誦許之乃呼林爲阿姐爲人言禍福多中半餘歲乃見形自腰以下可見人未常來者亦不見也但以言語相接鄉人有召者不擇遠近與林偕往人有祭祀但具酒食陳氏自召神名祝詞明惠聽者忘倦林拱坐而已二年間獲利甚博一旦忽悲泣謂林曰我累生爲人女年未及笄而夭聞於地府乃前生隱沒阿姐錢二十萬故主者令我爲神以償此錢訖卽生爲男子而獲壽今酬已足請置酒爲別乃盡見其形容質端媚言辭婉轉殷勤致謝嗚咽云珍重珍重遂不見。

徐明府

金鄉徐明府者隱而有道術人莫能測河南劉崇遠崇龜從弟也有妹爲尼居楚州嘗有一客尼寓宿忽病勞瘦甚且死其姊省之衆共見病者身中有氣爲飛蟲入其妹衣中遂不見病者死姊亦病俄而劉氏舉院皆病病者輒死文遠求於明府徐曰爾有別業在金陵可致金陵絹一疋吾爲爾療之如言送絹訖翼日劉氏夢一道士執簡而至以簡徧撫其身身中白氣騰上如炊既寤遂輕爽能食異於常日頃之徐封絹而至曰置絹席下寢其上卽差矣如其言遂愈已而視其絹乃畫持簡道士如所夢者。



魯思鄗女

內臣魯思鄗女。生十七年。一日臨鏡將粧。鏡中忽見一婦人。披髮徒跣。抱一嬰兒。迴顧則在其後。因恐懼頓仆。久之乃蘇。自是日日恆見。積久其家人皆見之。思鄗自問其故。答云。己揚子縣里民之女。往歲建昌縣錄事某。以事至揚子。因聘己爲側室。君女卽其正妻。歲餘生此子。後錄事出。旁縣君女因投己於井。并此子以石填之。詐其夫云逃去。我方訟於所司。適會君女卒。今雖後身。固當償命也。思鄗使人馳至建昌。驗事。其錄事老猶在。如言發井。果得骸骨。其家多方以禳之。皆不可。其女後嫁褚氏。厲愈甚。旦夕驚悸。以至於卒。

建州狂僧

建州有僧。不知其名。常如狂人。其所言動。多有徵驗。邵武縣前臨溪有大磐石。去水猶百步。一日忽以墨畫其石之半。因坐石上持竿。爲釣魚之狀。明日山水大發。適至其墨畫而退。癸卯歲。盡斫去臨路樹枝之向南者。人問之曰。免礙其幡。又曰。要歸一邊。及吳師之入。皆行其下。又城外僧寺。大署其壁。某等若干人。處書之。及軍至城下。分據僧寺以爲柵。所安置人數。一無所差。其僧竟爲軍士所殺。初王氏之季。閩建多難。民不聊生。或問狂僧曰。時世何時當安。答曰。儂去卽安矣。及其旣死。閩嶺克平。皆如其言。

廣陵木工

廣陵有木工。因病手足皆舉縮。不能復執斤斧。扶踴行乞。至后土廟前。遇一道士。長而黑色。神采甚異。呼問其疾。因與藥數丸。曰。餌此當愈。旦日平明。復會於此。木工辭曰。某不能行。家去此遠。明日雖晚。尙未能

至也。道士曰：爾無憂，但早至此。遂別去。木工既歸，餌其藥，頃之手足痛甚。中夜乃止，因即得寐。五更而寤，覺手足甚輕，因下牀趨走如故。即馳詣后土廟前，久之乃見道士倚杖而立，再拜陳謝。道士曰：吾授爾方，可救人疾苦，無爲木匠耳。遂再拜受之。因問其名，居曰：吾在紫極宮，有事可訪吾也。遂去。木匠得方，用以治疾，無不愈者。至紫極宮訪之，竟不復見。後有婦人久疾，亦遇一道士與藥而差，言其容貌亦木工所見也。廣陵尋亂，木工竟不知所之。

支戩

江左有支戩者，餘干人。世爲小吏，支戩獨好學爲文，竊自稱秀才。會正月望夜，時俗取飯箕衣之衣服，插箸爲嘴，使畫盤粉以下戩，見家人爲之，卽戲祝曰：請卜支秀才。他日至何官，乃畫粉宛成司空字。又戩嘗夢至地府，盡閱名簿，至己籍，云至司空年五十餘。他人籍不可記，唯記其友人鄭元樞，云貧賤無官。年四十八，元樞後居浙西，廉使徐知諫賓禮之，將薦於執政，行有日矣，暴疾而卒。實年四十八。戩後爲金陵觀察判官，檢校司空，恆以此事話於親友，竟卒於任。年五十一。

廣陵賈人

廣陵有賈人，以栢木造牀几什器百餘事，製作甚精，其費已二十萬，載之建康，賈以求利。晚至瓜步，微有風起，因泊山下，頃之有巨舟，其中空，惟篙工三人乘之，亦泊於其側。賈人疑之，相與議：此必羣盜也。將伺夜而劫我。前浦旣遠，風又益急，逃避無所。夜卽相與登岸，深林中以避之。俄而風雨雷電，蒙覆舟所，岸上則星月了然，食頃雨止，雲散，見巨舟稍稍前去，乃敢歸。舟中所載栢木什器，都不復見，餘物皆在。巨舟猶

在東岸有人呼曰爾無恨當還爾價賈人所載既失復歸廣陵至家已有人送錢三十萬置之而去問其人卽泊瓜步之明日也。

### 續仙傳

沈汾

### 許宣平

許宣平新安歙人也。唐睿宗景雲中。隱於城陽山南塢。結菴以居。不知其服餌。但見不食。顏色若四十許人。行如奔馬。時或負薪以賣。擔常掛一花瓠。及曲竹杖。每醉騰騰拄之以歸。獨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路人莫問歸何處。穿入白雲行翠微。爾來三十餘年。或拯人懸危。或救人疾苦。城市人多訪之。不見。但覽庵壁題詩云。隱居三十載。石室南山巔。靜夜翫明月。明朝飲碧泉。樵人歌壠上。谷鳥戲巖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者多詠其詩。有時行長安。於驛路洛陽同華間。傳舍是處題之。天寶中。李白自翰林出東遊。經傳舍。覽詩吟之。嗟歎曰。此仙詩也。乃詰之於人。得宣平之實。白於是遊及新安。涉溪登山。累訪之不得。乃題其菴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真人居。煙嶺迷高跡。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柱空躊躇。應化遼天鶴。歸當千歲餘。是冬野火燎其庵。莫知宣平蹤跡。百餘年後。咸通七年。郡人許明奴家有嫗。常逐伴入山採樵。獨於南山中見一人。坐石上方食桃。甚大。問嫗曰。汝許明奴家人也。我明奴之祖宣平。嫗言常聞已得仙矣。曰。汝歸爲我語明奴。言我在此山中。與汝一桃食之。不可將出山。虎狼甚多。山神惜此桃。嫗乃食桃甚美。頃之而盡。宣平遣嫗隨樵人歸家言之。明奴之族甚異之。傳聞於郡人。其後嫗卻食。日漸童顏。輕健愈常。中和年已後。兵荒相繼。居人不安。明奴徙家避難。嫗入山不歸。今人採樵。或有見其嫗。

身衣藤葉行疾如飛。逐之昇林木而去。

### 藍采和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也。常衣破藍衫。六銖黑木腰帶。闊三寸餘。一脚著靴。一脚跣行。夏則衫內加絮。冬則臥於雪中。氣出如蒸。每行歌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餘。常醉踏歌。老少皆隨看之。機捷諸人問。應聲答之。笑皆絕倒。似狂非狂。行則振靴。言踏歌。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蒼田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峨。歌詞極多。率皆仙意。人莫之測。但以錢與之。以長繩穿拖地行。或散失。亦不回顧。或見貧人。卽與之。及與酒家周遊天下。人有爲兒童時。至及頰白見之。顏狀如故。後踏歌於濠梁間酒樓。乘醉有雲鶴笙簫聲。忽然輕舉於雲中。擲下靴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

### 王可交

王可交。蘇州崑山人也。以耕釣自業。居於松江南趙屯村。年三十餘。莫知有真道。常取大魚。自喜。以槌擊殺。煮之。擣蒜韭以食。常謂樂無以及。一旦棹漁舟。方擊楫高歌。入江行數里間。忽見一綵畫花舫。漾於中流。有道士七人。皆年少。玉冠霞帔。服色各異。侍從十餘人。總角雲鬢。又四人黃衣。乘舫一人。呼可交以姓名。方驚異。不覺漁舟已近舫側。一道士令總角引可交上舫。見七人面前。各有青玉盤酒器。果子皆瑩徹。有光。可交莫識。又有女妓十餘人。悉持樂器。可交遠立於筵末。遍拜。七人共視可交。一人曰。好骨相。合仙生於凡賤。眉間已灸破矣。一人曰。與酒喫。侍者瀉酒。而樽中酒再三瀉之。不出。侍者具以告。道士曰。酒是

靈物。必得入口。當換其骨。瀉之不出。亦乃命也。一人又曰。與栗吃。俄一人於筵上取二栗付侍者。與可交。令便吃。視之。其栗青赤。光如棗。長二寸許。嚙之有皮。非人間之栗。肉脆而甘如飴。久之。食方盡。一人曰。王可交已見之矣。可令去。命一黃衣送上岸。於船邊覓所乘漁舟。不見黃衣。曰。不必漁舟。但合眼自到。於是合眼。若風水林木浩浩之聲。令開眼。已到失黃衣所在。但見峯巒重疊。松栢參天。坐於草中石上。及望見有門樓。人出入。俄頃採樵者。并僧十餘人。到問可交何人。可交具以前事對。又問何日離家。可交曰。今日早離家。又問今日是何日。對是三月三日。樵者與僧驚。今日是九月九。去三月三日已半年餘。可交問地。是何所。僧曰。此是天台山瀑布寺前也。又問此去華亭多少地。僧曰。水陸千餘里。可交自訝不已。乃爲僧邀歸寺設食。可交但言飽。不喜聞食氣。唯飲水耳。衆僧審問極異之。乃以狀白唐興縣。以達台州。以聞越州。廉使王泚素奉道。召之見。極以爲非常之事。神仙變化。不可測也。可交身長七尺餘。儀貌殊異。言語清爽。泚歎曰。此誠真仙人也。又以同姓益敬之。飾以道服。而遣人至蘇州。以詰其實。具言三月三日。可交乘漁舟入江。不歸。家人尋得漁舫。謂墮江死。漉之無跡。妻子以招魂葬訖。王泚具以表聞。詔甚稱異。後可交卻歸鄉里。備話歷歷。及與鄉人到江上。指所逢花船之處。依然可交。食粟後已絕穀。動靜若有神助。不復耕釣。乃挈妻子往四明山。二十餘年。復出明州賣藥。使人沽酒。得錢但施於人。時言藥則壺公所授。酒則餘杭阿母相傳。藥極去疾。酒甚醉人。明州里巷皆言王仙人藥酒。世間不及。道俗多圖其形像。有患疴及邪魅者。圖於其側。卽愈。後三十餘年。卽入四明山。不復出。今人時有見之者。

玄真子

玄真子姓張名志和。會稽山陰人也。博學能文。擢進士第。善書飲酒。三斗不醉。守真養氣。臥雪不寒。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遊覽。魯國公顏真卿與之友善。真卿爲湖州刺史。與門客會飲。乃唱和爲漁父詞。其首唱卽志和之詞。曰：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真卿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和二十五首。遞相誇賞。而志和命丹青。剪素寫景。天詞須臾五本。花木禽魚山水景像。奇絕蹤跡。今古無倫。而真卿與諸客傳翫歎服不已。其後真卿東遊平望驛。志和酒酣爲水戲。鋪席於水上。獨坐飲酌笑咏。其席來去遲速。如刺舟聲。復有雲鶴隨覆其上。真卿親賓參佐觀者莫不驚異。尋於水上揮手以謝真卿。上昇而去。今猶有寶傳其畫在人間。

李珣

李珣。廣陵江陽人也。世居城市。販糴自業。而珣性端謹。異於常輩。年十五時。父適他行。以珣專販事。人有糴者。與糴。珣卽授以升斗。俾令自量。不計時之貴賤。一斗只求二文利。以資父母。歲月旣深。衣食甚豐。父怪而問之。具以實對。父曰：吾之所業同流中。無不用出入升斗。出輕入重。以規厚利。雖官司以春秋較推。終莫斷其弊。吾但以升斗出入皆用之。自以無偏久矣。汝今更出入任之自量。爲吾不可及也。然衣食豐給。豈非神明之助耶。後父母歿。及珣年八十餘。不改其業。適李珣出相。節制淮南。珣以新節度使同姓名。極用自驚。乃改名寬。李珣下車後。數月修道齋。次夜夢入洞府中。見景色正春。烟花爛熳。翔鸞舞鶴。綵雲瑞霞。樓閣連延。珣獨步其下。見石壁光瑩。填金書字。列人姓名。似有李珣字。長二尺餘。珣視之極喜。自謂生於明代。久歷顯官。又昇宰輔。能無功德及於天下。今洞府有名。我必仙人也。再三爲喜。方喜之際。有二

仙童自石壁左右出。珏問此何所也。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也。珏驚復問：非珏何人也。仙童曰：此相公江陽部民也。珏及曉，歷記前事，益自驚歎。問於道士：無有知者。復思試召江陽官屬詰之，亦莫知也。乃令府城內求訪同姓名者，數日軍營里巷相推，乃得李寬舊名。珏遂聞於珏，乃以車輦迎之，置於靜室。齋沐拜謁，謂爲道兄。一家敬事，朝夕參禮。李情景恬澹，道貌秀異，鬚長尺餘，皓然可愛。年十六時，曾有道士教其胎息，亦久不食。珏愈敬之。及月餘，乃問曰：道兄平生得何道術，服練何藥。珏曾夢入洞府，見石壁姓名。仙童所指，是以迎請師事。願以相授。寬辭以不知道術服練之事。珏復虔拜，因問寬所修何術。寬辭以愚民不知所修，遂具販糴以對。珏再三審問，咨嗟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也。復曰：乃知世之動靜，食息莫不有報。苟積德，雖在貧賤，神明護祐，名書仙籍，以警塵俗。又問胎息不食之由。具以對。珏師其胎息，亦不食。寬年百餘歲，輕健異常。忽告子孫曰：吾寄世多年，雖自養氣，亦無益。汝輩一夕而卒，三日聞棺裂聲，視之，衣帶不解如蟬蛻，已尸解矣。

### 裴玄靜

裴玄靜，緱氏縣令昇之女。鄆縣尉李言妻也。幼而聰慧，母教以詩書，皆誦之不忘。及笄，以婦功容自飾，而好道。請於父母，置一靜室，披戴。父母亦好道，許之。日以香火瞻禮，道像女使侍之，必逐於外。獨居別有女伴，言笑。父母看之，復不見人。詰之不言。潔思閑淡，雖骨肉常見，亦執禮。曾無慢容。及年二十，父母欲歸於李言，聞之，固不可。唯願入道，以求度世。父母抑之曰：女生有歸，是禮。婦時不可失。禮不可虧。儻入道不果，是無所歸也。南嶽魏夫人亦從人育嗣，後爲上仙。遂適李言，婦禮臻備。未一月，告於李言，以素修道，神人

不許爲君妻。請絕之。李言亦慕道。從而許焉。乃獨居靜室。焚修。夜中聞言笑聲。李言稍疑。未之敢驚。潛壁隙窺之。見光明滿室。異香芬馥。有二女子。年十七八。鳳髻霓衣。姿態婉麗。侍女數人。皆雲髻綃服。綽約在側。玄靜與二女子言談。李言異之而退。及旦問於玄靜。答曰。有之。此崑崙仙侶相省。上仙已知君窺。以術止之。而君未覺。更來慎勿窺也。恐君爲仙官所責。然玄靜與君宿緣甚薄。非久在人間之道。念君後嗣未立。候上仙來。當爲言之。後一夕。有天女降。李言之室。經年復降。送一兒與李言。此君之子也。玄靜卽當去矣。後三日。有五雲盤旋。仙女奏樂。白鳳載玄靜昇天。向西北而去。時大中八年八月十八日。在溫縣供道村李氏別業。

劉潛

劉潛（音潛）小字宜哥。唐宰相瞻之兄也。潛家貧好道。嘗有道士經其家。見潛異之。乃問知道否。曰。知之。某性饒俗氣。業應未淨。遽可彊學邪。道士曰。能相師乎。潛曰。何敢。於是師事之。道士命潛曰。山棲求道。無必裹巾。潛遂丫髻布衣。隨道士入羅浮山。初潛與瞻俱讀書爲文。而潛性唯高尙。瞻情慕榮達。潛嘗謂瞻曰。鄙必不第。則逸於山野。爾得第。則勞於塵俗。竟不及於鄙也。然慎於富貴。四十年後當驗矣。瞻曰。神仙遐遠難求。秦皇漢武。非不區區也。廊廟咫尺。易致。馬周張嘉貞。可以繼踵矣。自後潛愈精思於道。乃隱於羅浮。瞻進士登科。屢歷清顯。及昇輔相。頗著燮調之稱。俄謫日南。行次廣州朝臺。泊舟江濱。忽有丫角布衣少年。衝暴雨而來。衣履不濕。云欲見瞻。左右皆訝。乃詰之。但言宜哥來也。以白瞻問形狀。具以對。瞻驚歎。乃迎入見之。瞻顏貌可二十來。瞻已皤然衰朽。方爲逐臣。悲喜不勝。潛復勉之曰。與余爲兄弟手足。所



痛曩日之言。今四十年矣。瞻亦感歎。謂瞻曰。可復修之否。瞻曰。身邀榮寵。職和陰陽。用心靜動。能無損乎。自非茅家阿兄。已昇天仙。詎能救爾。今唯來相別。非來相救也。於是同舟行。別話平生隔闕之事。一夕失。瞻所在。今羅浮山中。時有見者。瞻遂南適。歿於貶所矣。

### 中朝故事

尉遲偓

### 象龍戶

古有象龍氏。長安有象龍戶。觀水卽知龍色。目有無悉知之。懿皇朝。上言龍池中走失兩條。往關東尋訪。於東都魏王池中見之。取而歸闕。經華州時。李納爲華州刺史。納父名建杓。與白居易相善。納爲人正直。聞得龍來。大以爲虛妄。命就公府視之。則於一小瓶子中。倒於瓶內。乃二鰍魚也。納怒目曰。何以爲驗。其人對曰。驗非難也。請鑿穴寸許。注水其間。收鰍投水內。魚到水中。相趁旋轉。尾觸穴四隅。隨觸而陷。水亦暴漲。遂巡穴已數尺闊。其人止納曰。恐穴更廣。卽難制也。遂搦入瓶中。納方奇之。厚贈錢帛。攜歸輦下。

### 華清宮

華清宮湯泉內。天寶中刻石爲坐。及作芙蓉。僕聞說到今猶在。屋木亦有全者。驪山多飛禽。名阿濫堆。明皇帝御玉笛。采其聲。翻爲曲子名。當時左右皆傳唱之。

### 鄭畋

代說鄭畋是鬼胎。其母卒後。與其父亞再合而生畋。初亞未達。遨遊諸處。留其妻并一婢。在山觀中女冠院側。及歸。妻已卒。詢其婢。婢曰。娘子將欲產臥之時。聞空中有語曰。汝須出觀外。無污吾清境。不然。吾當

殺汝妻。祝曰：某婦人也。出無歸。望聖者。閔念及五鼓。免娠而殞。殯觀內。道衆爲殯於牆外野田中矣。亞以盞酒酌之。是夜夢妻曰：某命未盡。合與君生貴子。因爲汚觸道觀。爲神靈所殺。從此北向十里。有一僧院。其間只有一僧。年可五十許。此奇士也。可往求之。僧必拒諱。但再三哀鳴祈之。當得再奉箕箒也。及寤。不以爲信。次夕又再夢之。語如初。亞於是趨其院。果見一桑門。初謁之。亦喜。亞遂告之。殊不顧曰：我卽凡人也。偶出家耳。豈能主幽冥之事乎。亞復懇求之。僧怒。以拄杖驅擊。亞甘其辱。連日不去。且亦不寢。僧乃許之曰：汝旣心堅若此。俟吾尋訪之。乃坐入定。半夜後起。謂亞曰：事諧矣。天曙先歸。吾當送來。亞其夕歸觀。三更中聞戶外人語。卽引妻來。言本身已敗壞。此卽魂耳。善相保。囑之而去。其妻宛如平生。但惡明處。二三年間。乃生畋。又數歲。妻乃辭去。自言年數已盡。合當決去。涕泗而別。俄不知所之。

李贊皇逸事

李德裕有親知授舒州牧。李曰：到郡日。天柱峯茶。可惠三四角。其人輒獻數觔。李卻之。明年罷郡。用意精求。獲數角投之。贊皇閱而受之曰：此茶可消酒肉毒。乃命烹一甌。沃於肉食。以銀合閉之。詰旦開視。其肉已化爲水矣。衆服其廣識。贊皇居廊廟日。有親知奉使於京口。李曰：還日。金山下揚子江中零水。與取一壺來。其人舉棹日醉而忘之。泛舟止石城下方。憶及。乃汲一瓶於江中。歸京獻之。李公飲後。歎訝非常曰：江表水味。有異於頃歲矣。此水頗似建業石城下水。其人謝過不隱也。

宰相堂飯

宰相堂飯。常人多不敢食。鄭延昌在相位。一日本廳欲食。次其弟延濟來。遂與之同食。延濟手秉餽。餽食。

及數口。椀自手中墜地。遂中風痺。一夕而卒。

王酒胡

京輦自黃巢退後。修葺殘毀之處。時定州王氏有一兒。俗號王酒胡。居於上都。巨富。納錢三千貫。助修朱雀門。僖宗詔令重修安國寺畢。親降車輦。以設大齋。乃扣新鐘十撞。捨錢一萬貫。命諸大臣各取意向擊。上曰。有能捨一千貫者。卽打一槌。齋罷。王酒胡半醉入來。逕上鐘樓。連打一百下。便於西市運錢十萬入寺。

